宋本刊十三經注疏附校勘記　左傳　一

重栞宋本左傳注疏附挍勘記

嘉慶二十年江西南昌府學開雕

太子少保江西巡撫兼提督揚州阮元審定 武寧縣貢生盧宣旬校

中華民國丙寅年夏月印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左傳正義六十卷

周左丘明傳晉杜預注唐孔穎達疏自劉向劉歆桓譚班固皆以春秋傳出左丘明左丘明受經於孔子魏晉以來儒者更無異議至唐趙匡始謂左氏非丘明蓋欲攻傳之不合經必先攻作傳之人非受經於孔子與王柏欲攻毛詩先攻毛詩不傳於子夏其智一也宋元諸儒相繼並起王安石有春秋解一卷證左氏非丘明者十一事陳振孫書錄解題謂出依託今未見其書不知十一事者何據其餘辨論惟朱子謂虞不臘矣爲秦人之語葉夢得謂紀事終於智伯當爲六國時人似爲近理然考史記秦本紀稱惠文君十二年始臘張守節正義稱秦惠文王始效中國爲之明古有臘祭秦至是始用非至是始創閻若璩古文尚書疏證亦駁此說曰史稱秦文公始有史以記事秦宣公初志閏月豈亦中國所無待秦獨創哉則臘爲秦禮之說未可據也左傳載預斷禍福無不徵驗蓋不免從後傳合之惟哀公九年稱趙氏其世有亂後竟不然是未見後事之證也經止獲麟而弟子續至孔子卒傳載智伯之亡殆亦後人所續史記司馬相如傳中有揚雄之語不能執是一事指司馬遷爲後漢人也則載及智伯之說不足疑也今仍定爲左丘明作以

祛衆惑至其作傳之由則劉知幾躬爲國史之言最爲確論疏稱大事書於策者經之所書小事書於簡者傳之所載觀晉史之書趙盾齊史之書崔杼及甯殖所謂載在諸侯之籍者其文體皆與經合墨子稱周春秋載杜伯燕春秋載莊子儀宋春秋載祏觀辜齊春秋載王里國中里覈其文體皆與傳合經傳同因國史而修斯爲顯證知說經去傳爲舍近而求諸遠矣漢志載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注曰公羊穀梁二氏則左氏經文不著於錄然杜預集解序稱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陸德明經典釋文曰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則左傳又自有經考漢志之文既曰古經十二篇矣不應復云經十一卷觀公穀二傳皆十一卷與經十一卷相配知十一卷爲二傳之經故有是注徐彥公羊傳疏曰左氏先著竹帛故漢儒謂之古學則所謂古經十二篇卽左傳之經故謂之古刻漢書者誤連二條爲一耳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經也言左傳者孔奇孔嘉之說久佚不傳賈逵服虔之說亦僅偶見他書今世所傳惟杜注孔疏爲最古杜注多强經以就傳孔疏亦多左杜而右劉（案劉炫作規過以攻杜解凡所駁正孔疏皆以爲非）是皆篤信專門之過不能不謂

之一失然有注疏而後左氏之義明左氏之義明而後二百四十二年內善惡之跡一一有徵後儒妄作聰明以私臆談褒貶者猶得據傳文以知其謬則漢晉以來藉左氏以知經義宋元以後更藉左氏以杜臆說矣傳與注疏均謂有大功於春秋可也

中書門下
牒奉
勅國家欽崇儒術啓迪化源眷六籍之垂文實百王之取法著於緗
素皎若丹青乃有前脩詮其奧義爲之疏釋播厥方來頗索隱於微
言用擊蒙於後學流傳旣久譌舛遂多爰命校讎俾從刊正歷歲時
而盡瘁探簡策以惟精載嘉稽古之功允助好文之理宜從雕印以
廣頒行牒至准
勅故牒
景德二年六月　日牒
工部侍郎參知政事馮
兵部侍郎參知政事王
兵部侍郎平章事寇
吏部侍郎平章事畢

吏部[illegible]

兵部[illegible]

兵部[illegible]

工部[illegible]

光緒二十年六月 日

[illegible]

春秋正義序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奉勑撰

夫春秋者紀人君動作之務是左史所職之書王者統三才而宅九有順四時而治萬物四時序則玉燭調於上三才協則寶命昌於下故可以享國永年令聞長世然則有爲之務可不慎與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則必盡其敬戎則不加無罪盟會協於禮興動順其節失則貶其惡得則褒其善此春秋之大旨爲皇王之明鑒也若夫五始之目章於帝軒六經之道光於禮記然則此書之發其來尚矣但年祀縣邈無得而言暨乎周室東遷王綱不振楚子北伐神器將移鄭伯敗王於前晉侯請隧於後竊僭名號者何國不然專行征伐者諸侯皆是下陵上替内叛外侵九域騷然三綱遂絶夫子内韞大聖逢時若此欲垂之以法則無位正之以武則無兵賞之以利則無財説之以道則不用虛歎銜書之鳳乃似喪家之狗旣不救於已往冀垂訓於後昆因魯史之有得失據周經以正褒貶一字所嘉有同華衮之贈一言所黜無異蕭斧之誅所

謂不怒而人威不賞而人勸實永世而作則歷百王而不朽者也
至於秦滅典籍鴻猷遂寢漢德旣興儒風不泯其前漢傳左氏者
有張蒼賈誼尹咸劉歆後漢有鄭衆賈逵服虔許惠卿之等各爲
詁訓然雜取公羊穀梁以釋左氏此乃以冠雙屨將絲綜麻方鑿
圓枘其可入乎晉世杜元凱又爲左氏集解專取丘明之傳以釋
孔氏之經所謂子應乎母以膠投漆雖欲勿合其可離乎今校先
儒優劣杜爲甲矣故晉宋傳授以至于今其爲義疏者則有沈文
何蘇寛劉炫然沈氏於義例粗可於經傳極踈蘇氏則全不體本
文唯旁攻賈服使後之學者鑽仰無成劉炫於數君之內實爲翹
楚然聰惠辯博固亦罕儔而探賾鉤深未能致遠其經注易者必
具飾以文辭其理致難者乃不入其根節又意在矜伐性好非毁
規杜氏之失凡一百五十餘條習杜義而攻杜氏猶蠹生於木而
還食其木非其理也雖規杜過義又淺近所謂捕鳴蟬於前不知
黄雀在其後案僖公三十三年經云晉人敗狄于箕杜注云郤缺
稱人者未爲卿劉炫規云晉侯稱人與殽戰同案殽戰在葬晉文

公之前可得云背喪用兵以賤者告𥢽戰在𦵯晉文公之後非是背喪用兵何得云與𣪘戰同此則一年之經數行而已曾不勘省上下妄規得失又襄公二十一年傳云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以公姑姊妻之杜注云蓋寡者二人劉炫規云是襄公之姑成公之姊只一人而已案成公二年成公之子公衡爲質及宋逃歸案家語本命云男子十六而化生公衡已能逃歸則十六七矣公衡之年如此則於時成公三十三四矣計至襄二十一年成公七十餘矣何得有姊而妻庶其此等皆其事歷然猶尚妄說況其餘錯亂良可悲矣然比諸義疏猶有可觀今奉勑删定據以爲本其有疎漏以沈氏補焉若兩義俱違則特申短見雖課率庸鄙仍不敢自專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故四門博士臣楊士勛四門博士臣朱長才等對共參定至十六年又奉

勑與前脩疏人及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馬嘉運朝散大夫行大學博士上騎都尉臣王德韶給事郎守四門博士上騎都尉臣蘇德融登仕郎守大學助教雲騎尉臣隨德素等對

勑使趙弘智覆更詳審爲之正義凡三十六卷冀貽諸學者以裨萬一焉

春秋正義序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勑撰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春秋序

○陸曰此元凱所作既以釋經故依例音之本或題為春秋左傳序者沈文何以為釋例序今不用

【疏】正義曰此序題目文多不同或云春秋經傳集解序或云春秋左氏傳序案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南人多云此本釋例序後人移之於此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置之釋例之端今所不用晉大尉劉寔與杜同時人也宋大學博士賀道養去杜亦近俱為此序作注題並不言釋例序明非釋例序也又晉宋古本序在集解之端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為此序作音且此序稱分年相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是言為集解作序也又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名曰釋例異同之說釋例詳之是其據集解而指釋例安得為釋例序也序與敘音義同爾雅釋詁云敘緒也然則舉其綱要若繭之抽緒孔子為書作序為易作序卦子夏為詩作序故杜亦稱序序春秋名義經傳體例及己為解之意也此序大略凡有十一段明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先解立名之由自春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義自周禮有史官至其實一也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必須記事之義自韓宣子適魯至舊典禮經也言周史記事襃貶得失本有大法之意自周德既衰至從而明之言典禮廢缺善惡無章故仲尼所以脩此經之意自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至所脩之要故也言丘明作傳務在解經而有無傳之意自身為國史至然後為得也言經旨之表不應須傳有通經之意自其發凡以言例至非例也言丘明傳有三等之體自故發傳之體有三至三叛人名之類是也言仲尼脩經有五種之例自推此五體至人倫之紀備矣揔言聖賢大趣足以周悉人道所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自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至釋例詳之也言己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自或曰春秋之作下盡亦無取焉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魯君子左丘明作傳據劉向別錄云左丘明授曾申申授吳起起授其子期期授楚人鐸椒鐸椒作抄撮八卷授虞卿虞卿作抄撮九卷授荀卿荀卿授張蒼此經既遭焚書而亦廢滅及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古文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丘明所脩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漢武帝時河間獻左氏及古文周官光武之世議立左氏學公羊之徒上書訟公羊抵左氏左氏之學不

立成帝時劉歆挍祕書見府中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挍傳歆略從咸及丞相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釋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二弟子後傳聞之與親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問向向不能非也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於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儒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於大常博士責讓之和帝元興十一年鄭興父子及歆創通大義奏上左氏始得立學遂行於世至章帝時賈逵上春秋大義四十條以抵公羊穀梁帝賜布五百匹又與左氏作長義至鄭康成箴左氏膏肓發公羊墨守起穀梁廢疾自此以後二傳遂微左氏學顯矣

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 疏 春秋至名也○人臣奉主品目不同掌事曰司掌書曰史史官記事爲書立名以春秋二字爲記事之書名也

○正義曰從此以下至所記之名也明史官記事之書名曰春秋之意春秋之名經無所見唯傳記有之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云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修之時舊有春秋之目其名起遠亦難得而詳禮記內則稱五帝有史官旣有史官必應記事但未必名爲春秋耳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記當同名春秋獨言魯史記者仲尼脩魯史所記以爲春秋也解仲尼所修春秋故指言魯史言修魯史春秋以爲褒貶之法也

記事者以事繫日 ○繫工帝反 **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 ○別彼列反 疏 記事至異也旣辨春秋之名又言記事之法繫者以下綴上以末連本之辭言於此日而有此事故以事繫日月統日故以日繫月時統月故以月繫時年統時故以時繫年所以紀理年月遠近分別事之同異也若隱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二年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之類是事之所繫年時月日四者皆具文也史之所記皆應具文而春秋之經文多不具或時而不月月而不日亦有日不繫月月不繫時者史之所記日必繫月月必繫時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有日無月者十四有月無時者二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四時必具乃得成年桓十七年五月無夏昭十年十二月無冬二者皆有月而無時旣得其日時則可知仲尼不應故闕其時獨書其月當是仲尼之後寫者脫漏其日不繫於月或是史先闕文若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有壬申丁丑計一時之間再有此日雖欲改正何以

可知仲尼無以復知當是本文自闕不得不因其闕文使有日而無月如此之類蓋是史文先闕未必後人脫誤其時而不月月而不日者史官立文亦互自有詳略何則案經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未有書日者其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雖不盡書日而書日者多是其本有詳略也計記事之初日月應備但國史總集其事書之於策簡其精麤合其同異量事而制法率意以約文史非一人辭無定式故日月參差不可齊等及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史有詳略日有具否不得不即因而用之案經傳書日者凡六百八十一事自文公以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以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向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且他國之告有詳有略若告不以日魯史無由得其日而書之如是則當時之史亦不能使日月皆具當時已自不具仲尼從後脩之舊典參差日月不等仲尼安能盡得知其日月皆使齊同去其日月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自然須舊有日者因而詳之舊無日者因而略之亦既自有詳略不可以爲襃貶故春秋諸事皆不以日月爲例其以日月爲義例者唯卿卒日食二事而已故隱元年冬十有二月公子益師卒傳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桓十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傳曰不書日官失之也丘明發傳唯此二條明二條以外皆無義例既不以日爲例獨於此二條見義者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病則親問斂則親與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知君之恩薄但是事之小失不足以貶人君君自不臨臣喪亦非死者之罪意欲垂戒於後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也日食者天之變甲乙者厤之紀朔是日月之會其食必在朔日是故史書日食必記月朔朔有甲乙乃可推求故日有食之須書朔日日與不日唯此而已月與不月傳本無義公羊穀梁之書道聽塗說之學或日或月妄生襃貶先儒溺於二傳橫爲左氏造日月襃貶之例故杜於大夫卒例備詳說之仲尼刊定日。無襃貶而此序言史官記事必繫日月時年者自言記事之體須有所繫不言繫之具否皆有義例也春秋感精符曰日者陽之精耀魄光明所以察下也淮南子曰積陽之熱氣生火火氣之精者爲日劉熙釋名曰日實也光明盛實是說日之義也日之在天隨天轉運出則爲晝入則爲夜故每一出謂之一日日之先後無所分別故聖人作甲乙以紀之世本云容成造厤大橈作甲子宋忠注云皆黃帝史官也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也淮南子曰積陰之寒氣久者爲水水氣之精者爲月劉熙釋名曰月闕也滿而闕缺是說月之義也月之行天其疾於日十三倍有餘積二十九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張衡靈憲曰日譬火月譬水水火外光水含景故月光生於日之所照魄生於日之所蔽當日則光盈就日則明盡然則以明一盡謂之一月所以總紀諸月也三月乃爲一時四時乃爲一年故遞相統攝紀理庶事紀遠近者前年遠於後年後月近於前月異其年月則遠近明也別同異者共在月下則同月之事各繫其月則異月之事觀其月則異同別矣若然言正月二月則知是春四月五月則知是夏不須以月繫時足明遠近同異必須

以月繫時者但以日月時年各有統屬史官記事唯須順叙時既管月不得不以月繫時案經未有重書月者日則有之桓十二年冬十有一月丙戌公會鄭伯盟于武父丙戌衛侯晉卒一日再書者史本異文仲尼從而不改故杜云重書丙戌非義例因史成文也

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錯七各反下皆同

疏 故史至名也。將解名曰春秋之意先說記事主記當時之事事有先後須顯有事之年表顯也首始也事繫日下年是事端故史之所記必先顯其年以爲事之初始也年有四時不可偏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也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春足以兼夏言秋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春秋二字是此書。之揔名雖舉春秋二字其實包冬夏四時之義四時之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事不記與四時義同故謂此書爲春秋孝經云春秋祭祀以時思之詩魯頌云春秋匪解享祀不忒鄭箋云春秋猶言四時也是舉春秋足包四時之義年歲載祀異代殊名而其實一也爾雅釋天云載歲也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李巡曰夏歲商祀周年唐虞載各自紀事堯舜三代示不相襲也孫炎曰載始也取物終更始也歲取歲星行一次也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年取年穀一。熟也是其名別而實同也此四者雖代有所尚而名興自遠非夏代始有歲名周時始有年稱何則堯典云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禹貢作十有三載乃同是於唐虞之世已有年歲之言記事者則各從所尚常語者則通以爲言故虞亦稱年周亦稱歲周詩唐風稱百歲之後是周之稱歲也四時之名春夏秋冬皆以時物爲之號也禮記鄉飲酒義曰春之爲言蠢也夏之爲言假也秋之爲言揫也冬之爲言中也中者藏也漢書律厤志云春蠢也物蠢生也夏假也物假大也秋𪏮卿由也。物𪏮斂也冬終也物終藏之也是解四時異名之義也史之記事一月無事不空舉月一時無事必空舉時者蓋以四時不具不成爲歲故時雖無事必虛錄首月其或不錄皆是史之闕文隱六年空書秋七月注云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桓四年不書秋冬注云國史之記必書年以集此公之事書首時以成此年之歲故春秋有空時而無事者今不書秋冬首月史闕文是其說也然一時無事則書首月莊二十二年書夏五月者杜雖於彼無注釋例以爲闕謬春秋之名錯舉而已後代儒者妄爲華葉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欲使人君動作不失中也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計春秋之名理包三統據周以建子爲正言之則春非陽中秋非陰中據夏以建寅爲正言之則春非陽始秋非陰初乃是竅混沌而畫蛇足必將夭性命而失卮酒

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

疏 周禮至國史。既解名曰春秋之意又顯記事之人

春官宗伯之屬有大史下大夫二人小史中士八人內史中大夫一人外史上士四人御史中士八人雖復各有所職俱是掌書之官○正義曰周禮春官小史職曰掌邦國之志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外史職曰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于四方今杜氏序云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掌邦國取小史職文四方之事取內史職文杜揔括兩史共成此語諸侯官屬雖難備知要傳記每說諸侯之史知諸侯亦各有國史也周禮言邦國者乃謂畿外諸侯之國也國在。四表故言四方云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者謂四方有書來告內史讀以白王也告王之後則小史主掌之故云掌邦國之志內史雖云讀四方之事書其實國內史策皆內史所掌故其職掌八柄及策命之事也然則內史小史既主國內又主四方來告之事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國史承告而書是也杜此序又云達四方之志取外史職文案外史職云掌四方之志掌達書名四方今移達字於四方之志上如杜之意外史達此國內之志以告四方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同盟然後告名赴者之禮是也然則掌邦國四方之事者據此承受他國之赴也達四方之志者據已國有事赴告他國也春秋既有內外二種故杜兼撮天子之。史取外史內史兩文周禮諸史雖皆掌書仍不知所記春秋定是何史蓋天子則內史主之外史佐之諸侯蓋亦不異但春秋之時不能依禮諸侯史官多有廢闕或不置內史其策命之事多是大史則大史主之小史佐之劉炫以爲尚書周公封康叔戒之酒誥其經曰大史友內史友如彼言之似諸侯有大史內史矣但偏檢記傳諸侯無內史之文何則周禮內史職曰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僖二十八年傳說襄王使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是天子命臣內史掌之襄三十年傳稱鄭使大史命伯石爲卿是諸侯命臣大史掌之諸侯大史當天子內史之職以諸侯兼官無內史故也鄭。公孫黑強與薰隧之盟使大史書其名齊大史書崔杼弒其君晉大史書趙盾弒其君是知諸侯大史主記事也南史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明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也若然襄二十三年傳稱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言外史則似有內史矣必言諸侯無內史者閔。二年傳稱史華龍滑與禮孔曰我大史也文十八年傳稱魯有大史克哀十四年傳稱齊有大史子餘諸國皆言大史安得有內史也季孫召外史者蓋史官身居在外季孫從內召之故曰外史猶史居在南謂之南史耳南史外史非官名也藝文志云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舉必書所以慎言行昭法戒左史記言右史記事事爲春秋言爲尚書帝王靡不同之禮記玉藻云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雖左右所記二文相反要此二者皆言左史右史周禮無左右之名得稱左右者直是時君之意處之左右則史掌之事因爲立名故傳有左史倚相掌記左事謂之左史左右非史官之名也左是陽道陽氣施生故令之記動右是陰道陰氣安靜故使之記言藝文志稱左史記言右史記動誤耳上言魯史記則諸侯各有史可知又言諸侯各有國史者方說諸侯各有春秋重詳其文也

大事書之。於策○策本又作冊亦作筴同初革反小事簡牘而

已。牘徒本反

大事至而已○旣言尊卑皆有史官以論所記簡策之異釋器云簡謂之畢郭璞云今簡札也許慎說文曰簡牒也牘書版也蔡邕獨斷曰策者簡也其制長二尺短者半之其次一長一短兩編下附鄭玄注中庸亦云策簡也由此言之則簡札牒畢同物而異名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故於文策或作冊象其編簡之形以其編簡為策故言策者簡也鄭玄注論語序以鉤命決云春秋二尺四寸書之孝經一尺二寸書之故知六經之策皆稱長二尺四寸蔡邕言二尺者謂漢世天子策書所用故與六經異也簡之所容一行字耳牘乃方版版廣於簡可以並容數行凡為書字有多有少一行可盡者書之於簡數行乃盡者書之於方方所不容者乃書於策聘禮記曰若有故則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鄭玄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策簡也方版也是其字少則書簡字多則書策此言大事小事乃謂事有大小非言字有多少也大事者謂君舉告廟及鄰國赴告經之所書皆是也小事者謂物不為災及言語文辭傳之所載皆是也大事後雖在策其初亦記於簡何則弒君大事南史欲書崔杼執簡而往董狐既書趙盾以示於朝是執簡而示之非舉策以示之明大事皆先書於簡後乃定之於策也其有小事文辭或多如呂相絕秦聲子說楚字過數百非一牘一簡所能容者則於衆簡牘以次存錄也杜所以知其然者以隱十一年傳例云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明是大事來告載之策書也策書不載丘明得之明是小事傳聞記於簡牘也以此知仲尼脩經皆約策書成文丘明作傳皆博采簡牘衆記故隱十一年注云承其告辭史乃書之于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也又莊二十六年經皆無傳傳不解經注云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是言經據策書傳馮簡牘經之所言其事大傳之所言其事小故知小事在簡大事在策也

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之春秋其實一也○孟子書名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與齊宣王同時人著此書檮徒刀反杌五忽反檮杌四凶之一杜云頑凶無儔匹之貌乘繩證反車乘也一云兵乘

孟子曰至一也○旣言簡策之異又說諸國別名孟子姓孟名軻字子輿鄒邑人也當六國之時師事孔子之孫子思脩儒術之道著書七篇其第四離婁篇云王者之迹息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謂之乘楚謂之檮杌魯謂之春秋一也其言與此小異是杜足其實二字使成文也彼趙岐注云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為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為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是三者立名雖異記事則同故云其實一也序發首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故引此以為證且明諸侯之國各有史記故魯有春秋仲尼得因而脩之也案外傳申叔時司馬侯乃是晉楚之人其言皆云春秋不言乘與檮杌然則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賈逵云周禮盡在魯矣史法最備故

史記與周禮同名然則晉楚豈當自知不備故別立惡名

韓宣子適魯。○宣子名起晉大夫適魯在昭二年 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盡津忍反後放此 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以王。○王于況反又如字

【疏】韓宣至以王○既言諸國有書欲明魯最兼備故云此○正義曰此昭二年傳文也宣子晉卿名起食邑於韓因以為氏謚曰宣子。者有德之稱為昭公新立身新為政故來聘魯因觀書於大史氏見此書而發言杜注彼以為易象即今周易上下經之象辭也魯春秋謂魯史記之策書也春秋遵周公之典以序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故見春秋知周公之德見易象知周之所以王也文王能制此典即是身有聖德聖不空生必王天下周室之王文王之功故觀其書知周之所以得王天下之由也文王身處王位故以王言之周公不王故以德屬之人異故文異傳言觀書大史則所觀非一而獨言易象魯春秋者韓子主美文王周公故特言之易象魯無增改故不言魯易象春秋雖是周法所記乃是魯事故言魯春秋也春秋易象晉應有之韓子至魯方乃發歎者味其義善其人以其舊所未悟故云今始知示其歎美之深非是素不見也易下繫辭云易之興也其當殷之末世周之盛德當文王與紂之事則謂易象爻彖之辭也鄭玄案據此文以為易是文王所作鄭衆賈逵虞翻陸績之徒以易有箕子之明夷東鄰殺牛皆以為易之爻辭周公所作杜雖無明解似同鄭說

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

【疏】韓子至經也○序言史官所書舊有成法故引韓子之事以此言結之韓子所見魯春秋者蓋是周之舊日正典禮之大經也韓子之言并歎易象此之所見唯謂春秋者指說春秋不須易象故也知是舊典禮經者傳於隱七年書名例云謂之禮經十一年不告例云不書于策明書於策必有常禮未脩之前舊有此法韓子所見而說之即是周之舊典以無正文故言蓋為疑辭也制禮作樂周公所為明策書禮經亦周公所制故下句每云周公正謂五十發凡是周公舊制也必知史官所記有周公舊制者以聖人所為動皆有法以能立官紀事豈得全無憲章定四年傳稱備物典策以賜伯禽典策則史官記事之法也若其所記無法何足以賜諸侯諸侯得之何足以為光榮而子魚稱為美談也且仲尼脩此春秋以為一經若周公無法史官妄說仲尼何所可馮斯文何足為典得與諸書禮樂詩易並稱經哉以此知周公舊有定制韓子所見是也

周德既衰官失其守 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告古毒反一音古報反崩薨曰赴禍福曰告 諸所記注。○注張住反字或作注 多違舊章

【疏】周德至舊章○正義曰此明仲尼脩春秋之由先論史策失宜之意許周公之垂法典策具存豈假仲尼更加筆削但為官失其守褒貶

失中赴告策書多違舊典是故仲尼脩成此法垂示後昆襄三十一年傳稱卿大夫能守其官職昭二十。年傳曰守道不如守官是言人臣爲官各有所守周德既衰邦國無法章小在位故官人失其所守也雖廣言衆官失職要其本意是言史官失其所掌也昭三十一年傳曰春秋之稱微而顯婉而辯上之人能使春秋昭明注云上之人。謂在位者也彼謂賢德之人在天子諸侯之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周德既衰主掌之官已失其守在上之人又非賢聖故不能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致令赴告記注多違舊章也文十四年傳曰崩薨不赴禍福不告然則鄰國相命凶事謂之赴他事謂之告對文則別散文則通昭七年傳衛齊惡告喪于周則是凶亦稱告也赴告之中違舊章者若隱三年平王以壬戌崩赴以庚戌桓五年陳侯鮑卒再赴以甲戌己丑及不同盟者而赴以名同盟而赴不以名之類是也策書記注多違舊章者仲尼既已脩改不可復知正以仲尼脩之故知其多違也

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眞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之法【疏】仲尼至之法。此明仲尼所因并制作之意所脩之經以魯爲主是因魯史策書成定之舊文也考謂校覈志謂記識考其眞僞眞者因之僞者改之志其典禮合典法者褒之違禮度者貶之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使舊典更興下以明將來之法令後世有則以此故脩春秋也前代後代事終一揆所賞所罰理必相符仲尼定春秋之文制治國之法文之所褒是可賞之徒文之所貶是可罰之類後代人主誠能觀春秋之文揆當代之事辟所惡而行所善順褒貶而施賞罰則法必明而國必治故云下以明將來之法也不敎當時而爲將來制法者孔子之時道不見用既知被屈冀範將來將來之與今時其法亦何以異但爲時不見用故指之將來其實亦以教當代也

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刊苦干反削也**以示勸戒**【疏】其敎至勸戒。此說仲尼改舊史之意敎之所存謂名敎善惡義存於此事若文無褒貶無以懲勸則是文之害敎若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傳云晉侯召王以諸侯見且使王狩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天王狩于河陽杜以晉文之意本欲尊周將率諸侯共朝天子自嫌彊大不敢至周諭王出狩得盡臣禮尋其蹤緒心是跡非又昭十九年許世子止弒其君買傳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大子止之藥卒書曰弒其君君子曰盡心力以事君舍藥物可也許止進藥不由於醫其父飲之因茲而卒名教善惡須存於此者也不罪許止不没晉文無以息篡逆之端勸事君之禮故隱其召王之名顯稱弒君之惡如此之例皆是文之害教則刊削本策改而正之以示後人使聞善而知勸見惡而自戒諸仲尼所改新意皆是刊而正之也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略不必改也【疏】其餘至改

也。此說仲尼不改舊史之意其餘謂新意之外皆即用舊史也始隱終麟二百餘載史官遷代其數甚多人心不同屬辭必異自然史官有文有質致使其辭有詳有略既無所害故不必改也史有文質謂居官之人辭有詳略謂言策之文史文則辭華史質則辭直華則多詳直則多略故春秋之文詳略不等也螟螽蜚蜮皆害物之蟲蜚蜮言有螟螽不言有諸侯反國或言自某歸或言歸自某晉伐鮮虞吳入郢直舉國名不言將帥及郊與用郊皆無所發諸侯出奔或名或不名明是立文乖異是其史舊有詳略義例不存於此故不必皆改也

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 疏 故傳至脩之。上傳昭三十一年言春秋之書其是善志記也下傳成十四年言若非聖人誰能脩春秋使成五例也下傳既非同年而云又者言又重上事之辭也又其傳非又其年也

蓋周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 疏 蓋周至明之。既以蓋為疑辭而知事必然者案傳君子論春秋之美而云善志春秋既是舊名明稱舊記為善故知上傳之言蓋言周公之志也脩者治舊之名傳善聖人而言脩舊明脩前聖之道故知下傳之言蓋仲尼之明周公也上已言蓋周之舊典禮經此復重云蓋周公之志者上明春秋記事之法舊史之遵周公也此明仲尼因舊史之文還脩周公之法故重言蓋敘此以上論經以下論傳

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經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 ○先悉薦反 **或後經以終義** ○後戶豆反 **或依經以辯理或錯經以合異隨義而發** 疏 左丘至而發正義曰丘明為經作傳故言受經於仲尼未必面親授受使之作傳也此說作傳解經而傳文不同之意丘明以為經者聖人之所制是不可刊削之書也非傳所能亂之假使傳有先後不異經因錯亂故傳或先經為文以始後經之事或後經為文以終前經之義或依經之言以辯此經之理或錯經為文以合此經之異皆隨義所在而為之發傳期於釋盡經意而已是故立文不同也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自孔子論史記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君子左丘明懼弟子。各有安。其意失其真故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脩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脩春秋之經丘明為之傳共為表裏藝文志云左丘明魯史也是言丘明為傳以其姓左故號為左氏傳也先經者若隱公不書即位先發仲子歸于我衛州吁弒其君完先發莊公娶于齊如此之類是先經以始事也後經者昭二十二年王室亂定八年乃言劉子伐盂以定王室哀二年晉納蒯聵于戚哀十五年乃言蒯聵自戚入衛如此之類是後經以終義也依經者經有其事傳辯其由隱公不書即位而求好於邾故為蔑之盟案其經文明其歸趣如此之類是依經以辯理也錯經者若地有兩名經傳互舉及經侵傳伐經伐傳

侵於文雖異於理則合如此之類是錯經以合異也傳文雖多不出四體故以此四句明之也其例之所重○重直用反又直龍反舊史遺文略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疏其例至故也○此說有經無傳之意例之所重者若桓元年秋大水傳云凡平原出水為大水莊七年秋大水此則例之所重皆是舊史遺餘策書之文丘明略之不復發傳非聖人所脩之要故也言遺者舊史已沒策書遺留故曰遺文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令力呈反下令學者同要於遙反尋其枝葉究其所窮○究久又反疏身為至所窮○此說無經有傳之意○正義曰說文云籍部書也張衡東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載亦書也躬覽載籍所見者博以義有所取必廣記而備言之非直解經故其文緩遠明聖意故其旨遠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要截其事之終尋其枝葉盡其根本則聖人之趣雖遠其賾可得而見是故經無其事而傳亦言之為此也原始要終及其旨遠並易下繫辭文也尋其枝葉以樹木喻也究亦窮也言窮盡其所窮之處也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飫之○饜於豔反飫於預反○使自趨之○趨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浸子鴆反膏澤之潤○膏古刀反渙然冰釋○渙呼亂反怡然理順○怡以之反然後為得也疏優而柔之至然後為得也○此又申說無經之傳有利益之意優而柔之使自求之大戴禮子張問入官學之篇有此文也其饜而飫之則未知所出優柔俱訓為安寬舒之意也饜飫俱訓為飽饒裕之意也謂丘明富博其文優游學者之心使自求索其高意精華其大義飽足學者之好使自奔趨其深致言其廣記備言欲令使樂翫不倦也江海以水深之故所浸者遠膏澤以雨多之故所潤者博以喻傳之廣記備言亦欲浸潤經文使義理通洽如是而求之然後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心說而衆理皆順然後為得其所也江海水之大者故舉以為喻脂之釋者為膏膏言雨之為潤若脂膏然故稱膏澤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疏其發至通體○正義曰自此至非例也辯說傳之三體此一段說舊發例也言發凡五十皆是周公舊法先儒之說春秋者多矣皆云丘明以意作傳說仲尼之經凡與不凡無新舊之例杜所以知發凡言例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者以諸所發凡皆是國之大典非獨經文之例隱七年始發凡例特云謂之禮經十一年又云不書于策從此二句於諸例之端明書於策者皆是經國之常制非仲尼

始造策書自制此禮也何則夫災無牲卒哭作主諸侯甍于朝會加一等夫人不甍于寢則不致豈是仲尼始造此言也公行告廟侯伯分災二凡之末皆云禮也豈是丘明自制禮乎又公女嫁之送人尊卑哭諸侯之親疎等級王喪之稱小童分至之書雲物皆經無其事傳亦發凡若丘明以意作傳主說仲尼之經此既無經何須發傳以是故知發凡言例皆是周公垂法史書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體也國之有史在於前代非獨周公立法史始有章而指言周公垂法者以三代異物節文不同周公必因其常文而作以正其變者非是盡變其常也但以一世大典周公所定故春秋之義史必主於常法而以周公正之然凡是周公之禮經今案周禮竟無凡例爲當禮外別自有凡爲當凡在禮內今者所據禮內有凡知者案周禮大宰職於入法之內有官成官法鄭衆注云官成者謂官府之有成事品式官法者謂職所主之法度然則此凡者是史官之策書成事法式也釋例終篇云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蓋以母弟二凡其義不異故也計周公垂典應每事設法而據經有例於傳無凡多矣釋例四十部無凡者十五然則周公之立凡例非徒五十而已蓋作傳之時已有遺落丘明采而不得故也且凡雖舊例亦非全語丘明采合而用之耳終篇云諸凡雖是周公之舊典丘明撮其體義約以爲言非純寫故典之文也蓋據古文覆逆而見之此丘明會意之微致是其說也然丘明撮凡爲言體例不一於一凡之內事義不同亦有因經所有連釋經之所無如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是也亦有略其經之所無直釋經之所有如凡祀啓蟄而郊龍見而雩不言礿祀以經無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所以然者蓋以舊凡語少經雖無事則亦連文引之所以兼引王曰小童若舊凡語多經無者則略之經有者則載之所以略其礿祀獨舉郊雩故莊十一年王師敗績于某杜注云事列於經則不得不因申其義是舊凡多者唯舉經文也發凡之體凡有二條一是特爲策書一是兼載國事特爲策書者凡告以名則書之類是也兼載國事者凡嫁女于敵國之類是也雖爲國事但他書有者亦不在凡例如天子七月而葬既於禮文備有故丘明作傳不在凡例也此諸凡者自是天下大例其言非獨爲魯故哭諸侯之條既發凡例乃云故魯爲諸姬明知正凡所言非止魯事且送女例云於天子則諸卿皆行魯無嫁女於天子之理祭祀例云啓蟄而郊自非魯國不得有郊天之事明是采合故典裁約爲文也

其微顯闡幽裁成義類者。○闡昌善反明也

皆據舊例而發義指行事以正襃貶。○襃保刀反貶彼檢字林方犯反

【疏】其微至襃貶○此下盡曲而暢之說新意也微顯闡幽易下繫辭文也微謂纖隱闡謂著明舊說云下云經無義例此釋經有義例謂孔子脩經微其顯事闡其幽理裁節經之上下以成義之般類其善事顯者若秦穆悔過貶四國大夫以例稱人觀文與常文無異惡事顯者若諸侯城緣陵叔孫豹違命城緣陵依例稱諸侯與無罪文同叔孫豹去氏與未賜族者文同皆是微其顯事闡幽者謂闡其幽理使之宣著若

晉趙盾鄭歸生楚比陳乞及許大子止皆非親弒其君是其罪幽隱孔子脩經加弒使罪狀宣露是闡幽也。諸春秋褒貶之例並是也蓋以為皆據舊例而發義以下論丘明之傳微顯闡幽乃是經事故賀沈諸儒皆悉同此劉炫以微顯闡幽皆說作傳之意經文顯者作傳本其纖微經文幽者作傳闡使明著顯者若天王狩于河陽觀經文足知王是天子狩是出獵但不知天子何故出畿外狩耳故傳發晉侯召王是其微顯也幽者若鄭伯克段于鄢觀經不知段是何人何故稱克故傳發武姜愛段是闡其幽也丘明作傳其有微經之顯闡經之幽以裁制成其義理比類者皆據舊典凡例而起發經義指其人行事是非以正經之褒貶例稱得儁曰克傳言如二君故曰克是其據舊例發義也晉侯召王使狩鄭伯不教其弟仲尼沒其召王顯稱鄭伯丘明正述其事先解。經文是指其行事以正褒貶也此二事尤明者耳其餘皆是新意也此序主論作傳而賀沈諸儒皆以為經解之是不識文勢而謬失杜旨

諸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書曰之類皆所以起新舊發大義謂之變例

疏諸稱至變例。上既言據舊例而發義故更指發義之條諸傳之所稱書不書先書故書不言不稱及書曰七者之類皆所以起新舊之例令人知發凡是舊七者是新發明經之大義謂之變例以凡是正例故謂此為變例猶詩之有變風變雅也自杜以前不知有新舊之異今言謂之變例是杜自明之以曉人也稱書者若文二年書士穀堪其事襄二十七年書先晉晉有信如此之類是也不書者若隱元年春正月不書即位攝也邾子克未王命故不書爵如此之類是也先書者若桓二年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故先書弒其君僖二年虞師晉師滅下陽先書虞賄故也如此之類是也故書者若隱三年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成八年杞叔姬卒來歸自杞故書如此之類是也不言者若隱元年鄭伯克段于鄢不言出奔難之也莊十八年公追戎于濟西不言其來諱之也如此之類是也不稱者若僖元年不稱即位公出故也莊元年不稱姜氏絕不為親如此之類是也書曰者若隱元年書曰鄭伯克段于鄢隱四年書曰衛人立晉衆也如此之類是也案襄元年圍宋彭城非宋地追書也隱元年稱鄭伯譏失教也昭三十一年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內也先書故書既是新意則追書亦是新意書與不書俱是新意則稱與不稱言與不言亦俱是新意豈得不言不稱獨為新意言也稱也便即非乎釋例終篇云諸雜稱二百八十有五止有其數不言其目就文而數又復參差竊謂追書也言也稱也亦是新意序不言者蓋諸類之中足以包之故也有田僧紹者亦注此序以為序言諸稱稱亦即是新意與下七者合為八名斯不然矣案書與不書其文相次若稱字即是新意但當言稱與不稱相次何以分為別文明知杜言諸稱自謂諸傳所稱不以稱為新意但以理而論之稱亦當是新意耳

然亦有史所不書即以為義者此蓋春秋新意故傳

不言凡曲而暢之也。○暢勑亮反【疏】然亦至之也○此說因舊爲新也仲尼脩春秋者欲以上遵周制下明世教其舊史錯失則得刋而正之以爲變例其舊史不書則無可刋正故此又辯之亦有史所不書卽以爲義改其舊史及史所不書此二者盡是春秋新意故傳亦不言凡每事別釋曲而通暢之也此蓋春秋新意其言揔上通變例與不別書也舉一凡而事同者諸理盡見是其直也不言凡而每事發傳是其曲暢暢訓通故言曲而暢之也若然隱公實不卽位史無由得書卽位邾克實未有爵史無由得書其爵然則傳言不書自是舊史不書而以不書爲仲尼新意者釋例終篇杜自問而釋之云上明之爲傳所以釋仲尼春秋仲尼春秋皆因舊史之策書義之所在則時加增損或仍舊史之無亦或改舊史之有雖因舊文固是仲尼之書也上明所發固是仲尼之意也雖是舊文不書而事合仲尼之意仲尼因而用之卽是仲尼新意若宣十年崔氏出奔衞傳稱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是告不以名故知舊史無名及仲尼脩經無罪見逐例不書名此舊史之文適當孔子之意不得不因而用之因舊爲新皆此類也然杜唯言史所不書卽以爲義不云史所書爲義者但夫子約史記而脩春秋史記之文皆是舊史所書因而褒貶理在可見不須更言但恐舊史不書而夫子不用故特言之

其經無義例因行事而言則傳直言其歸趣而已。○趣七住反 非例也【疏】其經至例也○此一段說經無義例者國有大事史必書之其事旣無得失其文不著善惡故傳直言其指歸趣向而已非褒貶之例也春秋此類最多故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傳曰始通也杜注云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而已他皆放此是如彼之類皆非例也

故發傳之體有三而爲例之情有五。○爲音于僞反又如字【疏】故發至有五○正義曰傳體有三卽上文發凡正例新意變例歸趣非例是也爲例之情有五則下文五曰是也書經有此五情緣經以求義爲例言傳爲經發例其體有此五事下文五句成十四年傳也案彼傳上文云春秋之稱下云非聖人誰能脩之聖人指謂孔子美孔子所脩成此五事五事所歸諸例皆盡下句釋其顯者以屬之耳此發傳之體有三上文三言其以別之觀文足可知耳劉實分變例新意以爲二事釋例終篇曰上明之傳有稱周禮以正常者諸稱凡以發例者是也有明經所立新意者諸顯義例而不稱凡者是也稱古典則立凡以顯之釋變例則隨辭以讚之杜言甚明尚不能悟其爲暗也不亦甚乎

一曰微而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見賢遍反下同 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也。○舍音捨【疏】一曰至是也○文見於此謂彼注云辭微而義顯也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成十四年傳爲叔孫僑如發也

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叔孫是其族也褒賞稱其族貶責去其氏銜君命出使稱其族所以爲榮與夫人俱還去其氏所以爲辱出稱叔孫舉其榮名所以尊君命也入舍叔孫替其尊稱所以尊夫人也族自卿家之族稱舍別有所尊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僖十九年經書梁亡是秦亡之也傳曰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僖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是齊率諸侯城之以遷杞也傳曰不書其人有闕也秦人滅梁而曰梁亡文見於此梁亡見取者之無罪齊桓城杞而書諸侯城緣陵文見於此城緣陵見諸侯之有闕亦是文見於此而起義在彼皆是辭微而義顯故以此三事屬之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謀曰及之類是也○參士南反又音三與音預

【疏】二曰至是也○彼注云志記也晦亦微也謂約言以記事事敘而文微桓二年秋公及戎盟于唐冬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往來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其意言會必有主二人共會則莫肯爲主兩相推讓會事不成故以地致三國以上則一人爲主二人聽命會事有成故以會致宣七年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其意言同志之國共行征伐彼與我同謀計議成而後出師則以相連及爲文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爲文此二事者義之所異在於一字約少其言以示法制推尋其事以知其例是所記事有敘而其文晦微也

三曰婉而成章○婉於阮反

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辟本亦作避音同後放此假古雅反後不音者同

【疏】三曰至是也彼注云婉曲也謂屈曲其辭有所辟諱以示大順而成篇章言諸所諱辟者其事非一故言諸以摠之也若僖十六年公會諸侯于淮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止公十七年九月得釋始歸諱執止之恥辟而不言經乃書公至自會諸如此類是諱辟之事也諸侯有大功者於京師受邑爲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方岳之下亦受田邑爲從巡守備湯水以共沐浴焉謂之湯沐之邑魯以周公之故受朝宿之邑於京師許田是也鄭以武公之勳受湯沐之邑於泰山祊田是也隱桓之世周德旣衰魯不朝周王不巡守二邑皆無所用因地勢之便欲相與易祊薄不足以當許鄭人加璧以易許田諸侯不得專易天子之田文諱其事桓元年經書鄭伯以璧假許田言若進璧以假田非久易也掩惡揚善臣子之義可以垂訓於後故此二事皆屈曲其辭從其義訓以示大順之道是其辭婉曲而成其篇章也

四曰盡而不汙○汙於俱反曲也

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楹音盈刻音克桷音角捷在妾反

【疏】四曰至是也○彼注云謂直言其事盡其事實無所汙曲禮制宮廟之飾楹不

丹楹不刻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二十四年春刻桓宮桷禮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禮諸侯不相遺俘莊三十一年齊侯來獻戎捷三者皆非禮而動直書其事不爲之隱具爲其文以見譏意是其事實盡而不有汙曲也**五曰懲惡而勸善**○懲直升反**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類是也**疏五曰至是也○彼注云善名必書惡名不滅所以爲懲勸昭二十年盜殺衛侯之兄縶襄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及防茲來奔昭三十一年邾黑肱以濫來奔是謂盜與三叛人名也齊豹衛國之卿春秋之例卿皆書其名氏齊豹忿衛侯之兄起而殺之欲求不畏彊禦之名春秋抑之書曰盜盜者賤人有罪之稱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小國之臣並非命卿其名於例不合見經竊地出奔求食而已不欲求其名聞春秋故書其名使惡名不滅若其爲惡求名而有名章徹則作難之士誰或不爲若竊邑求利而名不聞則貪冒之人誰不盜竊故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使其求名而名亡欲蓋而名章所以懲創惡人勸獎善人昭三十一年傳具說此事其意然也盜與三叛俱是惡人書此二事唯得懲惡耳而言勸善者惡懲則善勸故連言之**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之**○長丁丈反**附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疏推此至備矣○正義曰上云情有五此言五體者言其意謂之情指其狀謂之體體情一也故互見之一曰微而顯者是夫子脩改舊文以成新意所脩春秋以新意爲主故爲五例之首二曰志而晦者是周公舊凡經國常制三曰婉而成章者夫子因舊史大順義存君親揚善掩惡夫子因而不改四曰盡而不汙者夫子亦因舊史有正直之士直言極諫不掩君惡欲成其美夫子因而用之此婉而成章盡而不汙雖因舊史夫子即以爲義捴而言之亦是新意之限故傳或言書曰或云不書五曰懲惡而勸善者與上微而顯不異但勸戒緩者在微而顯之條貶責切者在懲惡勸善之例故微而顯居五例之首懲惡勸善在五例之末五者春秋之要故推此以尋經傳觸類而增長之附於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觀其善惡用其襃貶則王道之正法人理之紀綱皆得所備矣從首至此說經傳理畢故以此言結之觸類而長之易上繫辭文也二百四十二年謂獲麟以前也以後經則魯史舊文傳終說前事辭無襃貶故不數之也觸類而長之者若隱四年經書翬帥師傳稱羽父固請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十年經亦書翬帥師傳雖不言書曰故書是知與上同爲新意又隱元年傳曰儀父貴之也則桓十七年云儀父亦是貴之是也**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也先儒所傳皆不其**

然。傳直專反〔疏〕或曰至其然。正義曰自此至釋例詳之言已爲作注解之意論經傳之下卽是自述已懷於文不次言無由發故假稱或問而荅以釋之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先儒知其如是因謂背有異文莫不著義杜以爲仲尼所述據史舊文文害者則刊而正之不害者因其詳略此其異於先儒故或人據上文杜之異旨執先儒以問曰春秋以錯文見義其文異者必應有義存焉若如所論辭有詳略不必改也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意者也先儒所傳皆不其然今何以獨異欲令杜自辯之

荅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數色主反下同 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綜宗宋反 固當依傳以爲斷。斷丁亂反〔疏〕荅曰至爲斷。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傳曰嘉之故不名僖二十五年衛侯燬滅邢傳曰同姓也故名褒則書字貶則稱名褒貶在於一字褒貶雖在一字不可單書一字以見褒貶故荅或人曰春秋雖以一字爲褒貶皆須數句以成言語非如八卦之爻可錯綜爲六十四也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爲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一義故經必須數句以成言義則待傳而後曉不可錯綜經文以求義理故當依傳以爲斷文異者丘明不爲發傳仲尼必無其義安得傳旨之表妄說經文以此知經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者也數句者謂若隱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及昭十三年夏四月楚公子比自晉歸于楚弑其君虔于乾谿此皆三句以上春秋一部未必皆然杜欲盛破賈服一字故舉多言之或以爲數其文句義亦得通錯綜其數易上繫辭文謂交錯綜理之

古今言左氏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疏〕古今至數家。漢書儒林傳云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大中大夫劉公子皆脩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詁授趙人貫公公傳子長卿長卿傳清河張禹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丞相翟方進方進授清河胡常常授黎陽賈護護授蒼梧陳欽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是前漢言左氏者也漢武帝置五經博士左氏不得立於學官至平帝時王莽輔政方始立之後漢復廢雖然學者浸多矣中興以後陳元鄭衆賈逵馬融延篤彭仲博許惠卿服虔潁容之徒皆傳左氏春秋魏世則王肅董遇爲之注此等比至杜時或在或滅不知杜之所見十數家定是何人也

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穀梁。膚芳于反 適足自亂〔疏〕大體

至自亂。禮記中庸云仲尼祖述堯舜祖始也謂前人爲始而述修之也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爲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爲錯綜經文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illegible]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衆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膚謂皮膚言淺近引之也公羊穀梁口相傳授因事起問意與左氏不同故引之以解左氏適足以自錯亂也

預今所以爲異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經之條貫必出於傳。貫古亂反 **傳之義例摠歸諸凡推變例以正褒貶簡二傳而去異端**。去起呂反 **蓋丘明之志也**

[疏] 預今所以至之志也。丘明與聖同恥爲經作傳經有他義無容不盡故專修丘明之傳以釋經也作傳解經則經義在傳故經之條貫必出於傳也發凡言例則例必在凡故傳之義例摠歸諸凡也若有例無凡則傳有變例如是則推尋變例以正褒貶若左氏不解二傳有說有是有非可去可取如是則簡選二傳取其合義而去其異端杜自言以此立說蓋是丘明之本意也昭三年北燕伯款出奔齊傳云書曰北燕伯款出奔齊罪之也則知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亦是罪之也釋例曰朱雖無罪據失位而出奔亦其咎也宣十年崔氏出奔衛傳云書曰崔氏非其罪也不書名者非其罪則書名者是罪也襄二十一年晉欒盈出奔楚杜注云稱名罪之如此之類是推變例以正褒貶也莊十九年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鄄杜注云公羊穀梁皆以爲魯女媵陳侯之婦僖九年伯姬卒杜注云公羊穀梁曰未適人故不稱國如此之類是簡二傳也先儒取二傳多矣杜不取者是去異端也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以俟後賢

[疏] 其有至後賢。集解與釋例每有論錯闕疑之事非一二也釋例終篇云去聖久遠古文篆隸歷代相變自然當有錯誤亦不可拘文以害意故聖人貴聞一而知二賢史之闕文也今左氏有無傳之經亦有無經之傳無經之傳或可廣文無傳之經則不知其事又有事由於魯魯君親之而復不書者先儒或強爲之說或沒而不說疑在闕文誠難以意理推之是備論闕之之事也

然劉子駿創通大義。駿音俊子駿劉歆字創初亮反字林作刱 **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者也末有潁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復扶又反下同 **故特舉劉賈許潁之違以見同異**。見賢遍反下同

[疏] 然劉至同異。漢書楚元王傳稱劉歆字子駿劉德孫劉向少子也哀帝時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

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經傳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是其創通大義也後漢賈逵字景伯扶風人也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作春秋條例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魏郡人也潁子嚴名容陳郡人也比於劉賈之徒學識雖復淺近然亦注述春秋名爲一家之學杜以爲先儒之內四家差長故特舉其違以見異同自餘服虔之徒殊劣於此輩故棄而不論也

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比毗志反 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

【疏】分經至集解。丘明作傳不敢與聖言相亂故與經別行何止丘明公羊穀梁及毛公韓嬰之爲詩作傳莫不皆爾經傳異處於省覽爲煩故杜分年相附別其經傳聚集而解之杜言集解謂聚集經傳爲之作解何晏論語集解乃聚集諸家義理以解論語言同而意異也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譜本又作諩同布古反數所具反後不音者皆同 相與爲部凡四十部十五卷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

【疏】又別至之也。春秋記事之書前人後人行事相類書其行事不得不有比例而散在他年非相比校則善惡不章襃貶不明故杜別集諸例從而釋之將令學者觀其所聚察其同異則於其學易明故也言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三者雖春秋之事於經傳無例者繁多以特爲篇卷不與諸例相同故言及也事同則爲部小異則附出孤經不及例者聚於終篇故言相與爲部也其四十部次第從隱即位爲首先有其事則先次之唯世族土地事既非例故退之於後終篇宜最處末故次終篇之前終篇處其終耳土地之名起於宋衞遇于垂世族譜起於無駭卒無駭卒在遇垂之後故地名在世族之前也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仲尼自衞反魯脩春秋立素王。王于況反下王魯素王同 丘明爲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黜勑律反 危行言孫。行下孟反孫音遜本亦作遜 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

【疏】或曰至所安。正義曰上一問一荅說作注理畢而更問春秋作之早晚及仲尼述作大意先儒所說並皆辟謬須於此明之亦以於文不次故更假問荅以明之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爲素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

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問杜於意安否據杜云左傳及穀梁無明文則指公羊有其顯說今驗何休所注公羊亦無作春秋之事案孔舒元公羊傳本云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爲非常之獸柰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爲而至爲孔子之作春秋是有成文也左傳及穀梁則無明文故說左氏者言孔子自衛反魯則便撰述春秋三年文成乃致得麟孔子既作此書麟則爲書來應言麟爲孔子至也麟是帝王之瑞故有素王之說言孔子自以身爲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爲素臣故爲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爲此說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以萬事是素王之文焉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爲後世受命之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孔子家語稱齊大史子餘歎美孔子言云天其素王之乎素空也言無位而空王之也彼子餘美孔子之深原上天之意故爲此言耳非是孔子自號爲素王先儒蓋因此而謬遂言春秋立素王之法左丘明述仲尼之道故復以爲素臣其言丘明爲素臣未知誰所說也言公羊者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爲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爲孔子黜之宣十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新周也其意言周爲王者之後比宋爲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於魯以周宋爲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爲王者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定元年公羊傳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何休云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習其經而讀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已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愼之至也是其孫言辟害微文隱義之說自衛反魯危行言孫皆論語文也鄭玄以爲據時高言高行者皆見危謂高行爲危行也何晏以危爲厲厲言行不隨俗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公羊之經獲麟即止而左氏之經終於孔子卒先儒或以爲麟後之經亦是孔子所書故問其意之所安也

荅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出如字又尺遂反 吾已矣夫。夫音扶下若夫同 蓋傷時王之政也

【疏】荅曰至政也。此盡末以來荅上問四意但所荅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以次而荅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至所以爲終明作之時節兼明自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爲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則於文

不敢故荅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荅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爲非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荅微文隱義之爲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荅孫言辟害之爲虛也先儒以爲未獲麟而已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故既荅公羊之謬然後却辯素王爲虛并說引經爲妄自子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荅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爲盡得其實荅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問者以所聞而問其異乎余所聞一句歎其所據非理故言異乎余所聞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强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爲文王之道豈不在玆身乎孔子自此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鄭玄以爲河圖洛書龜龍銜負而出如中候所說龍馬銜甲赤文綠色甲似龜背袤廣九尺上有列宿斗正之度帝王錄紀興亡之數是也孔安國以爲河圖即八卦是也未知二者誰當杜旨

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瑞垂偽反 今麟出非其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應應對之應 此聖人所以爲感也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

疏 麟鳳至終也。麟鳳與龜龍白虎五者神靈之鳥獸王者之嘉瑞也今麟出於衰亂之世是非其時也上無明王是虛其應也爲人所獲是失其歸也夫此聖人而生非其時道無所行功無所濟與麟相類故所以爲感也先有制作之意復爲外物所感既知道屈當時欲使功被來世由是所以作春秋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麟是仲尼所感而書爲感麟而作既以所感而起固所以爲終也荅上春秋之作左傳無明文之問又言已所以爲獲麟乃作之意獨舉麟鳳而云五靈知二獸以外爲龜龍白虎者以鳥獸而爲瑞不出五者經傳讖緯莫不盡然禮記禮器曰升中于天而鳳皇降龜龍假詩序曰麟趾關雎之應騶虞鵲巢之應騶虞即白虎也是龜龍白虎並爲瑞應只言麟鳳便言五靈者舉鳳配麟足以成句略其三者故曰五靈其五靈之文出尚書緯也禮記禮運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不言五者彼稱四靈以爲畜則飲食有由也其意言四靈與羞物爲羣四靈既擾則羞物皆備龍是魚鮪之長鳳是飛鳥之長麟是走獸之長龜是甲蟲之長飲食所須唯此四物四物之內各舉一長虎麟皆是走獸故略云四靈杜欲徧舉諸瑞故備言五靈也直云絕筆獲麟則文勢已足而言之一句者以春秋編年之書必應盡年乃止人年唯此一句故顯言之以明一句

是其所感也曰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祚才路反胤以刃反若平王能祈天永命紹開中興○中丁仲反隱公能弘宣祖業光啓王室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隊直類反是故因其歷數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王如字又于況反垂法將來

疏曰然至將來○上既解終麟之意未辯始隱之由故又假問以釋之不言或問而直言曰者以荅前未了須更起此問若言問者猶是前人且既解絕筆即因問初起以此不復言或欲示二問共是一人故也然者然上語則者陳下事乘前起後之勢問者言絕筆於獲麟既如前解然則春秋初起何獨始於魯隱公不始於他國餘公何也荅曰周平王東周之始王也遷居洛邑平王爲首是始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於第當立委位讓桓是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隱公之初當平王之末是相接也言乎其位則列國其爵爲侯其土則廣是大國也本乎其始則周公之祚胤也魯承周公之後是其福祚之胤也若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天長命紹先王之烈開中興之功隱公能大宣聖祖之業光啓周王之室君臣同心照臨天下如是則西周之美猶或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於地而平王隱公居得致之地有得致之資而竟不能然只爲無法故也仲尼愍其如是爲之作法其意言若能用我道豈致此乎是故因其年月之歷數附其時人之行事采周公之舊典以會合成一王之大義雖前事已往不可復追冀得垂法將來使後人放習以是之故作此春秋此序一段大明作春秋之深意問者不直云隱公而言魯隱公者言魯決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挾此二意故并魯言之也其荅直言隱公不云魯者以魯之春秋已爲韓起所說可知故也周自武王伐紂定天下恒居鎬地是爲西都周之始王也平王四十九年而隱公即位隱公三年而平王崩是其相接也詩既醉云永錫祚胤言福祚及後胤也尚書召誥云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言用善德治民得長命也襄十年傳曰而以偪陽光啓寡君論語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是杜所用之文也春秋據魯而作即是諸侯之法而云會成王義者春秋所書尊卑畫備王使來聘錫命賵含有天子撫邦國之義公如京師拜賜會葬有諸侯事王者之法雖據魯史爲文足成王者之義也以其會成王義故得垂法將來將使天子法而用之非獨遺將來諸侯也所書之王即平王也所

用之厤即周正也。正音政讀者多音征後皆放此 所稱之公即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義也【疏】所書至義也○既言作春秋之意然後荅黜周王魯之言經書春王正月王即周平王也月即周正也公及邾儀父公即魯隱公也魯用周正則魯事周矣天子稱王諸侯稱公魯尚稱公則號不改矣春秋之文安在黜周王魯乎若黜周王魯則魯宜稱王周宜稱公此言周王而魯公知非黜周而王魯也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故引論語以明之公山弗擾召孔子孔子欲往子路不說夫子設此言以解之其意言彼召我者而豈空然哉必謂我有賢能之德故也既謂我有賢德或將能用我言如其能用我言者吾其爲東方之周乎言將欲興周道於東方也原其此意知非黜周故云此其興周之義也注論語者其意多然惟鄭玄獨異以東周爲成周則非杜所用也 若夫制作之文所以章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之常非隱之也【疏】若夫至之也○此一段荅說公羊者言微其文隱其義之意若夫者發端之辭既荅王魯更起言端故云若夫聖人制作之文所以章明已往考校方來欲使將來之人鑒見旣往之事聖人之情見乎文辭若使發語卑雜則情趣瑣近立言高簡則旨意遠大章句煩多則事情易顯文辭約少則義趣微略此乃理之常事非故隱之也文王演易則亦文高旨遠辭約義微豈復孫辭辟害以彼無所辟其文亦微知理之常非爲所隱也其章往考來情見乎辭皆易下繫辭之文彼作彰往而察來意不異耳 聖人包周身之防。包必交反防扶放反又音房 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疏】聖人至聞也○此一段荅孫言辟害之意若成湯繫於夏臺文王囚於羑里周公留滯於東都孔子絕糧於陳蔡自古聖人幽囚困厄則當有之未聞有被殺害者也包周身之防者謂聖人防慮必周於身自知無患方始作之既作之後方復隱諱以辟患害此事實非所聞也云非所聞者言前訓未之有也 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論力頓反【疏】子路至論也○此一段荅素王素臣爲非也案論語稱孔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爲臣病閒曰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其意言子路以孔子將死使門人爲臣欲令以臣禮葬君冀其顯榮夫子夫子瘳而責之我實無臣何故而爲有臣吾之於人也於誰嘗欺我尚不敢欺人何故使吾欺天乎子路使門人爲臣纔僣大夫禮耳孔子尚以爲欺天況神器之重非人

臣所議而云仲尼爲素王丘明爲素臣又非通理之論也聖人之生與運隆替運通則功濟當時運閉則道存身後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爲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爲升降自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直當爾也臧文仲山節藻梲謂之不知管仲鏤簋朱紘稱其器小見季氏舞八佾云孰不可忍若仲尼之竊王號則罪不容誅而言素王素臣是誣大賢而負聖人也嗚呼孔子被誣久矣賴杜預方始雪之

先儒以爲制作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至仲尼卒亦又近誣。○近誣如字近舊音附近之近誣音無

【疏】先儒至近誣。○此下至爲得其實皆明麟後之經非仲尼所脩之意直言先儒無可尋檢未審是誰先生此意案今左氏之經仍終孔丘之卒雖杜氏之注此經亦存而尤責先儒引經至仲尼卒者蓋先儒以爲夫子自衛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麟而猶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明先儒有此說也服虔云夫子以哀十一年自衛反魯而作春秋約之以禮故有麟應而至是其宗舊說也服虔又云春秋終於獲麟故小邾射不在三叛人中也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案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爲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已改先儒矣麟是王者之瑞非爲制作而來而云仲尼致之是其妖且妄也經是魯史之文非仲尼之所述而云仲尼脩之是其近誣罔也言近誣者心所不悟非故誣之故云近誣也

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邾射不在三叛之數。○邾張俱反射音亦 **故余以爲感麟而作作起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爲得其實**

【疏】據公至其實穀梁之經亦止獲麟而獨據公羊者春秋之作穀梁無明文杜以獲麟乃作義取公羊故獨據之耳小邾射以句繹來奔與黑肱之徒義無以異傳稱書三叛人名不通數此人以爲四叛知其不入傳例麟下之經傳不入例足知此經非復孔旨故余以爲感麟而作春秋其意起於獲麟則文止於所起自此而談爲得其實重明經止獲麟并自成已說起麟之意也

至於反袂拭面。○袂綿世反拭音式 **稱吾道窮亦無取焉**

【疏】至於至取焉。○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窮矣杜既取公羊經止獲麟而公羊獲麟之下即有此傳嫌其并亦取之故云亦無取焉不取之者以聖人盡性窮神樂天知命生而不喜死而不慼困於陳蔡則援琴而歌夢奠兩楹則負杖而詠寧復畏懼死亡下沾衿之泣愛惜性命發道窮之歎若實如是何異凡夫俗人而得稱爲聖也公羊之書鄙曲小辯致遠則泥故無取焉此則上文所謂簡二傳而去異端豈有反

袂拭面霑下沾袍以虛而不經故不取也

春秋左傳注疏挍勘記序

春秋左氏傳漢初未審獻於何時漢藝文志說孔壁事祗云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不言左氏經傳也景十三王傳亦但云得古文經傳所謂傳者即禮之記及論語亦未言有左氏也楚元王傳劉歆讓太常博士亦以逸禮三十有九書十六篇系之魯恭王所得孔安國所獻而於春秋左氏所修二十餘通則但云藏於祕府不言獻自何人惟說文解字序分別言之曰魯恭王壞孔子宅得禮記尚書春秋論語孝經又北平侯張倉獻春秋左氏傳然後左氏經傳所自出始大白於世顧許言恭王所得有春秋豈孔壁中有春秋經文爲孔子手定者與北平侯所獻蓋必有經有傳度其經必與孔壁經大同然則班志所云古經十二篇者指恭王所得與抑指北平所獻與左氏傳之學興於賈逵服虔董遇鄭衆潁容諸家杜預因之分經比傳爲之集解今諸家全書不可見而流傳間見者往往與杜本乖異古有吳皇象所書本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挍本今皆不可得蓋傳文異同可考者亦僅矣唐人專宗杜注惟蜀石經兼刻經傳杜注文而蜀石盡亡世間搨本僅存數百字後唐詔儒臣田敏等挍九經鏤本於國子監此亦經傳注兼刻者而今多不存至於孔穎達等依經傳杜注爲正義三十六卷本自單行宋淳化元年有刻本至慶元間吳興沈中賓分系諸經注本合刻之其跋云踵給事中汪公之後取國子監春秋經傳集解正義精挍萃爲一書蓋田敏等所鏤淳化元年所頒皆取爲善本而畢

集於是後此附以釋文之本未有能及此者元和陳樹華即以此本遍考諸書凡與左氏經傳文有異同可備參考者撰成春秋內傳考證一書考證所載之同異雖與正義本夐然不同然亦閒有可采者元更病今日各本之踳駁思爲諟正錢塘監生嚴杰熟於經疏因授以舊日手挍本又慶元間所刻之本并陳樹華考證及唐石經以下各本及釋文各本精詳捃摭共爲挍勘記四十二卷雖班孟堅所謂多古字古言許叔重所謂述春秋傳用古文者年代緜邈不可究悉亦庶幾網羅放佚羣成注疏善本用裨學者矣阮元記

引據各本目錄

唐石經春秋三十卷 首載杜氏序每卷篇首題春秋經傳集解某公第幾第二行題左氏盡某年每行十字有復經勘定處或九字一行十一字一行間有十二字一行者唐人改刊多劖磨重鐫後人即加於本字之上隱公第一盡十一年桓公第二盡十八年莊公第三盡卅二年閔公第四盡二年僖上第五盡十五年僖中第六盡廿六年僖下第七盡卅三年文上第八盡十年文下第九盡十八年宣上第十盡十一年宣下第十一盡十八年成上第十二盡十年成下第十三盡十八年襄元第十四盡九年襄二第十五盡十五年襄三第十六盡二十二年襄第十七盡廿五年襄五第十八盡廿八年襄六第十九盡卅一年昭元第廿盡三年昭二第廿一盡七年昭三第廿二盡十二年昭四第廿三盡十七年昭五第廿四盡廿二年昭六第廿五盡廿六年昭七第廿六盡卅二年定上第廿七盡七年定下第廿八盡十五年哀上第廿九盡十三年哀下第卅盡廿七年末載後序宣公上下俱經後梁重刻上卷原刻尚存五六行下卷僅三之一僖公篇亦有數段出自後人重刊然字迹遠勝後梁所鐫崑山顧炎武標舉誤字此經獨多皆非唐本之舊也

不全宋刻春秋經傳集解三冊 分卷與唐石經同上冊題襄五第十八闕二十二二十三兩頁中冊題昭三第二十二闕三至八六頁又闕十三頁及二十一二十二兩頁昭四第二十三闕一頁下冊題昭五第二十四闕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三頁每半頁十行注文雙行每行字數不一卷末載經注若干字無附釋音宋刻經注本之最善者

書內構字闕筆此避宋高宗諱錢塘何元錫云板心有直學王某等字亦南渡官名也

不全北宋刻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二卷此本惟廿四廿五兩卷每半板十一行行廿三四五字不一注文雙行約多幾字卷末無附釋音惜不知何人所刊也

淳熙小字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分卷與唐石經同每半頁十行行十八字注文雙行行廿二字附釋音此宋時坊刻有譌字俗體大致不失其爲善本卷末題淳熙柔兆涒灘中夏初吉閩山阮仲猷種德堂刊柔兆涒灘乃宋孝宗淳熙三年丙申也末附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蜀馮繼先所作

南宋相臺岳氏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宋岳珂刊分卷與唐石經同缺十九二十兩卷每半頁八行行十七字注文雙行附釋音每卷之後皆有木刻亞形相臺岳氏刻梓荊溪家塾印大小篆隸文楷書不一每頁之末上刻篇識如隱某年桓某年等明代以來翻刻有四皆不若此本之精審末附春秋年表一卷春秋名號歸一圖二卷年表不著撰人名氏

宋纂圖本春秋經傳集解三十卷每半頁十行注文雙行每行字數不一注後附音釋音釋後有似句互注重言等條此宋時坊刻所加

足利本春秋經傳集解見七經孟子考文案山井鼎云左傳考文稱足利本者宋板經傳集解本也今以活字板驗之是爲其原本也

宋本春秋正義三十六卷宋慶元閒吳興沈中賓所刊案新唐書經籍志載春秋正義三十六卷與此合宋王堯臣崇文總目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書錄解題並同分卷行款與俗本亦異卷一序卷二隱元年卷三隱二年至五年卷四隱六年至十一年卷五桓元年二年卷六桓三年至六年卷七桓七年至十八年卷八莊元年至十五年卷九莊十六年至三十二年卷十閔元年二年卷十一僖元年至十五年卷十二僖十六年至二十六年卷十三僖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卷十四文元年至十年卷十五文十一年至十八年卷十六宣元年至十一年卷十七宣十二年至十八年卷十八成元年至十年卷十九成十一年至十八年卷二十襄元年至八年卷二十一襄九年至十二年卷二十二襄十三年至二十二年卷二十三襄二十三年至二十五年卷二十四襄二十六年至二十八年卷二十五襄二十九年至三十一年卷二十六昭元年至三年卷二十七昭四年至七年卷二十八昭八年至十

二年卷二十九昭十三年至十七年卷三十昭十八年至二十二年卷三十一昭二十三年至二十六年卷三十二昭二十七年至三十二年卷三十三定元年至七年卷三十四定八年至十五年卷三十五哀元年至十一年卷三十六哀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又會於夷儀之歲云云在襄二十六年之首與唐石經合無附釋音字無俗體是宋刻正義中之第一善本每半頁八行經傳每行十六字注及正義每格雙行行廿二字經傳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揔歸篇末眞舊式也今按勘記依此分卷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此本雕板南宋遞有修補下至明末其板猶存在注疏中六十卷本之最善者卷一序卷二隱元年盡二年卷三隱三年盡五年卷四隱六年盡十一年卷五桓元年盡二年卷六桓三年盡六年卷七桓七年盡十八年卷八莊元年盡十年卷九莊十一年盡二十二年卷十莊二十三年盡三十二年卷十一閔元年盡二年卷十二僖元年盡五年卷十三僖六年盡十四年卷十四僖十五年盡廿一年卷十五僖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卷十六僖二十五年盡二十八年卷十七僖二十九年盡三十三年卷十八文元年盡四年卷十九上文五年盡十年卷十九下文十一年盡十五年卷二十文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二十一宣元年盡四年卷二十二宣五年盡十一年卷二十三宣十二年卷二十四宣十三年盡十八年卷二十五成元年盡二年卷二十六成三年盡十年卷二十七成十一年盡十五年卷二十八成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二十九襄元年盡四年卷三十襄五年盡九年卷三十一襄十年盡十二年卷三十二襄十三年盡十五年卷三十三襄十六年盡十八年卷三十四襄十九年盡二十一年卷三十五襄二十二年盡二十四年卷三十六襄二十五年卷三十七襄二十六年卷三十八襄二十七年盡二十八年卷三十九襄二十九年卷四十襄三十年盡三十一年卷四十一昭元年卷四十二昭二年盡四年卷四十三昭五年盡六年卷四十四昭七年盡八年卷四十五昭九年盡十二年卷四十六昭十三年卷四十七昭十四年盡十六年卷四十八昭十七年盡十九年卷四十九昭二十年卷五十昭二十一年盡二十三年卷五十一昭二十四年盡二十五年卷五十二昭二十六年盡二十八年卷五十三昭二十九年盡三十二年卷五十四定元年盡四年卷五十五定五年盡九年卷五十六定十年盡十五年卷五十七哀元年盡五年卷五十八哀六年盡十一年卷五十九哀十二年盡十五年卷六十哀十六年盡二十七年每半頁十行每行十七字注疏每格雙行行二十三字經傳下載注不標注字正義冠大疏字於上今按正義以此本爲據也又案七經孟子考文補遺云毛詩春秋編入陸德明經典釋文共題曰附釋音蓋與正德刊本略似矣其實一也考文所謂正德本即指此本修版處而言

閩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 明嘉靖閩中御史李元陽僉事江以達按刊分卷與附釋音本同每半頁九行行二十一字傳注正義低一格每行二十字正義雙行以

注文改作中號字冠注字於上始於李氏非宋板舊式其佳處多與附釋音本相合有監本毛本脫錯而此本不誤載監毛爲優云

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明萬歷十九年刊每卷第二三行題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盛訥等奉勅重校刊勅字提行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與閩本合惟注文用小字空左卷末載後序錯字較少非毛本可及也

重脩監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此本惟每卷第三行擠刊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旨重脩將盛訥銜毀列第二行譌字較原本爲多記中所引凡與原本同者則揔偁監本其異者則偁重脩監本

毛本春秋左傳注疏六十卷明崇禎戊寅常熟汲古閣毛晉所刊分卷與附釋音本同行款與閩本合此本世所通行而亥豕之譌觸處皆是

春秋左傳注疏卷一挍勘記　　阮元撰盧宣旬摘錄

春秋正義序 嘉善浦鏜注疏正誤春秋下增左氏傳三字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此本前著

銜名如此上空一格勅字提行南宋慶元刊本奉上有等字閩本脫臣字毛本刪臣奉勅三字以下凡慶元刊本則偁宋本

若夫五始之目 閩本監本毛本五誤三 但年祀緜邈 餘姚盧文弨挍本祀改紀案盧文弨書多本之浦鏜正誤及七經孟子考文補遺後凡與二書同者不錄

欲垂之以法則無位 宋本法作灋 所謂不怒而人威 毛本誤畏 謂鴻猷遂寢 寑當作寑宋本作寢 以膠投漆 宋本監本漆字

桼誤作漆後凡監本不誤而重脩本誤者偁重脩監本二本俱誤者則偁監本不分列也 今校先儒優劣 毛本校作挍避明熹宗諱全書皆然 以至于今 宋本毛本

于作於按經多作于傳注正義多作於此正義當用於字後人因𥳑省改作于也 則有沈文何 按隋書經籍志作文阿 言後之學者 宋本監本毛本言作使

而探賾鉤深 宋本賾作隤 其經注易者 監本毛本注改作註非案賈公彥儀禮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是也下準此

案僖公二十三年經云 毛本案作按宋本以下皆作案 郤缺稱人者 監本毛本郤誤郄 以公姑姊妻之 宋本姊作姉下同唐宋人从市

是也 計至襄二十一年 浦鏜正誤襄下增公字非 何得有姊而妻庶其 宋本姊誤子 況其餘錯亂 閩本監本況作况下放此按況俗況

字 謹與朝請大夫國子博士臣谷那律 浦鏜正誤據文苑英華大夫下增守字 與前脩疏人 毛本脩作修案經典修字多作脩宋本以

下皆作脩下準此

春秋正義序終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一 閩本監本毛本刪附釋音三字後同分卷與此相合監本此行下有晉杜氏注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十四字閩本毛本晉杜氏注在

第二行唐孔穎達疏在第三行每卷同上空八九字不一監本因刻按刊官銜擠刻每卷第幾之下陸德明釋文五字閩本在第二行之末以下不著監本以下亦不著○宋本作春秋正義卷第一

國子祭酒上護軍曲阜縣開國子臣孔穎達等奉勅撰 是銜在第二行第三行此本以下不著宋本每卷同上空二字

國子博士兼太子中允贈齊州刺史吳縣開國男臣陸德明釋文 是銜在第四行此本以下不著淳熙本纂圖本國上有唐字無臣字釋文同文下釋文有撰字淳熙本作附字分二行首行十五字次行吳縣字提行上空三字纂圖本此銜在第三行上空字半

春秋序 此本三字頂格在第五行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亦頂格在第一行閩本監本毛本在第四行低二格唐石經及宋本並作春秋左氏傳序石經此行初書今體改書入分宋本亦頂格在第四行案孔氏正義云晉宋古本及今定本並云春秋左氏傳序今依用之是正義本有左氏傳三字此作春秋序承陸氏釋文所題也

且有題曰春秋釋例序 宋本且誤具 徐邈以晉世言五經音訓 宋本言作定音誤奇 此序大畧 宋本監本毛本畧作略是也案唐宋人略畍字皆田在左○今依訂正 名義以春秋是此書大名 宋本名義作明義是也與下文明史官記事之書明天子諸侯皆有史官三明字一例○今訂正 襃貶得失 監本襃作褒案褒俗襃字下準此 先儒錯繆之意 閩本監本毛本亦作繆按古錯謬字多作繆 賈逵大史公十二諸侯年表序云 浦鏜正誤云逵下脫云字後凡浦鏜正誤以己意增改字句及據俗本以校正義者不錄 藏於祕府 閩本監本毛本祕字並作秘案秘俗祕字下準此

時丞相尹咸以能治左氏 天台齊召南云尹咸爲丞相史未嘗爲丞相也相下脫史字 與歆共校傳 浦鏜正誤校下增經字 歆略從咸 日本西條掌書記山井鼎七經孟子考文無略字今按山井鼎所云宋本即附釋音本也凡與是本相符者不錄所云古本異本即釋文正義及唐宋人類書中之同異雖錄其說鮮致是非 及毛氏逸禮古文尚書 宋本氏作詩不誤 和帝元興十一年 案宋王應麟困學紀聞云愚考和帝元興止一年安得有十一年一誤也鄭興子衆終於章帝建初八年不及和帝時二誤也章帝之子爲和帝先後失序三誤也盧文弨云此七字改作建武初元便可通 起穀梁廢疾 按廢疾之廢當作癈

說詳襄七年校勘記

春秋至名也 凡序中某至某也宋本無下並同 申叔時論傳大子之法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傳作傳是也 教之以春秋 按明道本國語無以字 禮坊記云 毛本云改曰非 以未連本之辭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未作宋是也。今依訂正 亦互自有詳略 毛本互誤或 及

仲尼脩故因魯史成文 宋本監本毛本故作改 公不與小斂 監本斂作歛案斂正斂字。此本斂多誤从欠今並訂正後不悉出 日無襃貶 段玉裁云日下有月字 大橈作甲子 宋本監本毛本橈作撓 宋忠注云 浦鏜正誤作衷 滿而闕鈌 浦鏜正誤鈌作也 積二十九

日過半而行及日與月相會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月作日非也 月譬水 水火外光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無次水字 所以揔紀

諸月也 浦鏜正誤月作日 足明遠近同異 毛本足誤則考文作是

是此書之揔名 毛本書誤事 一切萬物生植孕育 宋本植作殖 無事不記 監本毛本事誤物 商曰祀 宋本監本毛本商作商是也此別一字。今訂正 一年取年穀一熟也 按詩補傳引孫炎云季取禾穀一熟 作十有三載乃同 浦鏜正誤云釋文馬鄭書注載作年故下云唐虞之世巳有年歲之言 秋揫也物揫斂也 按揫字書所無漢書律麻志作秋揫也物揫斂乃成說文韋部𩏠收束也玉篇𩏠亦作揫諸本作揫疑揫之訛此本揫也之間有郎由反三字細注分作二行正義作音例多如是與宋本同

諸侯亦各有國史 纂圖本毛本亦誤不

○正義曰周禮春官 宋本○作陰文大疏字下並同 國在四表 閩本監本毛本在作有非 又主四方來告之事 閩本監本毛本又誤及 故僖二十三年杜注云 監本杜字模糊重脩監本誤杜 故杜翦撮天子之史 監本撮作攄非 但偏檢記傳 毛本檢作舉避明莊烈諱 鄭公孫黑強 宋本閩本強作强按說文作強下準此 必言諸侯無內史者 監本毛本無誤爲

大事書之於策 釋文亦作筴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策作筴釋文云本又作冊亦作筴案筴策古通用國語魯語使書以為三筴莊子駢拇篇挾筴讀書管
子海上篇謹正鹽筴皆為書策之策顏氏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朿末代隸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遂為夾者徐仙民春秋禮音以筴為正字以策為音殊為顛倒石經凡策字皆作筴

既言尊卑 監本毛本卑作幼 以鉤命決云 浦鏜正誤以疑引非 傳馮簡牘 宋本馮作憑案五經文字云馮義與憑同

鄎邑人也 宋本鄎作鄒 詩亡然後春作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春下有秋字此本誤脫。今補正 與於記惡之戒 閩本監本毛本之作垂

與周之所以王 按文選王下有也字與昭二年傳合 故云此○ 宋本作跡 。謚曰宣子者 宋本毛本謚作諡誤說詳隱八年傳

韓子所見 盧文弨挍本見下據疏增魯春秋三字非也 周公所為 監本毛本為誤以 以能立官紀事 監本毛本能改為紀事閩本監本毛

本作記事 斯文何足為典 毛本足誤則 諸所記注 閩本監本毛本注作註釋文云字或作註按記注字當從言通俗文云記物曰註方言廣雅皆有註字乃俗字

之最古者也

昭二十年傳曰 監本二誤三 上之人謂在位者也 毛本位誤外 然則鄰國相命 毛本鄰作隣唐元度九經字欈云作隣者訛

下準此

自嫌彊大 宋本監本毛本彊作疆誤 須存於此若也 閩本監本毛本若作者。案十行本初刻若後剜改作者不誤

其餘則皆即用舊史 按文選無則字

或依經以辯理 文選辯作辨五經文字云辯理也辨別也經典通用 皆隨義所在而為之發傳 閩本監本毛本發作法非也 懼弟

子各有妄其意 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妄作安無有字盧文弨挍本有作自字按如今本史記作安其意為善 左邱明魯史也 按漢書藝文志魯下有大

字 是錯經以合異也 宋本監本毛本異誤義

言遺者舊史已沒 正德本閩本監本舊史誤倒毛本作史記亦非

其旨遠 纂圖本毛本作旨石經旨作旨宋本岳本閩本監本作旨說文云旨從匕從甘下凡作旨者準說文改也

尋其枝葉 監本葉作葉唐石經淳熙本作葉毛本作葉亦誤顧炎武金石文字記云唐石經避大宗諱凡從世字作云 ○正義曰 宋本作疏 ○說文

云籍部書也 按今本說文作籍簿書也

將令學者本原其事之始 監本毛本原誤始

渙然冰釋 閩本監本毛本冰誤沐淳熙本作冰亦非下準此

子張問入官學之篇 盧文弨校本云學字衍 脂之釋者爲膏 閩本監本毛本釋作澤

周公之垂法 宋本法作灋按灋法古今字鄭氏注禮箋詩皆以今字證古字如周禮經文灋字注交多作法蓋一代有一代之字陳樹華云淳化本左傳灋字尚存一二此勝於石經處其實非也○元和陳樹華有春秋內傳考證後凡稱陳樹華者是 夫灾無牲 宋本夫作天灾作災按災與灾同 此諸凡者 閩本監本毛本諸作書非

是闡幽也 按也下浦鏜正誤云當脫其裁成義類五字

故書者隱三年 宋本者下有若字

故傳直言其歸而已 按杜序歸下有趣字宋本不脫 是如被之類 監本毛本被作彼不誤閩本作彼亦非

劉寔分變例新意 宋本寔作寔按晉劉寔字子眞平原人浦鏜實疑炫字誤非

替其尊稱 毛本替作聽誤 不書其主 閩本監本毛本主作亡非 不書其人有闕也 閩本監本不誤彼

共行征伐 閩本監本共誤其

諸所諱辟璧假許田之類是也釋文云辟本亦作避音同文選作避石經璧作辟釋文同按避正字辟假借字

丹楹刻桷淳熙本桷誤桶　禮制宮廟之飾閩本監本毛本飾作節非

此言五體者毛本言誤有　從首至此毛本首誤者　以後經則魯史舊文毛本則誤作　是知與上同爲新意盧文弨按本是作足

若如所論案文選如作此　言無由發監本毛本言作爲　必應有義存焉監本存誤在

誼爲左氏傳訓詁按漢書儒林傳詁作故說文云詁訓故言凡傳注之書有以故名者如漢藝文志書有大小夏侯解故詩有魯故齊后氏故齊孫氏故韓故毛詩故訓傳後漢賈逵作周官解故故即詁也　方進授淸河胡常按漢書儒林傳云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

而更膚引公羊穀梁石經作穀五經文字云凡穀穀之類皆從殸省

若觀服虔賈誼之注齊召南云賈誼解詁晉時未必尚有其書杜於服虔賈逵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　袝而作主毛本作誤則

揔歸諸凡監本毛本揔作總案九經字樣云揔說文作總經典相承通用監本毛本作總轉寫之異下放此石經誤作摠

邱明與聖同恥宋本監本毛本恥作時　北燕伯款出奔齊毛本款作欵是俗字

未有潁子嚴者石經初刻作穎改作潁是也

學者傳訓詁而已按漢書楚元王傳詁作故　父徽字元伯授業於歆浦鏜正誤云授當受誤按後漢書賈逵傳云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

逵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按逵傳云逵尤明左氏傳爲之解詁此本訓當作解

又別集諸例及地名譜第厤數諸本作譜釋文云本又作諩

說者以仲尼自衛反魯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以下有爲字文選引同
危行言孫諸本作孫釋文云本亦作遜字按遜順字當从心孫者叚借也
是素王之文焉山井鼎云漢書元文是作見 自聽素王宋本閩本監本毛本聽作號不誤 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毛本元作王誤
此假設而言之監本毛本設作說非
文不在茲乎石經岳本監本茲作玆按說文有茲無玆
然後却辯素王爲虛監本毛本辯作辨按却當作卻諸本作却五經文字云却俗字或作郄乃卻字與此不同也 此章分段大意監本分作
各非 明是既得嘉瑞監本毛本嘉誤佳 如中候所說閩本監本中誤申
絕筆於獲麟之一句者石經監本同諸本絕作絶按說文云絕斷絲也从糸从刀从卩
文武之迹不隊石經此處殘闕釋文亦作隊宋本淳熙本纂圖本作墜按墜俗隊字
而意不能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意作竟不誤 言魯史其不始於他國言隱決其不始於餘公宋本史作泱不誤閩本監
本毛本作決俗決字隱決宋毛作隱決諸本亦誤作決 成王雖暫至洛邑閩本監本毛本成誤武 還歸鎬京宋本鎬京下有爲幽王滅於西周平王東
遷洛邑因謂洛邑爲東周謂鎬京廿三字乃是完本 而以偪陽光啓寡君閩本偪作福案二字古多通用漢書古今人表有福陽子即偪陽也說詳襄十年
非爲所隱也浦鏜正誤疑爲所二字誤倒盧文弨云所字衍
孔子絕粮於陳蔡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粮作糧案五經文字云作粮訛
乃聞賢與不賢宋本閩作闢是也 非復假夫位以宣風宋本夫作大是也 直當爾也宋本直作豈 管仲鏤簋朱紘

閩本監本毛本絃誤絃

無可尋檢毛本檢作撿避明莊烈諱下同　比至孔丘之卒宋本作比此本及諸本誤此今改正山井鼎亦云此作比

據公至其實閩本監本毛本實下有圖○補案此本正義標起止下多脫○今並增補按不悉出　與黑肱之徒與下浦鏜正誤增邾字之徒毛本誤作徙之

并自成己說起麟之意也起下浦鏜正誤增獲字

公羊傳稱孔子聞獲麟監本毛本脫傳字　以聖人盡聖窮神宋本閩本監本毛本盡聖作盡性　則絃琴而歌閩本監本毛本絃作援

清嘉慶二十年重栞
用文選樓藏本校定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 隱元年盡二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

○陸曰解佳買反舊夫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卷杜氏合而釋之故曰經傳集解隱公名息姑惠公之子母聲子謚法不尸其位曰隱第一此不題左氏傳公羊穀梁二傳既顯姓別之此不言自見

【疏】正義曰五經題篇皆出注者之意人各有心故題無常準此本經傳別行則經傳各自有題注者以意裁定其本難可復知據今服虔所注題云隱公左氏傳解誼第一不題春秋二字然則春秋二字蓋是經之題也服言左氏傳三字蓋本傳之題也杜既集解經傳春秋此書之大名故以春秋冠其上序說左氏言已備悉故略去左氏而爲此題焉經傳集解四字是杜所加其餘皆舊本也經者常也言事有典法可常遵用也傳者傳也博釋經意傳示後人分年相附集而解之故謂之經傳集解隱公魯君侯爵杜君采大史公書世本旁引傳記以爲世族譜略記國之興滅譜云魯姬姓文王子周公旦之後也周公股肱周室成王封其子伯禽於曲阜爲魯侯今魯國是也自哀以下九世二百一十七年而楚滅魯依魯世家伯禽至隱公凡十三君兄弟相及者五人隱公名息姑伯禽七世孫惠公弗皇子聲子所生平王四十九年即位是歲歲在豕韋禮記檀弓曰死謚周道也周法天子至於大夫既死則累其德行而爲之謚周書謚法云隱拂不成曰隱魯實侯爵而稱公者五等之爵雖尊卑殊號臣子尊其君父皆稱爲公是禮之常也字書云第訓次也一者數之始此卷於次第當其一也

杜氏

【疏】正義曰杜氏名預字元凱畿之孫恕之子也陳壽魏志云杜畿字伯侯京兆杜陵人也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文帝時爲尚書僕射封樂亭侯試船溺死追贈太僕謚戴侯也恕字務伯官至幽州刺史預司馬宣王女壻也王隱晉書云預知謀深博明於治亂常稱德者非所企及立言立功預所庶幾也大觀羣典謂公羊穀梁詭辯之言又非先儒說左氏未究丘明之意橫以二傳亂之乃錯綜微言著春秋左氏經傳集解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又作盟會圖春秋長厤備成一家之學至者乃成預有大功名於晉室位至征南大將軍開府封當陽侯荆州刺史食邑八千戶時人號爲武庫不言名而言氏者注述之人義在謙退不欲自言其名故但言杜氏毛君孔安國馬融王肅之徒其所注書皆稱爲傳鄭玄則謂之爲注而此於杜氏之下更無稱謂者以集解之名已題在上故止云杜氏而已劉炫云不言名而云氏者漢承焚書之後諸儒各載學名不敢布於天下但欲傳之私族自題其氏爲謙之辭

傳惠公元妃孟子 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子宋姓○惠公名不皇謚法愛人好與曰惠其子隱公讓國之君元妃芳非反傳曰嘉耦曰妃適本又作嫡同丁歷反

傳惠公元配孟子。正義曰惠公名弗皇孝公之子也謚法愛民好與曰惠釋詁云元始也妃
【疏】匹也始匹者言以前未曾娶而此人始爲匹故注云言元妃明始適夫人也妃者名通適妾
故傳云陳哀公元妃鄭姬生悼大子偃師二妃生公子留下妃生公子勝元者始也長也一元之
字兼始適兩義故云始適夫人也然則有始而非適若孟任之類是也亦有適而非始若哀姜之
類是也妃者配匹之言非有尊卑之異其尊卑殊稱則曲禮所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
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是也鄭玄以爲后之言後蓋執治內事在夫之後也夫之言扶言
能扶成人君之德也孺之言屬言其繫屬人也婦之言服言其服事人也妻之言齊言與夫齊等
也庶人之賤見其齊等也以上因其爵之尊卑爲立別號其實皆配夫通以妃爲稱少牢饋食禮
云以某妃配某氏是大夫之妻亦稱妃也孟仲叔季兄弟姊妹長幼之別字也孟伯俱長也禮緯
云庶長稱孟然則適妻之子長者稱伯妾子長於妻子則稱爲孟所以別適庶也故杜注十五
年及釋例皆云慶父爲長庶故或稱孟氏沈氏亦然案傳趙莊子之妻晉景公之姊則趙武適妻
子也而武稱趙孟荀偃之卒也士匄請後曰鄭甥可則荀吳妾子也而吳稱知伯豈知氏常爲適
而稱伯趙氏恒爲庶而稱孟者也蓋以趙氏趙盾之後盾爲庶長故子孫恒以孟言之與慶父同
也推此言之知知氏荀首之後傳云中行伯之季弟則俱是適妻之子但林父荀首並得立家故
荀首子孫亦從適長稱伯也或可春秋之時不能如禮孟伯之字無適庶之異蓋
從心所欲而自稱之耳契姓子宋是殷後故子爲宋姓婦人以字配姓故稱孟子 孟子卒 不稱薨不
成喪也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謚實至反
【疏】注不稱至夫謚。正義曰魯之夫人皆稱薨舉謚此獨無謚公卒故
特解之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成喪則知此不稱薨亦不成喪也
案傳例不赴則不稱薨然則此云不成喪者正謂不赴於諸侯也周禮小史卿大夫之喪賜謚讀
誄止賜卿大夫不賜婦人則婦人法不當謚故號當繫夫釋例曰謚者興於周之始王變質從文
於是有諱焉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故易之以謚末世滋蔓降及匹夫爰曁婦人婦人
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詩稱莊姜宣姜即其義也是言婦人於法無謚故取其夫謚
冠於姓之上生以夫國冠之韓姞秦姬是也死以夫謚冠之莊姜定姒是也直見此人是某公之
妻故從夫謚此謚非婦人之行也夫謚已定妻卽從而稱之先夫而死則夫未有謚或隨宜稱字
故云無謚言婦人法無謚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謚解其不稱惠也此言其正法耳其末世滋蔓則
爲之作謚景王未崩妻稱穆后如此之類皆非禮也重言孟子者服虔云嫌與惠公俱卒故重言
之下仲子亦然 繼室以聲子生隱公 聲謚也蓋孟子之姪娣也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故謂之繼室。姪
直結反字林文一反兄女也娣大計反女弟也娶七住反媵以證反又繩證反
【疏】注聲謚至繼室。正義曰謚法不生其國曰聲是聲爲
謚也襄二十三年傳稱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爲而

死繼室以其姪則姪之與娣皆得繼室此既無文故設疑辭云蓋孟子之姪娣也成八年傳曰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莊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壹聘九女然則諸侯娶於三國國別各有三女此言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國以姪娣媵者欲言媵者亦有姪娣省略為文耳其實夫人與媵皆有姪娣但聲子或是姪娣媵是也故釋例曰古者諸侯之娶適夫人及左右媵各有姪娣皆同姓之國國三人凡九女孟子姪娣或是同姓之國媵者姪娣以其難明故杜兩解之初云孟子之姪娣又云同姓之國以參骨肉至親所以息陰訟陰訟息所以廣繼嗣是其義也然宋之同姓國依世本子姓殷時來宋空同黎比髦自夷蕭但春秋不載其國未知宋之同姓者是何釋言云媵送也言妾送適行故夫人姪娣亦稱媵也經傳之說諸侯唯有繼室之文皆無重娶之禮故知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次妃謂姪娣與媵諸妾之最貴者釋例曰夫人薨不更聘必以姪娣媵繼室是夫人之姪娣與二媵皆可以繼室也適庶交爭禍之大者禮所以別嫌明疑防微杜漸故雖攝治內事猶不得稱夫人又異於餘妾故謂之繼室妻處夫之室故書傳通謂妻為室言繼續元妃在夫之室

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婦人謂嫁曰歸以手理自然成字有若天命故嫁之於魯。婦人謂嫁曰歸本或無曰字此依公羊傳

疏宋武至于我。正義曰宋國公爵譜云宋子姓其先契佐唐虞為司徒封於商成湯受命王有天下及紂無道周武王滅之而封其子武庚以紹殷後武庚作亂周公伐而誅之更封紂兄帝乙之元子微子啟為宋公都商丘今梁國睢陽縣是也微子卒其弟微仲代立穆公七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景公三十六年魯哀公之十四年獲麟之歲也昭公得之元年春秋之傳終矣其後五世百七十年而齊魏楚共滅宋依宋世家微子至武公凡十二君兄弟相及者二人武公是微仲九世孫謚法克定禍亂曰武。注婦人至於魯。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隱二年公羊傳文也以其手之文理自然成字有若天之所命使為魯夫人然故嫁之於魯也成季唐叔亦有文在其手曰友曰虞曰下不言為此傳言為魯夫人者以宋女而作他國之妻故傳加為以示異耳非為手文有為字故魯夫人之上有為字也仲子手有此文自然成字似其天命使然故云有若天命也隸書起於秦末手文必非隸書石經古文虞作㕦魯作𢻱手文容或似之其友。及夫人固當有似之者也傳重言仲子生者詳言之與上重言孟子卒其義同也舊說云若河圖洛書天神言語真是天命此雖手有文理更無靈驗又非夢天故言有若

生桓公而惠公薨言歸魯而生男惠公不以桓生之年薨

疏注言歸至年薨。正義曰杜知不以桓生之年薨者以元年傳曰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大子少葬故有闕少者未成人之辭非新始生之稱又改葬惠公而隱公不臨使桓為主若薨年生則纔二歲未堪為喪主又羽父弒隱與桓同謀若

年始十二亦未堪定弑君之謀以此知桓公之生非惠公薨之年也年之長幼理無所異杜言此
者欲明慶父爲莊公庶兄故顯言此以張本也釋例曰今推案傳之注下羽父之弑隱公皆諮謀
於桓然則桓公巳成人也傳云生桓公而惠公薨指明仲子唯有此男非謂生在薨年
也桓巳成人而弑隱即位乃娶於齊自應有長庶長庶故氏曰孟是杜張本之意也

是以隱公立而奉之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以禎祥之故追成父志爲桓尚少是以立爲太子帥國
人奉之爲經元年春不書即位傳○禎音貞爲桓于僞反少詩照反大音泰舊
泰字皆作大後大字皆放此爲經于僞反後
凡爲經爲傳張本起本之例皆放此更不音

疏注隱公至位傳○正義曰繼室雖非夫人而貴
於諸妾惠公不立大子母貴則宜爲君隱公當
嗣父世正以禎祥之故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其父愛之有以仲子爲夫人之意故追成父志以位
讓桓但爲桓年少未堪多難是以立桓爲太子帥國人而奉之巳則且攝君位待其年長故於歲
首不即君位傳於元年之前預發此語者爲經不書公即位傳是謂先經以始事也凡稱傳者皆
是爲經唯文五年霍伯臼季等卒注云爲六年蒐於夷傳者以蒐於夷與此文次相接故不得言
張本也或言張本或言起本或言起檢其上下事同文異疑杜隨便而言也鄭衆以爲隱公攝立
爲君奉桓爲大子案傳言立而奉之是先立後奉之也若隱公先立乃後奉桓則隱立之時未有
大子隱之爲君復何所攝若先奉大子乃後攝立不得云立而奉之是鄭之謬也賈逵以爲隱立
桓爲大子奉以爲君隱雖不即位稱公改元號令於臣子朝正於宗廟言立桓爲大子可矣安在
其奉以爲君乎是賈之妄也襄二十五年齊景公立傳云崔杼立而相之以此知立而奉之謂立
爲大子帥國人奉之正謂奉之以爲大子也元年傳曰大子少是立爲大子之文也大子者父在
之稱今惠公巳薨而言立爲大子者以其未堪爲君仍處大子之位
故也禮記曾子問曰君薨而世子生是君薨之後仍可以稱大子也

經元年春王正月隱公之始年周王之正月也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
年一月也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故亦朝廟告朔也告朔朝正例在
襄二十九年即位例在隱莊
閔僖元年○朝直遥反下同

疏經元年春王正月○正義曰此經字并下傳字亦杜氏所題以
分年相附若不有經字何以異傳不有傳字何以别經又公羊
穀梁二傳年上皆無經傳字故知杜所題也釋詁云元始也正長也此公之始年故稱元年此年
之長月故稱正月言王正月者王者革前代馭天下必改正朔易服色以變人視聽夏以建寅之
月爲正殷以建丑之月爲正周以建子之月爲正三代異制正朔不同故禮記檀弓云夏后氏尚
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鄭康成依據緯候以正朔三而改自古皆相變如孔安國以自古皆用建
寅爲正唯殷革夏命而用建丑周革殷命而用建子杜無明説未知所從正是時王所建故以王
字冠之言是今王之正月也王不在春上者月改則春移春非王所改故王不先春王必連月故

王處春下周以建子爲正則周之二月三月皆是前世之正月也故於春每月書王王二月者言是我王之二月乃殷之正月也王三月者言是我王之三月乃夏之正月也既有正朔之異故每月稱王以別之何休云二月三月皆有王者二月殷之正月也三月夏之正月也王者存二王之後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服虔亦云孔子作春秋於春每月書王以統三王之正其意以爲王二月王三月王是夏殷之王謂大禹成湯也爲周室之臣民尊夏殷之舊主每月書王敬奉前代撥之人情未見其可杞宋二王之後各行已祖正朔宋不行夏杞不行殷而使天下諸侯徧覩二代考諸典籍未之或聞杞宋不奉周正周人悉尊夏殷則是重過去而忽當今尊亡國而慢時主其爲顛倒不亦甚乎且經之所言王二月王三月君是夏殷之王當自皆言正月何以言王二月王三月乎謂之二月三月其王必是周王安得以爲夏殷王也若如公羊之說春秋黜周王魯則杞非王後夏無可尊復通夏正何也但春之三月不必月皆有事若入年已有王正月者則二月不復書王若已有王二月者則三月不復書王以其上月已是此王之月則下月從而可知故每年之春唯一言王耳春秋之例竟時無事乃書首月以記時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則不得空書首月也正月無事而空書首月者以人君於始年初月必朝廟告朔因即人君之位以繼臣子之心故君之始年必書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史策之正法也隱公攝行君事雖不即位而亦改元朝廟與人更始異於常年之正月故史特書其事見此月公宜即位而自不即位莊閔僖元年皆書春王正月與此同也定公元年不書正月者正月之時定公未立即位在於六月歲首未得朝正公之即位別見下文正月無所可見故不書也然則定以六月即位即位乃可改元正月已稱元年者未改之日必乘前君之年既改之後方以元年紀事及其史官定策雖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兆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即稱元也釋例曰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喪在外踰年乃入故因五日改殯之節國史用元年即位之禮因以此年爲元年也古法既然故漢魏以來雖秋冬改元史於春夏即以元年冠之是有因於古也受命之王必改正朔繼世之王奉而行之每歲頒於諸侯諸侯受王正朔故言春王正月王即當時之王序云所書之王即平王是其事也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始改正朔自是文王所爲頒於諸侯非復文王之厤受今王之厤稱文王之正非其義也○注隱公至元年○正義曰傳云王周正月知是周王之正月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稱黃帝受圖有五始謂此五事也杜於左氏之義雖無此文而五始之理亦於杜無害此非左氏褒貶之要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故晉宋諸史皆言元年春王正月帝即位是也元年正月實是一年一月而別立名故解之云凡人君即位欲其體元以居正故不言一年一月也言欲其體元以居正者元正實是始長之義但因名以廣之元者氣之本也善之長也人君執大本長庶物欲其與元同體故年稱元年正者直

方之問語也直其行方其義人君當執直心挾大義欲其常居正道故月稱正也以其君之始年
歲之始月故特假此名以示義其餘皆即從其數不復改也書稱月正元日意同於此又解無事
而書正月之意隱雖不即位然攝行君事而亦朝廟告朔改元布政故書首年始月以明其應即
位而不爲也天子之封諸侯也割其土壤分之臣民使之專爲已有故諸侯於其封內各得改元
傳說鄭國之事云僖之元年朝於晉簡之元年士子孔卒是諸侯皆改元非獨魯也劉炫爲規過
云元正爲取始長之義不爲體元居正規釋杜云欲其體元以居正謂人君體是元長以居正位
不欲在下陵奪處位不終是劉妄解杜意不爲體其元善居於正道以規杜氏其理非也劉炫又
難何休云唯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故因以錄即位若然新王受命正朔必
改是魯得稱元亦應改其正朔仍用周正何也既託王於魯則是不事文王仍奉王正何也諸侯
改元自是常法而云託王改元是妄說也說公羊者云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
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春秋緯云黃帝坐於扈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其中得五
始之文謂此五事何休又云公即位者一國之始政莫大於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氣正天之端以
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以諸侯之即位正竟內之治諸侯不上奉王之政則
不得即位故先言正月而後言即位政不由王出則不得爲政故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者不奉
天以制號令則無法故先言春而後言王天不深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故先言元而後言春五
者同日並見相須成體非此辭也何休自云諸侯不得改元則元者王之元年非公之元年公即
位不在王之元年安得同日並見其成體也即以託王於魯更之改元元既爲魯所改則政不由
王出安得以王之政正諸侯元尊而王卑年大而月小年之有元改而無忌王之立政必云須奉
舍其大而事其細敬所卑而慢所尊以此立教必不可行聖人有作豈當爾也黃帝之作五始者
爲天子法乎爲諸侯法乎諸侯不得改元必非諸侯法若非諸侯法安得有公即位乎無公即位
則闕一始何得爲五始也若是天子法不得言王正月王即位何休云以王之政正諸侯之即位
然王者豈復以已之政正已即位不通若此何以行之言左氏者或取爲說是逐狂東走也隱莊
閔僖四公元年傳皆說不書即位之由故指以爲例隱不行即位又謙不告至而歲首告朔
朝正所以尊敬祖考也若不行即位又不朝正則與臣子無別不成爲君故告朔朝廟也 〇三

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于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貴之名例在莊五年邾今魯國鄒縣也蔑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父音甫邾子之字凡人名字皆倣此蔑亡結反好呼報反鄒側留反卞皮彥反本或作弁

【疏】三月至于蔑。正義曰公隱公也及與也與彼邾君字儀父者盟于蔑地譜云邾曹姓顓頊之後有六終產六子其弟五子曰安邾即安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邾俠爲附庸居邾今魯國鄒縣是也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始見春秋齊桓行霸儀父附從進爵稱子文公徙於繹桓公以

下春秋後八世而楚滅之諸侯俱受王命各有寰宇上事天子旁交鄰國天子不信諸侯諸侯自不相信則盟以要之凡盟禮殺牲歃血告誓神明若有背違欲令神加殃咎使如此牲也曲禮曰約信曰誓涖牲曰盟周禮天官玉府職曰若合諸侯則共珠槃玉敦夏官戎右職曰盟則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秋官司盟職曰掌盟載之法曰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鄭玄以爲槃敦皆器名也珠玉以爲飾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槃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衆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凡天子之盟諸侯十二歲於方岳之下故傳云再會而盟以顯昭明若王不巡守及諸侯有事朝王即時見曰會殷見曰同亦爲盟禮其盟之法案覲禮爲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朝諸侯於壇訖乃加方明於壇而祀之列諸侯於庭玉府其珠槃玉敦戎右以玉敦辟盟遂役之贊牛耳桃茢司盟北面詔告明神諸侯以次歃血鄭注覲禮云王之盟其神主日王官之伯盟其神主月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是盟禮之略也若諸侯之盟亦有壇知者故柯之盟公羊傳稱曹子以手劒刼桓公于壇是也其盟神則無復定限故襄十一年傳稱司愼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是也其盟用牛牲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又哀十七年傳云諸侯盟誰執牛耳是也其殺牛必取血及耳以手執玉敦之血進之於口知者定八年涉佗捘衛侯之手及捥又襄九年傳云與大國盟口血未乾是也既盟之後牲及餘血并盟載之書加於牲上坎而埋之故僖二十五年傳云宵坎血加書是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官雖小異禮則大同故釋例曰盟者殺牲載書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珠槃玉敦以奉流血而同歃是其事也其盟載之辭則傳多有之此時公求好於邾邾君來至蔑地公出與之盟史書魯事以公爲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爲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唯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爲不行會禮故言及也或可史異辭非先會而盟則稱會知者文七年公會諸侯晉大夫盟于扈傳云公後至則是不及其會而經稱會故知盟稱會者未必先行會禮也。注附庸至姑城。正義曰傳言未王命知是附庸也莊五年郳犂來來朝傳曰未王命解其稱名之意是知附庸之君例稱名也禮記王制云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鄭玄云不合謂不朝會也小城曰附庸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未能以其名通是說附庸之義也王制又云天子之元士視附庸然則附庸貴賤與天子之元士同也其禮則四命知者天子大夫視子男卿視伯三公視公侯所視皆多一命明知附庸多於元士一命又諸侯世子未誓執皮帛視小國之君公之孤四命亦執皮帛及附庸亦執皮帛故知四命也然則

天子大夫四命稱字附庸稱名者以王朝之臣故特尊之而稱字釋例曰名重於字故君父之前自名朋友之接自字是以春秋之義貶責書其名斥所重也褒厚顯其字辟所諱也然則應字而名則是貶應名而字則是貴故宰咺書名以貶之儀父書字以貴之傳文雖言貴之不說可貴之狀賈服以爲儀父嘉隱公有至孝謙讓之義而與結好故貴而字之善其慕賢說讓知不然者案傳云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公先求邾非邾先慕公復何足貴且書曰儀父乃是新意仲尼以事有可善乃得書字善之不是緣魯之意以爲褒貶安得以其慕賢便足貴之又桓十七年公及邾儀父盟于趡桓公不賢不讓彼經亦書儀父故知貴之之言不爲慕賢說讓也附庸不能自通不與盟會今能自通大國繼好息民故知爲此貴而字之不貴來朝而貴其盟者朝事大國則附庸常道齊盟結好非附庸所能故盟則貴之朝從常法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不稱國討而言鄭伯譏失教也段不弟故不言弟明鄭伯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以君討臣而用二君之例者言段強大儁傑據大都以耦國所謂得儁曰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得儁例在莊十一年母弟例在宣十七年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鄢今潁川鄢陵縣。○段徒亂反鄭伯弟名鄢於晚反又於建反又於然反弟音悌又如字儁音俊傑音桀熒戶扃反本或作滎非宛於阮反又於元反

[疏]夏五月至于鄢。○正義曰鄭國伯爵譜云鄭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今京兆鄭縣是也及幽王無道方遷其民於虢鄶虢鄶之君分其地遂國焉今河南新鄭縣是也莊公二十二年魯隱公之元年也聲公二十年獲麟之歲也二十三年而春秋之傳終矣聲公三十七年卒自聲以下五世八十七年而韓滅鄭此鄭伯莊公也諡法勝敵克壯曰莊。注不稱至陵縣。○正義曰國討者謂稱國若人稱國稱人則明其爲賊言一國之人所欲討也今稱鄭伯指言君自殺弟若弟無罪然譏其失兄之教不肯早爲之所乃是養成其惡及其作亂則必欲殺之故稱鄭伯所以罪鄭伯也傳例母弟稱弟段實母弟以其不爲弟行故去弟以罪段也兩罪之者明兄雖失教而段亦凶逆也釋例曰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弟又害兄則去弟以罪弟身統論其義兄弟二人交相殺害各有曲直存弟則示兄曲也鄭伯既失教若依例存弟則嫌善段故特去弟兩見其義是其說也襄三十年天王殺其弟佞夫傳曰罪在王則與鄭伯同譏而佞夫不去弟者釋例曰佞夫稱弟不聞反謀也鄭段去弟身爲謀首也然則佞夫不與反謀罪王而不罪佞夫故稱弟也傳例戰敗克取兩國之文段實鄭臣而言克段故申明傳意以解之得儁曰克莊十一年傳例也國討例在莊二十二年者彼經書陳人殺其公子御寇實君殺大子而稱陳人者陳人惡其殺大子之名故不稱君父以國討公子告也傳稱陳人殺其大子御寇以實言之明經所書國討之例也彼無凡例而言例者正以此傳云稱鄭伯譏失教也言稱是仲尼之變例也稱君爲罪君則知稱人爲國討序云推變例以正褒貶即此類也推以爲例故言例在彼年諸注言例在者未必皆有凡例也地理志河

南郡有宛陵新鄭各自爲縣晉世分河南而立熒陽廢新鄭
而入宛陵故鄭在宛陵西南也又地理志潁川郡有鄢陵縣○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

惠公仲子之賵宰官咺名也咺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故貶而名之此天子大
夫稱字之例仲子者桓公之母婦人無謚故以字配姓來者自外之文歸

者不反之辭○咺
呼阮反賵芳鳳反疏秋七月至之賵○正義曰天王周平王也譜云周黃帝之苗裔姬姓后稷
之後也后稷封於邰及夏之衰后稷之子不窋失其官竄於西戎至大王
爲狄所逼去邠居岐文王受命武王克殷而王有天下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遷都王城今河南
縣是也平王四十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敬王又遷成周今洛陽是也敬王三十九年獲麟之歲
也四十三年而敬王崩敬王子元王九年春秋之傳終矣元王以下十一世二百二十六年而周
亡也周本紀武王至平王凡十三王兄弟相及者一人平王是武王十一世孫也惠公薨在往年
明年仲子始薨蓋於時有疾王聞其疾謂之已薨故使大宰大夫名咺者來至於魯并歸惠公仲
子之賵賵者助喪之物文五年注云車馬曰賵士喪既夕禮云公賵玄纁束帛兩馬士之制只得
駕兩馬故云賵兩馬大夫以上皆駕四馬此宰咺來賵蓋用四馬也公羊傳曰喪事有賵賵者蓋
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穀梁傳曰乘馬曰賵皆謂宰咺用乘馬來也惠公仲子不言及者是
并致二賵或是史異辭蓋二者各以乘馬不宜以一乘之馬賵二人也服虔云賵覆也天王所以
覆被臣子案士喪既夕禮兄弟所知悉皆致賵非獨君之賵臣以賵爲覆則可矣其言覆被臣子
則非也何休亦云賵猶覆也蓋謂覆被亡者耳○注宰官至之辭○正義曰傳言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是不應名而名之也貶乃書名知法應書字故云此天子大夫稱字之例傳無明例故推此
以爲例也周禮天官大宰卿一人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小宰皆是大夫未知
宰咺是何宰也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鄭玄云弔事弔諸侯諸臣幣所
用賻也既掌弔事或卽充使此蓋宰夫也仲子乃惠公妾耳王使賵之者隱立桓爲大子成桓母
爲夫人天王知其然故遣賵惠公因卽賵之杜言仲子者桓公之母正見此意不然仲子爲桓母
傳有明文不須解也男子之有謚者人君則配王配公大夫或配子或配字皆不以字配姓婦人
於法無謚故以字配姓言其正法然也釋例曰婦人無外行於禮當繫夫之謚以明所屬是言婦
人不合謚也繫夫謚者夫人而已衆妾不合繫夫正
當以字配姓也其聲子戴嬀有謚者皆越禮妄作也○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客主無名皆
微者也宿小

國東平無鹽縣也凡盟以國地者國主亦與盟例在
僖十九年宋今梁國睢陽縣○與音預下同睢音雖疏注客主至陽縣○正義曰春秋之例若
是命卿則名書於經此盟客主無名故
知皆是微者公羊傳曰孰及之內之微者也穀梁傳曰及者何內卑者也宋人外卑者也卑微言
非卿也客謂宋主謂魯直言及者他國可言某人魯史不得自言魯人直言及彼是魯及可知其

微人與他國聚會亦直言會與此同也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例在僖十九年者彼經書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齊傳曰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齊脩桓公之好也言脩桓公之好齊人必與可知也齊人不序於列而以齊爲盟地是其盟以國地者國主與盟之例此亦推以爲例非凡例也然則桓十四年公會鄭伯于曹郎亦是例而遠指僖十九年者此既是盟故取盟爲例其實會亦然也故彼注云以曹地曹與會是也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彼注云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然則宣十四年楚子圍宋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故地以宋也地理志梁國睢陽縣故宋國微子所封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伯諸侯爲王卿士者祭國伯爵也傳曰非王命也釋其不稱使○祭側界反國名傳祭仲何使如字又所吏反

疏 注祭伯至稱使○正義曰僖二十四年傳富辰說周公封建親戚以蕃屏周而云邗茅胙祭則祭之初封畿外之國也穆王之時有祭公謀父今有祭伯世仕王朝蓋本封絶滅食采於王畿也莊二十三年祭叔來聘注以爲祭叔爲祭公來聘魯天子內臣不得外交是祭於此時爲畿內之國仍有封爵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釋例曰王之公卿皆書爵祭伯凡伯是也大夫稱字南季榮叔是也元士中士稱名劉夏石尚是也下士稱人公會王人于洮是也其或稱祭公舉官而言之此其定例也然春秋之世有王之卿士無采地者若王叔陳生伯與之屬是也但未知書經其稱云何杜既云公卿稱爵而王子虎及劉卷卒稱名者彼是天王爲赴以名告魯如諸侯之例薨則稱名此云公卿稱爵者謂聘使往還與彼爲異也又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者以傳云劉夏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以劉夏非卿書名若卿則應書字以名字相對故舉以言焉其實卿書爵也此祭伯若王使來當云天王使祭伯來聘亦如天王使凡伯來聘今以自來爲文明非王命而私行也劉炫云卿而無爵或亦書字大夫有爵或亦書爵傳稱王叔陳生與伯與爭政俱是卿士並不言爵又滕侯之先爲周卜正書稱齊侯呂伋爲虎賁氏則大夫或有爵也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卿而無爵不可越字而書名蓋有卿士亦書字大夫亦書爵也王臣之見經者衆祭伯凡伯毛伯單伯召伯尹子單子劉子其間未必無大夫榮叔南季家父叔服其間未必無卿但無明證故依例解之襄十五年注云天子卿書字是言天子卿有書字之理

○公子益師卒

傳例曰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所以示厚薄也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記日以見義者事之得失既未足以褒貶人君然亦非死者之罪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輕賤死日可略故特假日以見義○斂力驗反見賢遍反下同

疏 注傳例至見義○正義曰傳文與上下作例者注皆謂之傳例釋例曰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疾則親問焉喪則親與小斂大斂愼終

歸厚之義也故仲尼脩春秋卿佐之喪公不與小斂則不書日示厚薄戒將來也卽以新死小斂
爲文則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襄五年冬十二月辛未季孫行父卒傳曰大夫入
斂公在位是公與小斂則書日之事也其輩杲溺等生見經傳死而不書卒者皆不以卿禮終也
文十四年秋九月甲申公孫敖卒于齊巳絕卿位公不與小斂而書日卒者釋例曰公孫敖縱情
棄命既巳絕位非大夫也而備書於經者惠叔毀請於朝感子以赦父敦公族之恩崇仁孝之教
故傳曰爲孟氏且國故也是言雖不與斂恩實過厚故書日也莊三十二年秋七月癸巳公子牙
卒時公有疾昭二十五年冬十月戊辰叔孫婼卒二十九年夏四月庚子叔詣卒時公孫在外成
十七年冬十一月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在外而卒皆公不與斂而書日者釋例曰其或公疾
在外大夫不卒於國而猶存其日者君子不責人以所不得備非不欲臨也然則爲其有故不得
以責公故皆書日也公孫嬰齊書所卒之地餘皆不書地者釋例曰魯大夫卒其竟內則不書地
傳稱季平子行東野卒于房是也而先儒以爲雖以卿禮終而不臨其喪皆沒而不書杜知不臨
其喪亦同不書日者案慶父之死不以卿禮終而經不書足知唯據不以卿禮終者經始不書明
以卿禮終雖全不臨喪亦同書卒但不書日耳春秋諸事日與不日傳皆不發唯此發傳故特解
之云春秋不以日月爲例唯卿佐之喪獨託日以見義也言事之得失未足以褒貶人君者春秋
之文褒爲厚賞貶爲大罰君之於臣有恩則常事不足以加賞無恩則小失不足以致罰故云未
足以褒貶也止欲貶責死者君自無恩然亦非死者之罪意欲以爲勸戒無辭可以寄文而人臣
對君爲輕賤死日可略去故於此一條特假日以見義其餘則不以日月爲例故無傳也

傳元年春王周正月言周以別夏殷。別彼列反夏戶雅反三代之號可以意求**不書卽位攝也**假攝君政不脩卽位之禮故史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見賢遍反

[疏]不書卽位攝也。正義曰攝訓持也隱以桓公幼少且攝持國政待其年長所以不行卽位之禮史官不書卽位仲尼因而不改故發傳
以解之公實不卽位史本無可書莊閔僖不書卽位義亦然也舊說賈服之徒以爲四公皆實卽
位孔子脩經乃有不書故杜詳辨之釋例曰遭喪繼位者每新年正月必改元正位百官以序故
國史皆書卽位於策以表之隱旣繼室之子於第應立而尋父娶仲子之意委位以讓桓天子旣
巳定之諸侯旣巳正之國人旣巳君之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所以不行卽位之禮也隱莊閔
僖雖居君位皆有故而不脩卽位之禮或讓而不爲或痛而不忍或亂而不得禮廢事異國史固
無所書非行其禮而不書於文也穎氏說以爲魯十二公國史盡書卽位仲尼脩之乃有所不書
若實卽位則爲隱公無讓若實有讓則史無緣虛書是言實不卽位故史不書也傳於隱閔云不
書卽位於莊僖云不稱卽位者釋例曰丘明於四公發傳以不書不稱起文其義一也劉賈穎爲

傳文生例云恩深不忍則傳言不稱恩淺可忍則傳言不書博據傳辭殊多不通案殺欒盈則云不言大夫殺良霄則云不稱大夫君氏卒則云不曰薨不言葬不書姓鄭伯克段則云稱鄭伯此皆同意而別文之驗也傳本意在解經非曲文以生例是言不書不稱義同之意也膏肓何休以爲古制諸侯幼弱天子命賢大夫輔相爲政無攝代之義昔周公居攝死不記崩今隱公生稱侯死稱薨何因得爲攝者周公攝政仍以成王爲主直攝其政事而已所有大事稟王命以行之致政之後乃死故卒稱薨不稱崩隱公所攝則位亦攝之以桓爲大子所有大事皆專命以行攝位被殺在君位而死故生稱公死稱薨是與周公異也且公羊以爲諸侯無攝鄭康成引公羊難云宋穆公云吾立乎此攝也以此言之何得非左氏是鄭意亦不從何說也下傳曰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是位亦攝也又曰惠公之薨也大子少是以桓爲大子也所以異於正君者元年不卽位行還不告廟不臨惠公之葬不成聲子之喪尊仲子爲夫人薨則赴於諸侯又爲之立廟此是謙之實也隱公讓位賢君故爲春秋之首所以不入頌者魯僖公之時周王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季孫行父爲之請於周大史克爲之作頌故得入頌隱公無人爲請故不入頌也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邾子克也 克儀父名 未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 王未賜命以爲諸侯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爲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故不書爵一本無故字獎將丈反

【疏】注王未至克卒○正義曰莊十三年齊桓會諸國于北杏邾人在焉及十六年而書邾子克卒故知由事齊桓乃得王命也賈服以爲北杏之會時已得王命蓋以北杏之會邾人在列故謂其已得命也列與不列在於主會之意不由有爵與否襄二十七年宋之盟齊人請邾宋人請滕邾滕不列於會故不書邾滕襄五年戚之會穆叔以屬鄫爲不利使鄫大夫聽命于會故經書鄫人然則爲人私屬則不列於會不爲人私屬則列於會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昭四年申之會淮夷列焉未必有爵也邾今無爵得與魯盟北杏會齊何須有爵莊十五年會于鄄傳曰齊始霸則齊桓爲霸自鄄會始耳北杏之時諸侯未從霸功未立桓尚未有殊勳儀父何足可紀且齊桓未有功於王焉能使王命之其得王命必在北杏之後但未知定是何年耳服虔云爵者醮也所以醮盡其材也

公攝位而欲求好於邾故爲蔑之盟 解所以與盟也○好呼報反與如字又音預

○夏四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 費伯魯大夫郎魯邑高平方與縣東南有郁郞亭傳曰君舉必書然則史之策書皆君命也今不書於經亦因史之舊法故傳釋之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費音祕郁於六反倣甫往反後此例皆同

【疏】注費伯魯大夫至倣此○正義曰史之策書皆君命者謂君所命爲之事乃得書之於策非謂君命遺書方始書也又解史策不書

經亦不書之意仲尼書於經者亦因史之舊法舊史不書則亦不書故傳發此事釋經不書之意諸魯事傳釋不書他皆倣此諸下盟于翼作南門之類是也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申國今南陽宛縣。宛於元反娶取住反

疏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正義曰杜以爲凡例本其事者皆言初也賈逵云凡言初者隔其年後有禍福將終之乃言初也。注申國今南陽宛縣正義曰外傳說伯夷之後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則申呂與齊許俱出伯夷同爲姜姓也國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言由大姜而得封也然則申之始封亦在周與之初其後中絕至宣王之時申伯以王舅改封於謝詩大雅崧高之篇美宣王褒賞申伯云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是其事也地理志南陽郡宛縣故申伯國宛縣者謂宣王改封之後也以前則不知其地

生莊公及共叔段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在鄂謂之鄂侯。共音恭共地名凡國名地名人名字氏族皆不重音疑者復出後倣此鄂五各反

疏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至之鄂侯。正義曰賈服以共爲謚謚法敬長事上曰共作亂而出非有共德可稱則曰四方無人與之爲謚故知段出奔共故稱共猶下晉侯之稱鄂侯也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寐寤而莊公已生故驚而惡之。寤五故反惡烏路反注同

疏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正義曰謂武姜寐時生莊公至寤始覺其生故杜云寐寤而莊公已生

愛共叔段欲立之欲立以爲太子亟請於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爲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虢叔東虢君也恃制巖險而不脩德鄭滅之恐段復然故開以佗邑虢國今滎陽縣。亟欺冀反數也爲于僞反巖五銜反本又作巖虢瓜伯反國名復扶又反

疏注虢叔至陽縣。正義曰僖五年傳曰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晉語稱文王敬友二虢則虢國本有二也晉所滅者其國在西故謂此爲東虢也鄭語史伯爲桓公詐謀云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君以成周之衆奉辭伐罪無不克矣桓公從之是其恃險而不脩德爲鄭滅之之事也。云虢叔封西虢仲封東而此云虢叔東虢君者言所滅之君字叔也傳云虢仲譜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案傳燕國有二則一稱北燕邾國有二則一稱小邾此虢國有二而經傳不言東西者於時東虢已滅故西虢不稱西其並存之日亦應以東西別之地理志云河南郡滎陽縣應劭云故虢國今虢亭是也

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使段居京謂之京城大叔言寵異於衆臣京鄭邑今滎陽京縣。大音泰注及下皆同

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祭仲鄭大夫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

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過古臥反後不音者皆同堵丁古反長直亮反又如字高古報反又如字徑古定反 疏 注祭仲至百雉○正義曰注諸言大夫者以其名氏
顯見於傳更無卑賤之驗者皆以大夫言之其實是大夫以否亦不可委知也定十二年公羊傳
曰雉者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何休以爲堵四十尺雉二百尺許慎五經異義戴禮及韓詩說八
尺爲板五板爲堵五堵爲雉板廣二尺積高五板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周禮及左氏說
一丈爲板板廣二尺五板爲堵一堵之牆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
長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必以雉長三丈爲正者以鄭是伯爵城方五里大
都三國之一其城不過百雉則百雉是大都定制因而三之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積千
五百步步長六尺是九百丈也以九百丈而爲三百雉則雉長三丈賈逵馬融鄭玄王肅之徒爲
古學者皆云雉長三丈故杜依用之侯伯之城方五里亦無正文周禮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方
九里旁三門謂天子之城天子之城方九里諸侯禮當降殺則知公七里侯伯五里子男三里以
此爲定說也但春官典命職乃稱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
以命數爲節鄭玄以爲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如典命之言則公當九里侯伯七里子男五里
故鄭玄兩解之其注尚書大傳以天子九里爲正說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詩文王有聲
箋言文王城方十里大於諸侯小於天子之制論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皆以爲天子十
二里公九里也駁異義又云鄭伯城方五里以匠人典命俱是正文因其不同故兩申其說今
杜無二解以侯伯五里爲正者蓋以典命所云國家者自謂國家所爲之法禮儀之度未必以爲城居也

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

三分國城之一○參七南反又音三

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

不合法度非先王制

疏 大都至九之一○正
義曰定以王城方九里依此數計之則王城長五百四十雉其大都方三里長一百八十雉中都
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長一百八雉也小都方一里長六十雉也公城方七里長四百二十雉其
大都方二里又一百步長一百四十雉也中都方一里又一百二十步長八十四雉也小都方二
百三十三步二尺長四十六雉又二丈也侯伯城方五里長三百雉其大都方一里又二百步長
百雉也中都比王之小都其小都方一百六十六步四尺長三十三雉又一丈也子男城比王之
大都其大都比侯伯之中都其中都方一百八十步長三十六雉也小都方百步長二十雉也考
工記曰王宮門阿之制五雉宮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門阿之制以爲都城之制宮隅之制
以爲諸侯之城制然則王之都城隅高五丈城蓋高三丈諸侯城隅高七丈城蓋高五丈也三丈
以下不復成城其都城蓋亦高三丈也周禮四縣爲都周公之設法耳但土地之形不可方平如
圖其邑竟廣狹無復定準隨人多少而制其都邑故有大都小都焉下邑謂之都都亦一名邑莊

三十八年傳曰宗邑無主閔元年傳曰分之都城俱論曲沃而都邑互言是其名相通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對曰

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爲之所使得其所宜○焉於虔反厭於鹽反無使滋蔓蔓難圖也蔓草

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斃踣也姑且也○蔓音萬斃婢

世反本又作獘舊扶設反踣蒲北反[疏]無使滋蔓○正義曰此以草喻也草之滋長引蔓則難可芟除喻段之威勢稍大難可圖謀也○注斃踣也○正義曰釋言文也孫炎曰前覆曰踣

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兩屬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

何公子呂鄭大夫[疏]國不堪貳○正義曰兩屬則賦役倍賦役倍則國人不堪也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請除

之無生民心叔久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禍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

爲己邑前兩屬者今皆取以爲己邑至于廩延言轉侵多也廩延鄭邑陳留酸棗縣北有延津○廩力錦反子封曰可矣厚

將得衆子封公子呂也厚謂土地廣大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衆所附雖厚必崩○暱女乙反親也[疏]

厚將崩○正義曰以牆屋喻也厚而無基必自崩喻衆所不附將自敗也高大而壞謂之崩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完音桓[疏]注完城郭聚人民○正義曰服虔以

聚爲聚禾黍也段欲輕行襲鄭不作固守之資故知聚爲聚人非聚糧也完城者謂聚人而完之非欲守城也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繕市戰反卒尊忽反步

兵也注及下同乘繩證反注及下同將襲鄭夫人將啓之啓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

百乘以伐京古者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五月辛丑

大叔出奔共共國今汲郡共縣共音恭汲居及反○書曰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二

君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傳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義不早爲

之所而養成其惡故曰失教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明鄭伯志在於殺難言其奔○不弟大計反又如字難乃旦反注同【疏】如二君故曰克○正義曰謂實非二君儁傑彊盛如是二君伐而勝
之然後稱克非謂真是二君也若真是二君則以戰襲敗取爲文然既非二君而杜注經云以君討
臣而用二君之例又似真二君者但杜於彼應云以君討臣而用如二君之例略其如字但云而用
二君耳準獲麟之後史文夫子未脩之前應云鄭伯之弟段出奔共與秦伯之弟鍼出奔晉同也以
其不弟故不言弟志在於殺故不言奔然則鄭伯亦是舊史之文而得於斯意者段以去弟爲貶宜
以國討爲文仍存鄭伯見其失教其文雖是舊史即是仲尼新意也○注傳言至其奔○正義曰經
皆孔子所書此事特言書曰必是舊文不然夫子始改故知傳之此辭言夫子作春秋改舊史以明
義也克者戰勝獲賊之名公伐諸鄢段即奔共既不交戰亦不獲段段實出奔而以克爲文者此非
夫子之心謂是鄭伯本志不欲言其出奔難言其奔志在於殺故夫子承其本志而書克也鄭伯之
於段也以其母所鍾愛順母私情分之大邑恣其榮寵實其殺心但大叔無義恃寵驕盈若微加裁
貶則恐傷母意故祭仲欲早爲之所子封請往除之公皆不許是其無殺心也言必自斃厚將崩者
止謂自損其身不言惡能害國及其謀欲襲鄭禍將逼身自念友愛之深遂起初心之恨由是志在
必殺難言出奔此時始有殺心往前則無殺意傳稱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詩序曰不勝其母以害
其弟經曰父母之言亦可畏也是迫於母命不得裁之非欲待其惡成乃加誅戮也服虔云公本欲
養成其惡而加誅使不得生出此鄭伯之志意也言鄭伯本欲殺意故爲養成其惡斯不然矣傳曰
稱鄭伯譏失教也止責鄭伯失於教誨之道不謂鄭伯元有殺害之心若從本以來即謀殺害乃是
故相屠滅何止失教之有且君之討臣過其萌漸惡雖未就足得誅之何須待其惡成方始殺害服
言本意欲殺乃是誣鄭伯也劉炫云以克爲文非其實狀故傳解之謂之鄭志言仲尼之意書克者
謂是鄭伯本志也注又申解傳意言鄭伯志在於殺心欲其克難言其奔故仲尼書克不書奔如鄭
伯之志爲文所以惡鄭伯也 遂寘姜氏于城潁。城潁鄭地○寘之豉反置也 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地中之泉故曰黃泉 既而悔之。潁考叔爲潁谷封人。封人典封疆者○疆居良反【疏】注封人典封疆者○正義曰周禮封人掌爲畿
封而樹之鄭玄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也天子封人職典封疆知諸侯封人亦然也傳言祭仲足
爲祭封人宋高哀爲蕭封人論語有儀封人此言潁谷封人皆以地名封人蓋封人職典封疆居
在邊邑潁谷儀祭皆是國之邊邑也 聞之有獻於公公賜之食食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
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以發問也宋華元殺羊爲羹饗士蓋古賜賤官之常○舍音捨

遺唯季反下同繄川悅反華戶化反 疏 注食而至之常。正義曰禮公食大夫及曲禮所記大夫士與客燕食皆有牲體殽胾非徒設羹而已此與華元饗士唯言有羹故疑是古賜賤官

之常 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繄語助。繄烏兮反又烏帝反 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 據武姜在設疑也

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

然 隧若今延道。語魚據反闕其月反隧音遂 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賦賦詩也融融和樂

也。樂音洛注及下同融羊弓反 疏 注賦賦至樂也正義曰賦詩謂自作詩也中融外洩各自為韻蓋所賦之詩有此辭傳略而言之也融融和樂洩洩舒散皆是樂之狀以意言

之耳服虔云入言公出言姜明俱出入互相見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 洩洩舒散也。洩羊世反 遂為母

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 純猶篤也 疏 注純猶篤也。正義曰爾雅釋詁訓純為大則純孝者謂大孝純臣者謂大忠也此純猶篤者

言孝之篤厚也 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匱純孝也莊公雖

失之於初孝心不忘考叔感而通之所謂永錫爾類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故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後皆倣此。施以豉反又式智反匱其位反 疏 詩曰

至謂乎。正義曰詩毛傳及爾雅之訓匱竭永長錫予爾女也此詩大雅既醉之五章言孝子為孝不有竭極之時故能以此孝道長賜予女之族類言行孝之至能延及旁人其是此事之謂乎

族類者言俱有孝心則是其族類也。注不匱至倣此。正義曰潁考叔有純孝之行能錫莊公莊公雖失之於初孝心不忘則與潁考叔同是孝之般類也令考叔能感而通之是謂永錫爾類

也詩人之作各以情言君子論之不以文害意出孟子文也此云春秋傳引詩不皆與今說詩者同何以昭八年注云叔向時詩義如此所以不同者此是丘明作傳稱君子之言容可引詩斷章

評論得失彼是叔向之語事近前代當時譏刺故云叔向時詩義如此也詩注意類謂子孫族類此傳意以為事之般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

歸惠公仲子之賵緩且子氏未薨故名 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賵助喪之物 疏 天王至故

名。正義曰緩賵惠公生賵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貶王之使足見王非且緩賵惠公專是王過生賵仲子咺亦有愆使者受命不受辭欲令遭時設宜臨機

制變王謂仲子已薨令咺并致其賵仲子尚存賵事須止宰咺知其未薨猶尚致賵是則不達時
宜恥辱君命王則任非其人咺爲辱命之使君臣一體好惡同之貶咺亦所以責王也文五年王
使榮叔歸含且賵不指所賵之人此指言惠公仲子者彼成風未葬不言可知此則惠公已葬子
氏未薨若不言其人則不知爲誰來賵文九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亦爲年月已遠故指其
所襚與此同也季文子求遭喪之禮以行亦豫凶事不貶者宰咺無喪致賵文子乃量時制宜備豫不虞古之善教與此不同**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別彼列反**諸侯五月同盟至**同在方嶽之盟**大夫三月同位至**古者行役不踰時**士踰**
月外姻至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爲差因爲葬節 疏 天子至姻至。正義曰天子諸侯大夫士位既不同禮亦異數赴弔遠近各有等差因其弔答
以爲葬節且位高則禮大爵卑則事小大禮踰時乃備小事累月卽成聖王制爲常規示民軌法
欲使各脩其典無敢忒差資父事君生民之所極哀死送終臣子之所盡是以未及期而葬謂之
不懷過期而葬謂之緩慢春秋從實而錄以示是非天子七月諸侯五月者死月葬月皆通數之
也文八年八月天王崩九年二月葬襄王是天子之七月也成十八年八月公薨于路寢十二月
葬我君成公是諸侯之五月也宣八年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是卜遠日不吉乃卜近日
辟不思親之嫌也則未及期而葬者不思其親理在可見故傳皆不言其事唯過期乃葬者傳言
緩以示譏耳桓王以桓十五年崩莊三年乃葬積七年也僖公以其三十三年十一月薨文元年
四月乃葬薨葬中有閏積七月也二者並過於期故傳皆言緩以譏之也衞桓公以隱四年三月
爲州吁所弒五年四月乃葬積十四月也莊公以其三十二年八月薨閔元年六月乃葬積十一
月也二者雖亦過期而國有事難故傳皆言亂故是以緩原其非慢不以責臣子也然則諸侯五
月而葬自是正法得禮可知不假發傳而葬成公之下傳特云書順者釋例曰魯君薨葬多不順
制唯成公薨于路寢五月而葬國家安靜世適承嗣故傳見莊之緩舉成書順以包之然則特發
此傳欲以包羣公之得失於莊見亂故而緩於僖見無故而緩於成見順禮傳發三者則其餘皆
可知也士踰月者通死月亦三月也襄十五年十一月晉侯周卒十六年正月葬晉悼公杜云踰
月而葬速是踰月亦三月也此注云踰月度月者言從死月至葬月其間度一月也士與大夫不
異而別設文者以大夫與士名位既異因其名異示爲等差故變其文耳其實月數同也同軌同
盟至者謂遣使來至非諸侯身至釋例曰萬國之數至衆封疆之守至重故天王之喪諸侯不得
越竟而奔脩服於其國卿共弔葬之禮魯侯無故而繆伯如周弔此天子崩諸侯遣卿共弔葬之
經傳也是言禮天子之喪諸侯不親奔也其諸侯相弔則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
弔大夫送葬是正禮也同位至待其使還也外姻至親戚畢集也於天子言畢至以下不言畢者

天子貴在尊極海內爲家天下聞喪無敢不至故言畢也諸侯同盟或來或否大夫出使本奉君命雖或聞喪未必盡來故不言畢也此亦例而不言凡者序已解訖何休膏肓以爲禮士三月葬今云踰月左氏爲短鄭康成云人君殯數來日葬數往月大夫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皆數往日往月士之三月大夫之踰月也鄭之此言天子諸侯葬數往月於左氏無害云大夫葬數來月恐非杜旨蘇寬之意以古禮大夫以上殯葬皆數來日來月士殯葬數往日往月穿云古禮事無所出不可依用也劉炫云此亦例不言凡者諸所發凡皆爲經張例此舉葬之大期以譏宰咺之緩非是爲葬發例故不言凡也。注言同至之國。正義曰鄭玄服虔皆以軌爲車轍也王者馭天下必令車同軌書同文同軌畢至謂海內皆至也四夷異俗不可同其文軌天子之喪不能以時赴弔故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也周禮巾車木路以封蕃國蕃國卽四夷也既受王命車亦應同軌而言別四夷者四夷來朝天子天子賜之車服行於中國自然同軌其在本國軌必不同若以巾車之文卽言與華夏同軌豈亦能同文也。注同在方嶽之盟。正義曰周禮司盟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然則天子之合諸侯有使諸侯共盟之禮也王合諸侯雖有巡守其非巡守則有事而會會之多少唯王所命不得有同盟常禮禮之同盟唯方嶽耳故左氏舊說十二年三考黜陟幽明既分天子展義巡守柴望既畢諸侯遂朝退相與盟同好惡獎王室是其當方諸侯同有方嶽之盟同盟情親吉凶相告故遣使會葬也。注古者至踰時。正義曰同位謂同爲大夫共在列位者待其來至三月待之故知古者於法行役不踰時也隱五年穀梁傳曰伐不踰時明行役聘問亦不踰時也

贈死不及尸。尸未葬之通稱稱尺證反

疏 注尸未葬之通稱。正義曰曲禮下云在牀曰尸在棺曰柩是其相對言耳今以既葬乃來而云不及尸知尸是未葬之通稱也葬則尸不復見未葬猶及見之故以葬爲限也釋例曰喪贈之幣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珠玉曰含然而摠謂之贈故傳曰贈死不及尸也然則此文雖爲贈發其實賵賻含襚摠名爲贈但及未葬皆無所譏也襚以衣尸含以實口大斂之後無所用之既殯之後猶致之者示有恩好不以充用也今。讚曰雜記弔含襚賵臨之等未葬則葦席既葬則蒲席是葬後得行此言緩者禮記後人雜錄不可與傳同言也或可初葬之後則可久則不許

弔生不及哀。諸侯已上既葬則縗麻除無哭位諒闇終喪。上時掌反縗七雷反諒音亮又音良闇如字

疏 注諸侯至終喪。正義曰昭十五年傳稱穆后崩王既葬除喪叔向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杜云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今王既葬而除故譏其不遂也案僖三十三年傳云卒哭而祔杜云既葬反虞則免喪故曰卒哭哭止也如杜此言則卒哭與葬相去非遠同在一月儀禮士三虞則天子諸侯皆同於此必知然者以卒哭是葬之餘事共在一月之中故杜云既葬則衰麻除或云既葬卒哭衰麻除以其相近故也若據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中間既踰或有國事稱號云何是知葬與卒哭相連

間無事也然雜記云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者象釋例曰禮記後人所作不與春秋同是杜所不用也既葬除喪雖杜有此說正以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昭十二年傳曰齊侯衛侯鄭伯如晉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辭於享請免喪而後聽命晉人許之禮也於時鄭有簡公之喪未葬故請免喪其下傳又云六月葬鄭簡公是明作傳未嘗虛舉經文而虛言此葬得非終前免喪之言也以此知諸侯既葬則免喪喪服既除則無哭位諸侯既然知天子亦爾尚書高宗亮陰三年不言論語云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是天子諸侯除服之後皆諒陰終喪也晉書杜預傳云大。始十年元皇后崩依漢魏舊制既葬帝及羣臣皆除服疑皇太子亦應除否詔諸尚書會僕射盧欽論之雖預以為古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終制不與士庶同禮於是盧欽魏舒問預證據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相鄭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歸惠公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證也書傳之說既多學者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為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也預又作議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晉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此亦天子喪事見於古也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節也堯喪舜諒闇三年故稱遏密八音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菲杖絰帶當遂其服既葬而除諒闇以終之三年無改於父之道故曰百官總己以聽冢宰喪服既除故更稱不言之美明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也禮記云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又云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云端衰喪車皆無等此通謂天子居喪衣服之制同於凡人心喪之禮終於三年亦無服喪三年之文天子之位至尊萬機之政至大羣臣之衆至廣不得同之於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於廟則因疏而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已以除之而諒闇以終制天下之人皆曰我王之仁也屈已以從宜皆曰我王之孝也既除而心喪我王猶若此之篤也凡我臣子亦安得不自勉以崇禮此乃聖制移風易俗之本也議奏皇太子遂除衰麻而諒闇終喪於時內外卒聞預議多怪惑者乃謂其違禮以合時預謂鄉人段暢曰兹事體大本欲宣明古典知未合於當今也宜博采典籍為之證據全。大。分。明。足以垂示將來暢遂撰逼危疑以弘指趣其論具存焉杜議引尚書傳云亮信也陰默也為聽於冢宰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為凶廬杜所不用

豫。凶事非禮也 仲子在而來賵故曰豫凶事

○**八月紀人伐夷夷不告故不書** 夷國在城陽莊。武縣紀國在東莞劇縣隱十一年傳例曰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史不書於策故夫子亦不書于經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也他皆倣此。莞音官見賢遍反下三見同

疏 紀人伐夷。正義曰世族譜紀姜姓侯爵莊四年齊滅之世本夷妘姓傳無其人不知為誰所滅釋例土地名夷國在城陽莊武縣莊十六年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云詭諸周

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注爲闕則二夷別也世族譜於夷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

有蜚不爲災亦不書蜚負蠜也莊二十九年傳例曰凡物不爲災不書又於此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之記他皆倣此。蜚扶味反蠜音煩又音盤

疏注蜚負至倣此。○正義曰釋蟲云蜚蠦蜰舍人李巡皆云蜚蠦一名蜰郭璞云蜚卽負盤臭蟲洪範五行傳云蜚負蠜夷狄之物越之所生其爲蟲臭惡南方淫女氣之所生也本草曰蜚厲蟲也然則蜚是臭惡之蟲害人之物故或爲災或不爲災也經傳皆云有蜚則此蟲直名蜚耳不名蜚蠦爾雅所釋當言蜚一名蠦蜰說爾雅者言蜚蠦一名蜰非也此蟲一名負盤漢書及此注多作負蠜者釋蟲云草螽負蠜彼則歲時常有非災蟲也蓋相涉誤爲蠜耳又明下有成例此不合書而傳發之者明傳之所據非獨正史之策亦兼采簡牘所有故傳據而言之案上傳紀人伐夷注云傳見其事以明春秋例則此有蜚亦明春秋例此云傳之所據非唯史策兼采簡牘則上紀人伐夷亦是兼采簡牘但紀人伐夷他國不告故以明例解之蜚是魯國之有故以兼采簡牘言之其實二注互以相通他如此類

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黃宋邑陳留外黃縣東有黃城敗必邁反敗他也後倣此公立而求成焉九月及宋人盟于宿始通也經無義例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他皆倣此

○冬十月庚申改葬惠公公弗臨故不書以桓爲大子故隱公讓而不敢爲喪主隱攝君政故據隱而言惠公之薨也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是以改葬。少詩照反

疏有宋至改葬。○正義曰上云惠公之季年敗宋師于黃公立而求成焉則隱公未立之前惠公敗宋師也今云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蓋是報黃之敗來伐魯也隱公將兵禦宋委葬事于太子故有闕也服虔以爲宋師卽黃之師也是時宋來伐隱公自與戰然則隱自敗宋還自求成傳何當屬敗於惠公而猶言公立也且薨之與葬相去旣遠豈有宋師薨時已來成而後去

○衛侯來會葬不見公亦不書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於策他皆倣此衛國在汲郡朝歌縣。朝如字

疏衛侯來會葬。○正義曰衛國侯爵譜云姬姓文王子康叔封之後也周公旣誅祿父以其地封康叔爲衛侯居殷虛今朝歌是也狄滅衛文公居楚丘成公徙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桓公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出公輒十二年獲麟之歲也悼公二年春秋之傳終矣悼公二年卒自悼以下十一世二百五十五年而秦滅衛也衛世家桓公康叔十一世孫尙書顧命稱康叔爲衛侯則初封侯爵也世家康叔子則稱伯至頃侯復爲侯故今桓公爲侯爵。注諸侯至倣此。○正義曰昭三十年傳云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昭三年傳稱文襄之霸君薨大夫弔卿共

葬事皆不言諸侯親會葬是諸侯會葬非禮也不得接公成禮故不書此云不見公不書介葛盧亦不見公而書者此則公在國而不與衛侯相見故不書彼則公身在會國人賓禮之又欲見其一年再來故書之也

○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公孫滑共叔段之子。○滑于八反又乎八反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鄭人以王師虢師伐衛南鄙虢西虢國也弘農陝縣東南有虢城。○爲于僞反陝失冉反依字作陜請師於邾邾子使私於公子豫公子豫魯大夫私請師。○豫音預豫請往公弗許遂行及邾人鄭人盟于翼翼邾地也不書非公命也○新作南門不書亦非公命也非公命不書三見者皆與作大事各舉以借文

○十二月祭伯來非王命也○衆父卒衆父公子益師字。○衆音終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禮卿佐之喪小斂大斂君皆親臨之崇恩厚也始死情之所篤禮之所崇故以小斂爲文至於但臨大斂及不臨喪亦同不書日。○與音預斂力驗反注皆同

【疏】○注禮卿至書日○正義曰喪大記君臨臣喪之禮云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卿是大夫之尊者也明小斂大斂君皆親之所以崇恩厚也小斂大斂皆應親之獨以小斂爲文故知始死情之所篤故也賈逵云不與大斂則不書卒然則在殯又不往者復欲何以裁之經傳無其事不宜妄說故杜以爲但臨大斂及不臨其喪亦同不書日也

經二年春公會戎于潛戎狄夷蠻皆氐羌之別種也戎而書會者順其俗以爲禮皆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潛魯地。○氐都兮反羌卻良反種章勇反駒音拘濟子禮反水名凡地名皆同

【疏】注戎狄至魯地。○正義曰曲禮云東夷西戎南蠻北狄然則四者是九州之外別名也詩商頌曰自彼氐羌氐羌西戎之國名也杜欲明其在遠無以相形故云氐羌之別種謂是相類之物耳非謂四者是羌內之別也其實氐羌乃是戎內之別耳戎子駒支云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贄幣不通言語不達計應不堪會盟故解云言順其俗以爲禮也沈氏云會據公往戎爲主人故得隨主人之俗以爲會禮朝據戎來魯爲主人戎不能從主人之俗故朝禮不成戎是西方之夷必不遠來會魯故知謂居中國若戎子駒支者也駒支事見襄十四年

○夏五月莒人入向向小國也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莒國今城陽莒縣也將卑師少稱人弗地曰入例在襄十三年。○向舒亮反譙在遙反亢音剛又苦浪反將子匠反

【疏】莒人入向。○正義曰世本莒己姓向姜姓此傳云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文八年傳稱穆伯奔莒從己氏是莒己向姜見於傳也譜云莒嬴姓少昊之

後周武王封茲輿於莒初都計後徙莒今城陽莒縣是也世本自紀公以下爲己姓不知誰賜之姓者十一世茲丕公方見春秋共公以下微弱不復見四世楚滅之向則唯此見經不能知其終始。注向小至三年。正義曰將卑師少稱人者周禮萬二千五百人爲軍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用兵多少其數無常重其舉大事動大衆滿師則書之不滿則不書輕其衆少故經皆不書旅也師者衆也雖復五軍三軍悉皆以師爲名取其衆義故經亦不書軍也釋例曰春秋不書軍旅壹皆曰師從衆辭是其義也經之大例君自將者言君不言師卿將者滿師則師將並書不滿則空舉將名大夫將者滿師則稱師不滿則稱人所以然者定四年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則君行必有師卿行必有旅文雖不見理足可明君將不言師師卿將不言師旅以其可知故也卿行不合師從今乃帥領一師若不言師則師文不見卿尊自合書名師文又須別見故師將並舉言某帥師也其師少者卿自須見唯舉將名不云帥旅言衆少不足錄也大夫爵位卑下名氏不合見經但所帥滿師師自須見故言師不言將也若不滿師者一旅之衆則例所不書大夫位卑又名不當見則空舉其將謂之爲人人卽大夫身也其將尊師少及將卑師衆若其序列則將卑師衆者在上襄二年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是也隱五年公羊傳曰曷爲或言率師或不言率師將尊師衆稱某率師將尊師少稱將將卑師衆稱師將卑師少稱人君將不言率師書其重者也釋例曰大夫將滿師稱師不滿稱人而已卿將滿師則兩書不滿則直書名氏君將不言帥師卿將不言帥旅此史策記注之常此用公羊爲說也劉炫云盟會例卿則書名氏非卿則書人人當名氏之處由。是將卑師少則書人亦與盟會同。○

無。駭帥師入極 無駭魯卿極附庸小國無駭不書氏未賜族賜族例在八年○駭戶楷反 [疏]注無駭至八年。正義曰春秋之例卿乃見經今名書於經傳言司空故知無駭是魯卿諸名書於經皆是卿也故於此一注以下不復言之又王制云上大夫卿則卿亦大夫也故注多以大夫言卿下注云裂繻紀大夫如此之類皆是卿也其名見於傳而注云大夫者則其爵眞大夫也穀梁以極爲國杜云附庸者沈云以費伯帥師城郎因得勝極則極是竟內故云附庸凡卿出使必具其名氏以尊君命。不書氏故解云未賜族無族可稱故也賈云極戎邑也極爲戎邑傳無文焉戎之於魯本無怨惡言脩惠公之好則是求與魯親公未信戎心故辭其盟耳秋郎與盟復脩戎好若已其戎會故不與盟旋令師入其都然後結好其爲惡行亦不是過讓位賢君固應不爾良史直筆焉得無譏傳乃本其勝之所由而歸功於費伯也○**秋八月庚辰公**

及戎盟于唐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八月無庚辰庚辰七月九日也日月必有誤○方音房與音預 [疏]注高平至有誤○正義曰杜勘檢經傳上下月日制爲長歷此年八月壬寅朔其月三日甲辰十五日丙辰二十七日戊辰其月無庚辰也七月壬申朔則九日有庚辰杜觀上下若月不容誤則指言日誤若日不容誤則指言月誤此則上有秋下有九

月則日月俱得有誤故云日月必有誤也○**九月紀裂繻來逆女**裂繻紀大夫傳曰卿爲君逆也以別卿自逆也逆女或稱使或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史

各隨其實而書非例也他皆倣此○裂音列繻音須爲于僞反下爲魯同別彼列反【疏】注裂繻至倣此○正義曰此書逆女傳曰卿爲君逆也宣五年齊高固來逆叔姬傳曰書曰叔姬卿

自逆也是爲君逆則稱女自逆則書字故云以別卿自逆也釋例曰天子娶則稱逆王后卿爲君逆則稱逆女其自爲逆則稱所逆之字尊卑之別也此不言紀侯使裂繻而成八年經書宋公使

公孫壽來納幣俱是昏禮而立文不同故辭之也言昏禮不稱主人者主人謂壻也爲有廉恥之心不欲自言娶婦故卿爲君昏行者必禀君母之命婦人之命不得通於鄰國若言卿輒自來非

君所命故裂繻不言使也其無母者臣無所禀不得不稱君命故公孫壽言宋公使也史皆隨其實事而書之非褒貶之例也公羊傳曰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

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是婦人之言不通外國故不言君使亦不言母命作自來之文也公羊言無母者

稱父兄師友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故不得稱也昏禮記曰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以宗子之尊尚不稱父兄況諸侯也其稱父兄師友謂大夫以下非宗子者耳昏禮記

所云支子則稱其宗弟稱其兄是也○**冬十月伯姬歸于紀**無傳伯姬魯女裂繻所逆者○**紀子帛莒子盟于密**

子帛裂繻字也莒魯有怨紀侯既昏于魯使大夫盟莒以和解之子帛爲魯結好息民故傳曰魯故也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稱字以嘉之也字例在閔元年密莒邑城陽淳于縣東北有密鄉

○帛音白解如字又戶買反好呼報反【疏】注子帛至密鄉○正義曰杜云比之內大夫而在莒子上者案諸經文魯大夫出會他國皆先書魯大夫下即云及某人今子帛之下不云及

者不可全同魯大夫故也○**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無傳桓未爲君仲子不應稱夫人隱讓桓以爲大子成其母喪以赴諸侯故經

於此稱夫人也不反哭故不書葬例在三年【疏】注桓未至三年○正義曰妾子爲君其母成爲夫人敬嬴齊歸是也仲子實妾桓未爲君故仲子不應稱夫人也今稱夫人薨是隱成之

讓桓爲大子成其母喪傳例曰不赴則不曰薨故知稱薨是赴於諸侯故經於此稱夫人也五年考仲子之宮公羊傳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祭其母也然則何言爾成公意

也是言隱公成仲子爲夫人也○**鄭人伐衛**凡師有鐘鼓曰伐例在莊二十九年

傳二年春公會戎于潛脩惠公之好也戎請盟公辭許其脩好而不許其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好呼

報反注及下同【疏】注許其至而足。正義曰戎貪而無信盟或背之公未得戎意恐好不久成故不許其盟也禦夷狄者不壹而足文九年公羊傳文言制禦夷狄當以漸敎之不一度而卽使足也○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夏莒人入向以姜氏還傳言失昬姻之義凡得失小故經無異文而傳備其事案文則是非足以爲戒他皆倣此。還音旋後皆同○司空無駭入極費庈父勝之魯司徒司馬司空皆卿也庈父費伯也前年城郎今因得以勝極故傳於前年發之。庈音琴○戎請盟秋盟于唐復脩戎好也。復扶又反○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卿爲君逆也。爲于僞反○冬紀子帛莒子盟于密魯故也○鄭人伐衞討公孫滑之亂也治元年取廩延之亂

春秋左傳注疏卷二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二隱元年盡二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

杜氏注　孔頴達疏按頴當作穎逹當作達此六字在第二行杜氏上空四字疏字下空三字每卷標題同石經作杜氏盡十一年六字在第二行纂圖本在第三行淳熙本在第四行款式卷數與釋文合岳本氏下增注字在第三行

春秋經傳集解隱第一此九字在第三行閩本監本毛本在第四行低一格石經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第上有公字與釋文合在第一行案正義當有公字石經此行八分後卷同纂圖本春秋上增監本纂圖四字後卷同宋本正義春秋經傳集解六字爲一條隱公第一四字跳行頂格爲一條杜氏二字爲一條不跳行亦與釋文石經合也

故題無常凖宋本毛本準作凖案五經文字云從水傍隼字按閩監毛三本自此節至經元年以前正義低二格以後低一格失宋板舊式矣

傳釋經意宋本監本毛本傳作傅是也。今依訂正

隱公魯君侯爵宋本無隱公二小字上有隱公第一四大字大陰文疏字及正義曰三小字下接魯君侯爵云云

伯禽至

隱公凡十三君宋本凡下有一字

惠公弗皇子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作弗王魯周公世家作弗湟盧文弨挍本改作湟按文十六年釋文引魯世家作皇

疏引同盧本不改史記律厤志亦作皇

漢御史大夫杜延年之後按此十字乃裴松之注引傳子非陳壽魏志原文封樂亭侯案魏志封下有豐字謚戴侯也浦鏜正誤也改作于是也當稱德者非所企及閩本監本毛本當作嘗盧文弨挍改作常字按明末避諱多改常爲嘗又參考衆家爲之釋例浦鏜正誤據魏志注爲改作謂非也

惠公元妃孟子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妃作妃釋文亦作妃五經文字云從戊已之已此本作妃誤後準石經明始適夫人也釋文適本又作嫡案適與嫡字通此本注文雙行細字宋本同閩本始以注文改爲單行加注字於上非復宋本舊式監本毛本同傳惠公元妃孟子宋本無傳字以下正義七節揔入是以隱公立而奉之注下一元之字浦鏜正誤疑作元之一字或之字衍故杜注文十五年監本毛本文作云非孟伯之字浦鏜云字當作氏

無謚先夫死不得從夫謚宋本岳本毛本謚作謚非也魯之夫人毛本夫人作大夫誤公卒故特解之宋本公作言閩本監本毛本作先公卒故毛本作此非不赴則不稱薨毛本薨作公非

注聲謚至繼室各本室下有○宋本凡標起訖處上下並空一字亦有姪娣監本毛本亦作又猶不得稱夫人各本作稱此本誤侵今訂正

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陳樹華云王充論衡雷虛篇紀妖篇並作文在其掌唯自然篇仍作手其友及夫人閩本監本毛本友誤文

皆諮謀於桓然則桓公已成人也浦鏜正誤然作公桓已成人宋本已作以案已以古多通用故氏聲孟聲各本作日是也杜氏釋例同

隱公繼室之子當嗣世毛本世誤是是以立爲太子宋本岳本毛本太作大是也釋文云當太字皆作大後放此詳釋文校勘記其

父愛之宋本愛作嬖是也但爲桓年少宋本年作尚凡稱傳者皆是爲經陳樹華云經下當有張本二字霍伯曰季等卒監本曰作白仍可以稱大子也監本毛本脫可字

【疏】爲周室之臣民毛本爲誤謂偏視二代浦鏜正誤視改作祖按此用周監二代之意監視也尊王國而慢時主閩本監本毛本主誤王

此下二月有會盟之事考文云二作三與宋本合以繼臣子之心浦鏜繼疑繫雖非年初武進臧禮堂據定元年疏引釋例改非作則公即位喪在外毛本作喪在外公即位非也自是史官記事之體毛本記作紀故年稱元年宋本下年字作也杖大義監本毛本杖作仗按仗俗杖字黃帝坐於扆閣鳳皇銜書致帝前宋本於下有元字銜字作衘毛本致字作至何休又云毛本又誤亦正竟內之治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按境俗竟字王者不奉天以制號令閩本監本毛本同○補十行本初刻承後改作奉則元者王之元年毛本作王者誤即以託王於魯史之改元浦鏜云史疑作使何休言閩本監本毛本言作云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陳樹華云漢書鄒陽傳引作義父師古曰義讀爲儀元和惠棟春秋左傳補注云蔑本姑蔑定十二年傳費人北國人追之敗諸姑蔑是也隱公名息姑而當時史官爲之諱能自通于大國宋本于作於蔑姑蔑魯地魯國監本毛本作魯國魯地非也下縣南有姑城釋文卞或作弁按卞俗弁字杜氏釋例土地名姑下有蔑字史記孔子世家正義引杜注亦作姑蔑城自安至儀父十二世各本作安釋例作倈齊桓行霸各本同釋例行霸作公伯諸侯俱受王命毛本受誤有曰邦國有疑宋本曰作凡與周禮合及其禮儀閩本監本毛本儀作義乃加方明于壇而祀之毛本祀誤視知者故柯之盟浦鏜正誤故作於故襄二十六年傳云歃用牲宋本歃作歆不誤定八年涉佗

接衞侯之手及捥 閩本監本毛本捥誤椀 以奉流血而同歃 釋例奉作承 附庸者以國附於大國 宋本以國下有事字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陳樹華引趙匡集傳云鄢當作鄔鄭地也史記正義作鄔云舊作鄢漢書地理志作傿按舊作鄢是也昭二十八年釋文云在周者烏戶反傿十一年王取鄔劉在鄭者音偃成十六年戰于鄢陵此鄭地當從鄢國語鄭語史伯曰鄢蔽補丹依騋歷華君之土也 言段強大儁傑 宋本淳熙本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作大儁下同陳樹華云莊十一年傳得儁曰克已作儁字不必定作儁也 鄭在熒陽宛陵縣西南 釋文云熒本或作滎非案熒陽熒澤字古無從水者陸氏音義全書皆作熒是也 鄭今潁川鄢陵縣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鄭作鄢是也○今訂正 方遷其民於號鄶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方作友宋本遷作徙釋例同○補十行本初刻方後改作友

自聲以下 宋本聲下有公字釋例同 兄而害弟者稱弟以章兄罪 案釋例作兄害弟者則稱弟以彰兄罪溥鏜正誤者作則非 存弟則示兄

曲也 襄卄七年引作書弟非也 地理志河南郡有宛陵新鄭 宋本有下有宛陵縣又有新鄭縣於漢則十一字按漢志宛作苑

去邠居岐 釋例居作至 幽王爲犬戎所役 各本役作殺是此本修板不誤監本毛本犬作大非也 元年九年春秋之傳終矣 釋例作十年 蓋用四馬也 毛本蓋作故非 亦序於列其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 閩本監本毛本列其作其列按列字句絕

故言諸侯爲王卿士也 毛本士誤是 然則大夫有爵不可舍爵而書字 閩本監本毛本字作氏非

獨記日以見義者 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記作託釋例同 喪則親與小斂大斂 釋例喪作死與作其 即以新死小斂爲文 釋例以作親 而備書於經者 閩本監本毛本經誤終

不書即位攝也 宋本不上有傳字 而隱終有推國授桓之心 閩本監本毛本推作讓 顏氏說以爲魯十二公 宋本

顏作潁案潁容之潁後漢書亦作潁王應麟姓氏急就篇同不得因廣韻潁水字下不言姓而疑之也 劉賈潁爲傳文生例 閩本監本毛本潁誤穎 且公

羊以爲諸侯無攝 浦鏜正誤公羊作何休

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 毛本桓誤侯獎宋本淳熙本岳本作獎釋文亦作獎字按說文作獎从犬將省書或从大或从廾

注王未至克卒 宋本此節正義在公攝位節注下 不可據列會以否以明有爵也 閩本監本毛本以改與按唐人正義多作以否

非公命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公誤君 君舉必書 淳熙本必作筆非也 他皆倣此 岳本倣作放釋文同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毛本于作於非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 宋本作初鄭至武姜以下正義卄節在其是之謂乎注下 杜以

爲凡例本其事者 宋本毛本倒作例 注申國今南陽宛縣 宋本作申國至宛縣 其後中絕 閩本監本毛本中誤申

注段出奔共故曰共叔猶晉侯至之鄂侯 宋本作注段出至鄂侯 非有共德可稱 閩本監本毛本共作其誤 餬口四方

閩本監本毛本餬作糊非

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 宋本作莊公至惡之

虢叔死焉 石經凡從虎字皆闕筆避唐太祖諱故虢作虢 佗邑唯命 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佗作他 故開以佗邑 宋本岳本佗作他 史伯

爲桓公詐謀云 宋本監本毛本詐作設 鄶仲恃險 監本毛本鄶誤鄫 云虢叔封西 浦鏜正誤據僖五年正義上增賈逵二字是也 傳云虢仲

譖其大夫謂叔之子孫字曰仲也 閩本監本毛本譖誤謂謂誤諸

都城過百雉 水經注濟水篇引作京城過百雉仁和趙一清云此句祭仲泛言先王建侯之制故曰都城酈道元刪去今京不度句直改都城爲京城也 其實是

大夫以否 閩本監本毛本以作與 三堵爲雉一雉之牆 毛本雉誤堆 又云或者天子之城方十二里 閩本監本毛本又誤文 論

語注以爲公大都之城方三里 蒲鏜正誤三作九 俱是正文 各本作文此誤丈今訂正

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 閩本監本毛本一誤二元和李銳云王城方九里中都合五分取一置九里以五除之得一里又五分里之四又以里法三百步乘之四得一千二百步復以五除之得二百四十步故曰中都方一里又二百四十步也 長一百八雉也 蒲鏜正誤云八上脫六十二字

必自斃 釋文斃本又作獘字按說文作獘从犬諸書改从大从廾而又别造斃字訓死

無生民心 石經凡民字皆闕筆作民避唐太宗諱

不義不暱 考工記凡昵之類不能方注鄭司農云故書昵或爲樴杜子春云樴讀爲不義不昵之昵或爲紉李善文選注四十一引傳文暱亦作昵按昵暱之或字說文䵒字注引作不義不䵒或从刃作䵒唐元度亦云䵒字見春秋傳日聲刃聲尼聲匿聲皆雙聲也 高大而壞謂之崩 監本壞誤壤

服虔以聚爲聚禾黍也 監本毛本脫爲聚二字

如是二君 宋本監本毛本是作似 夫子始然 宋本監本毛本然作改 以害其弟 各本作害此本誤言今訂正 足得誅之 閩本監本毛本足作君非

遂寘姜氏于城潁 石經潁字初刻作穎改刻作潁後潁考叔潁谷並同

潁考叔 案水經潁水注云陽乾山之潁谷潁考叔爲其封人然則潁當从水明矣傳潁考叔者猶言儀封人也而廣韻於從禾之穎下云又姓左傳潁考叔似未安

食而不啜羹 宋本而作至

且告之悔 顧炎武云石經且誤具按石經此處闕炎武所據王堯惠刻也

其樂也融融 惠棟補注融古文作彤文選張衡思元賦注引作其樂也彤彤云融與彤古字通案後漢書馬融傳豐彤對蔚豐彤猶豐融也

其樂也洩洩 案洩洩當作泄泄考文提要作泄泄石經避太宗諱改宋以後本皆仍唐刻

潁考叔純孝也 石經凡純字闕筆作純避憲宗諱

不皆與今說詩者同 宋本作皆不誤倒 後皆倣此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後作他倣宋本岳本作放字正義同按作放爲古倣乃俗字他例此

此傳意以爲事之般類也 毛本意作義非

天王至故名 宋本以下正義七節揔入非禮也注下 緩賵惠公 監本毛本脫賵惠二字 不指所賵之人 毛本指誤知人誤言

同在方嶽之盟 毛本嶽誤軏 弊王室 閩本監本毛本弊作獘

今讚曰 閩本監本毛本並作合讚按今讚正義屢引之浦鏜正誤改作令蓋皆非是襄傳元年正義讚作贊

既葬則縗麻除 諸本作縗釋文作衰 卒哭而祔 閩本監本毛本祔誤祔 大始十年 按大當作泰 明不復寢苫枕凷 閩本監本毛本凷作塊按凷古塊字 預謂鄉人段暢曰 按晉書禮志作殷暢 全大分明 按晉書禮志作令大義著明

豫凶事非禮也 石經豫作預避唐代宗諱毛本改作預非也

東國在城陽莊武縣 齊召南云城陽有壯武無莊武漢封宋昌晉封張華皆以壯武各本誤作莊 他皆倣此 宋本岳本倣作放

蜚負蠜也 釋文蠜音煩又音盤爾雅釋蟲蜚蠦蜰郭注云蜚即負盤按負盤即負蠜也 莊二十九年 閩本二誤三 亦明春秋例 毛本明誤名 他如此類 毛本誤作他類如此

故傳直言其歸宿而已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宿作趣按作趣與杜序合

是時宋來伐隱 宋本作伐魯是也 而猶言公立也 宋本監本毛本猶作別 豈有宋師薨時已來城而後去 宋本成而

後作葬時未是也監本毛本未亦誤後

公孫滑出奔衛 石經無出字

取廩延 毛本取誤請

及不臨喪 宋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臨下有其字 經傳無其事 宋本經作且

宋本春秋正義卷第二

若戎子駒支者 毛本戎誤王

莒己姓 毛本己誤紀字按八己之己與巳止之巳唐石經以及宋槧元刻之書皆分別不誤明時刊本往往互譌 須巳氏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須作從是也 周武

王封茲與於莒 宋本與作輿 卿尊自合書各 宋本毛本各作名 由是將卑師少 浦鏜正誤由是疑猶似案由與猶古多通用

無駭帥師入極 案漢書古今人表作亡駭 其名見於傳 各本作名此誤各今訂正 今不書氏 毛本今誤故

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 案劉昭續漢書郡國志注引杜說云武唐亭在方輿縣西南

他皆放此 岳本脫皆字

不欲自言娶婦 監本毛本自作目非 故卿爲君昏侍者 宋本侍作行是也 昏禮記所云 毛本脫所字 弟稱其兄是也 浦鏜正誤弟下補則字

凡師有鍾鼓曰伐 岳本鍾作鐘

盟或背之毛本背誤肯

他皆倣此淳熙本他作佗宋本岳本倣作放

費庈父勝之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庈作庈是也釋文亦作庈音琴

治元年取廩延之亂毛本治字空缺

惜分陰書屋重栞宋本十三經注疏精校

春秋左傳注疏挍勘記卷二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 隱三年盡五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無傳日行遲一歲一周天月行疾一月一周天一歲凡十二交會然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故有伐鼓用幣之事今釋例以長厤推經傳明此食是二月朔也不書朔史失之書朔日例在桓十七年○己巳上音紀下音祀後倣此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量音亮縮所六反

疏注日行至七年○正義曰古今之言厤者大率皆以周天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行一度故一歲乃行一周天月行比日爲疾每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一月內則行一周天又行二十九度過半乃逐及日言一月一周天者略言之耳其實及日之時不啻一周天也日月雖共行於天而各有道每積二十九日過半行道交錯而相與會集以其一會謂之一月每一歲之閒凡有十二會故一歲爲十二月日食者月掩之也日月之道互相出入或月在日表從外而入內或月在日裏從內而出外道有交錯故日食也二十九日過半月及日者以厤家一度分爲九百四十分則四百七十分爲半今月來及日凡二十九日又四百九十九分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日有食之言有物來食之也日月同處則日被月映而形魄不見聖人不言日被月食而云日有食之者以其月不可見作不知之辭穀梁傳曰其不言食之者何也知其不可知。也是言慎疑故不言月也朔則交會故食必在朔然而每朔皆會應每月常食故解之言日月動物雖行度有大量不能不小有盈縮故有雖交會而不食者或有頻交而食者自隱之元年盡哀二十七年積二百五十五年凡三千一百五十四月唯三十七食是雖交而不食也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是頻交而食也。無常月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以日食者陰侵陽也當陽量。之月不宜爲弱陰所侵故有伐鼓用幣之事餘月則否其日。食例皆書朔己巳之下經無朔字長厤推此己巳實是朔日而不書朔史失之也此注作大判言耳戰國及秦厤紀全差。漢來漸候天時始造其術劉歆三統以爲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日一食空得食日而不得加時漢末會稽都尉劉。洪作乾象厤始推月行遲疾求日食加時後代脩之漸益詳。密今爲厤者推步日食莫不符合但無頻月食法故漢朝以來殆將千歲爲厤者皆。二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未有頻月食者今頻月而食乃是正經不可謂之錯誤世。考之厤術事無不驗不可謂之疏失由是注不能定故未言之也又漢書高祖本紀高祖即位三年十月十一月晦日頻食則自有頻食之理其解在襄二十四年穀梁傳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朔日並不言食晦夜也朔日並言食

正朔也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三月庚戌天王崩周平王也實以壬戌崩欲諸侯之速至故遠日以赴春秋不書實崩日而書遠日者即傳其偽以懲臣子
之過也襄二十九年傳曰鄭上卿有事使印段如周會葬今不書葬魯不會○卽傳直專反印因刃反【疏】天王崩○正義曰曲禮下曰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
曰死鄭玄云異死名者為人䙝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澌也精神澌盡也是由天子尊若山崩然諸侯卑取崩之聲以為尊卑之差也
不書天王名者以海內之王至尊之極故敬而不敢名也穀梁傳云高曰崩厚曰崩尊曰崩天子之崩以尊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上故不名也蘇氏云王后崩大子卒不書者赴
不及魯也今以為略之例所不書也告喪禮云告王喪曰天王登假此言崩者魯史裁約為文不道當時赴不言登假也○注周平至不會正義曰今檢杜注無葬者皆繼言其諡此為無葬故言
周平王也仲尼脩經皆改正眞偽以為褒貶周人赴不以實孔子從偽而書者周人欲令諸侯速至故遠其崩日以赴也不書其實而從其偽言人知其偽則過足章矣故即傳其偽以懲創臣子
之過釋例曰天王偽赴遂用其虛明日月闕否亦從赴辭君子不變其文以慎其疑且虛實相生隨而長之眞偽之情可以兩見承赴而書之亦所以示將來也○夏四月辛
卯君氏卒隱不敢從正君之禮故亦不敢備禮於其母【疏】君氏卒○正義曰君氏者隱公之母聲子也謂之君氏者言是君之母氏也母之與子氏族必異故經典
通呼母舅為母氏舅氏言其與已異氏也○秋武氏子來求賻武氏子天子大夫之嗣也平王喪在殯新王未得行其爵命聽於冢宰故傳曰王未葬釋其所
以稱父族又不稱使也魯不共奉王喪致令有求經直文以示不敬故傳不復具釋也○賻音附殯必刃反共音恭本又作供音同令力呈反復扶又反【疏】注武氏至釋也正義曰武氏者
天子大夫之姓直云武氏子不書其字則其人未成為大夫也若是上士例當書名又不應繫之父族謂之為子明其是大夫之子也又王使至魯皆言天王使矣此後不言王使明其不稱王命
也以此知此人父喪已終宜嗣父位但平王未命而崩新王居喪未得行其爵命政事聽於冢宰冢宰使之適魯冢宰不得專命故作自來之文傳言王未葬者意兼兩事王喪在殯新王不得加
臣爵位故此人仍繫父族王又不得命臣出行故此人不稱王使以未葬之故闕此二事故傳以未葬解之○八月庚辰宋公和卒稱卒者略外以別內
也元年大夫盟於宿故來赴以名例在七年○別彼列反○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來告故書石門齊地或曰濟北盧縣
故城西南濟水之門○癸未葬宋穆公無傳魯使大夫會葬故書始死書卒史在國承赴為君故惡其薨名改赴書也書葬則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外據彼國之辭

也書葬例在昭六年。爲于僞反惡烏路反【疏】注魯使至六年。正義曰文九年叔孫得臣如京師葬襄王昭三年叔弓如滕葬滕成公如此之類遣卿行者皆書其使名此不書使名知是大夫往也大夫奉命出使位賤不合書名故直書其所爲之事而已盟則云及某盟會則云會某人葬則云葬某公舉其所爲之事明有使往可知也釋例曰先王之制諸侯之喪士弔大夫送葬及其失也禮過於重文襄之伯因而抑之諸侯之喪大夫弔卿共葬事夫人之喪士弔大夫送葬猶過古制故公子遂如晉葬襄公傳不言禮葬秦景公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特稱禮也一以示古制二以示書他國之葬必須魯會三以示奉使非卿則不書於經此聖明之微文也是言大夫得正而卿過禮也諸侯曰薨禮之正名魯史自書君死曰薨若鄰國亦同書薨則與己君無別國史自在己國承他國赴告爲與己君同故惡其薨名雖赴稱薨皆改赴書卒略外以別內也至於書葬則五等之爵皆舉謚稱公者會葬者在於國外據彼國之辭彼國臣子稱君曰公書使之行不得不稱公也又云惡其薨名改赴書者釋例曰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古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略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至於既葬雖邾許子男之君皆稱謚而言公各順臣子之辭兩通其義是其說也案禮雜記赴告之辭云君訃於他國之君曰寡君不祿敢告於執事然則赴辭本無薨語而云惡其薨名者以夫人薨例云不赴於諸侯則不曰薨明其以薨告人故書薨也是知王侯喪者其通國命皆以崩薨相告記之所稱謂荅主人之問飾其文辭耳若以記文無薨即疑不以薨告記稱大夫士赴人之辭皆云不祿豈大夫無卒名也以此知相赴策書必以薨爲文但擯者口傳赴辭義在謙退從士之不祿故禮記言之赴則必以薨但改赴書卒耳史之書事莫不在國會葬者自可在外書策者國內書之而云據彼國之辭者書使行之事言使爲此事行故文從彼稱不謂書不在國也卿爲君逆謂之逆女亦是書己之使據彼稱女與此同也

傳三年春王三月壬戌平王崩赴以庚戌故書之。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夫人喪禮有三薨則赴於同盟之國一也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所謂反哭于寢二也卒哭而祔於祖姑三也若此則書曰夫人某氏薨葬我小君某氏此備禮之文也其或不赴不祔則爲不成喪故死不稱夫人薨葬不言葬我小君某氏反哭則書葬不反哭則不書葬今聲子三禮皆闕釋例論之詳矣。祔音附【疏】注夫人至詳矣正義曰僖八年致夫人傳曰不赴於同則弗致故知赴者赴於同盟之國也禮檀弓記葬禮云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反日中而虞士喪禮既葬乃反哭於廟遂適殯宮而虞是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正寢即殯宮也僖三十三年傳與檀弓

記皆云卒哭而祔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雜記曰妾祔於妾祖姑是祔於姑者祔於祖姑也此三者皆夫人之喪禮夫人喪禮有三史策所書有二雖卒葬兩事而已其卒之異者或云夫人某氏薨仲子文姜之類是也或云某氏卒定姒孟子是也葬之異者或云葬我小君某氏文姜敬嬴之類是也或云葬某氏葬定姒是也或則不書葬也今聲子三禮皆闕經異常辭必是闕一事則變一文但傳既并釋注不顯配雖言釋例詳之例亦未甚分明此傳故上三事故下三事若以次相配則不赴於諸侯故不曰薨不反哭於寢故不稱夫人不祔於姑故不言葬文次相屬事乃似然但顧下傳義則不爾定十五年姒氏卒傳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也哀十二年孟子卒傳曰死不赴故不稱夫人不反哭故不言葬小君彼二傳皆以不赴解不稱夫人以不反哭解不書葬然則由不赴故不曰薨由不反哭故不書葬也二事既然則由不祔故不稱夫人斷可知矣傳文不以次相配者初死乃赴葬乃反哭反哭之後始祔三者依事之先後為文也至書於經則夫人與薨共文故先言不稱夫人後言不書葬順經之先後為文也禮之本意必赴乃稱薨祔乃稱夫人反哭乃書葬者夫人與君同體死必赴於鄰國若不以赴告於鄰國則夫人之禮不成尊成以否義由赴告成尊之狀在於書薨故赴則稱薨不赴則不稱薨也禮適祔於適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亦既不祔於姑便是適妾莫辯故祔則稱夫人不祔則不稱夫人也既葬於墓反哭於寢哀之尤極情之最切既葬而不反哭全是不念其親葬與不葬殆無以異故不反哭則不書葬也皆所以懲臣子責其不行禮也人之行禮有勤有惰未必廢則俱廢行則皆行此聲子自三禮皆闕其餘或可一行一否釋例曰夫人子氏赴而不反哭故不書葬定姒則反哭而不赴故書葬而不言小君以此二者據傳則然理在不惑但不知赴而不祔祔而不赴者辭當云何耳薨者夫人之死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薨也小君者夫人之別號不稱夫人必不得稱小君也孟子卒下注云不稱夫人故不言薨是夫人與薨文相將也葬定姒傳曰不稱小君不成喪也注云不赴不祔故不稱小君傳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夫人注以不赴不祔解不稱小君是夫人小君文相將也夫人也薨也小君也三者相將之物不可致詰蓋赴祔二禮課行一事則與此三文二事並廢則三文皆去耳何則檢此傳相配不赴則不曰薨不祔則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祔不由赴也孟子之傳乃云不赴故不稱夫人是稱夫人由於赴不由於祔也定姒之傳云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又以二事並解不稱夫人注云赴同祔姑夫人之禮二者皆闕故不曰夫人明是二者俱闕乃去夫人課行一事則稱夫人稱夫人則必書薨書薨則必稱小君所異者不反哭則不書葬若不書葬則小君之文無所施耳即仲子是也赴同祔姑皆是夫人之禮故赴而不祔祔而不赴則皆曰夫人某氏薨惠公自有元妃別為仲子立廟則仲子未必祔姑蓋以赴同之故得稱夫人薨也

不書姓為公故曰君氏 不書姓辟正夫人也隱見為君故特書於經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為公音于偽反見賢遍反別彼別反

疏 注不書至

妾媵。正義曰辟正夫人謂辟仲子耳何則妾子爲君則其母得爲夫人不須辟仲子也但公以讓位之故不從正君之禮故亦不備禮於其母使之辟仲子也釋例曰凡妾子爲君其母猶爲夫人雖先君不命其母母以子貴其適夫人薨則尊得加於臣子外內之禮皆如夫人矣故姒氏之喪責以小君不成成風之喪王使會葬傳曰禮也隱以讓桓攝位故不成禮於聲子假稱君氏以別凡妾媵蓋是一時之宜隱之至義也是其辟仲子之意也。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卿士王卿之執政者言父子秉周之政王貳于虢虢西虢公亦仕王朝王欲分政於虢不復專任鄭伯。朝直遥反復扶又反任而鴆反後不音者皆同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質於鄭鄭公子忽爲質於周王子狐平王子。質音致下同狐音胡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周人遂成平王本意。畀必二反與也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温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四月今二月也秋今之夏也麥禾皆未熟言取者蓋芟踐之温今河内温縣成周洛陽縣也。祭側界反芟所銜反疏注四月至陽縣也。正義曰此直言秋秋有三月若是季秋則今之七月杜必知秋今之夏者以此傳在武氏之上案經武氏之下有八月宋公和卒則知此是七月故爲今之夏謂今之五月也麥熟在夏而云麥禾皆未熟者謂四月之時麥未熟七月之時禾未熟二者異時故言皆也周鄭交惡兩相疾惡君子曰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谿亦澗也沼池也沚小渚也毛草也。要於遥反間間廁之間谿苦兮反爾雅云山夾水曰澗山瀆無所通曰谿沼之紹反沚音止亦音市本又作時蘋蘩薀藻之菜蘋大蓱也蘩皤蒿薀藻聚藻也。蘋音頻蘩音煩薀紆粉反藻音早蓱蒲丁反皤蒲多反白蒿也疏澗谿至之菜。正義曰毛即菜也而重其文者谿沼言地之陋蘋藻言菜之薄故云重也。注谿亦至毛草。正義曰爾雅釋山云山夾水澗李巡曰山間有水釋名曰言水在兩山間也釋水曰水注川曰谿李巡曰水出於山入於川釋山又云山瀆無所通谿李巡曰山中水瀆雖無所通與水注川同名宋均曰無水曰谷有水曰谿然則谿亦山間有水之名是澗之類故云谿亦澗也沼者池之別名張揖廣雅亦云沼池也應劭風俗通云池者陂池從水也聲沚與時音義同釋水曰小渚曰沚釋名曰沚止也小水可止息其上草是地之毛周禮宅不毛謂宅内無草木也故杜以毛爲草草即下句蘋蘩薀藻是也蘩陸菜而云沼沚之毛者或采之水旁非皆水内也。注蘋

大至聚藻也。正義曰釋草云苹蓱其大者蘋舍人曰苹一名蓱大者名蘋郭璞曰水中浮蓱江東謂之薸陸機毛詩義疏云今水上浮蓱是也其麤大者謂之蘋小者曰蓱季春始生可糝蒸爲茹又可苦酒淹以就酒釋草又云蘩皤蒿孫炎曰白蒿也陸機疏曰凡艾白色爲皤蒿今白蒿春始生及秋香美可生食又可烝一名遊胡北海人謂之旁勃故大戴禮夏小正傳曰蘩遊胡遊胡旁勃也許慎說文云薻水草從艸從水巢聲或作藻從藻毛詩傳曰藻聚藻也然則此草好聚生薀訓聚也故云薀藻聚藻也陸機疏云生水底有二種其一種葉如雞蘇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謂之聚藻又云扶風人謂之藻聚爲發聲也此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嘉美揚州人饑荒可以當穀食

筐筥錡釜之器方曰筐員曰筥無足曰釜有足曰錡。筐丘方反筥九呂反錡其綺反筐筥皆器也【疏】注方至曰錡。正義曰此皆毛詩傳鄭箋之文也說文云筥飯牛筐也廣雅云錡釜也

潢汙行潦之水潢汙停水行潦流潦。潢音黃汙音烏潦音老【疏】注潢汙至流潦。正義曰停水謂水不流也行道也雨水謂之潦言道上聚流者也服虔云畜小水謂之潢水不流謂之汙行潦道路之水是也此水用爲飲食故引泂酌之篇藻雖潦水所生要此潦非生菜處也

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羞進也【疏】可薦至王公。正義曰上言鬼神此言王公是生王公也或以爲王公亦謂鬼神非生王公也此傳之意取詩爲言泂酌論天子之事是羞於王也采蘩云公侯之事是羞於公也言薦又言羞者鄭玄注周人云備品物曰薦致滋味乃爲羞

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通言盟約彼此之情故言二國。焉於虔反約如字又於妙反

風有采蘩采蘋采蘩采蘋詩國風義取於不嫌薄物

雅有行葦泂酌詩大雅也行葦篇義取忠厚也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共祭祀也。葦于鬼反泂音迥共音恭。【疏】雅有行葦。正義曰采蘩采蘋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其言未及行葦今言行葦者其意別取忠厚非以結上也

昭忠信也明有忠信之行雖薄物皆可爲用。行下孟反

。武氏子來求賻王未葬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先君穆公兄宣公也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屬章欲反注同殤舒羊反舍音捨與如字一音餘【疏】武氏至葬也。正義曰蘇氏云案文九年毛伯來求金傳曰不書王命未葬也此傳直云王未葬不同者毛伯直釋不稱使故云不書王命此武氏子非但不稱使又稱父族二事皆由未葬故直云王未葬也。而立寡人。正義曰曲禮下曰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

曰寡人今與臣言亦云寡人則知其對臣民自稱同也老子曰孤寡不穀王侯之謙稱故以下諸侯自稱亦多言不穀寡人弗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莊公也○沒本亦作歿同馮皮冰反本亦作憑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弃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賢言不讓則不足稱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先君以舉賢爲功我若不賢是廢之使公子馮出居於鄭辟殤公也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命出於義也夫語助○夫音符注同【疏】命以義夫○正義曰義者宜也錯心方直動合事宜乃謂之爲義宣公之立穆公知穆公之賢必以義理不弃其子今穆公方卒命孔父以義事而立殤公是穆公命立殤公出於仁義之中故杜云命出於義也必知命以義夫謂穆公命立殤公者以杜注云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終傷咸宜之福明知殤公受穆公之命與殷湯武丁同有咸宜是知穆公命殤公是爲義也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詩頌言殷湯武丁受命皆以義故任荷天之百祿也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公子馮不帥父義忿而出奔因鄭以求入終傷咸宜之福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也殷禮有兄弟相及不必傳子孫宋其後也故指稱商頌○頌似用反荷本又作何何可反又音何注同任也任音壬忿芳粉反稱尺證反傳直專反【疏】商頌至謂乎○正義曰商頌玄鳥之卒章言成湯武丁也二王者受天之命皆得其宜故天之百種之祿於是乎荷負之言天祿皆歸故得而荷負也今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故殤公宜荷其祿詩之意其是此事之謂乎○注詩頌至商頌○正義曰唐虞之代契爲司徒封於商十四世至湯王有天下遂以商爲代號後世有武丁者中興賢君時有作詩頌之者謂之商頌美湯與武丁能荷天祿今殤公亦荷天祿與詩義同故引以證之公羊傳言宋之禍宣公爲之尤其舍子立弟果令馮有爭心以馮之爭爲宣公之過今此傳善宣公故申明其事若使帥義而行則殤公宜受此命宜荷此祿但公子馮不帥父義失其咸宜故知人之稱唯在宣公止善宣公知穆公耳馮自爭國非宣公之

罪故善之傳言使公子馮出居于鄭則是父使之出注言忿而出奔者四年傳曰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又衛告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是馮出奔鄭求入欲害宋國也父使居鄭欲以辟殤公馮乃因鄭欲以害殤公故據父言之則云使之出居據馮言之則云忿而出奔各從其實而爲之文也謚法短折不成曰殤布德執義曰穆。○冬齊鄭盟于石門尋盧之盟也盧盟在春秋前盧齊地今濟北盧縣故城庚戌鄭伯之車僨于濟既盟而遇大風傳記異也十二月無庚戌日誤○僨弗問反仆也【疏】注既盟至日誤○正義曰釋言云僨僵也舍人曰背踣意也車踣而入濟是風吹之隊濟水非常之事故云傳記異也禹貢導沇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釋例曰濟自滎陽卷縣東經陳留至濟陰北經高平東經濟北東北經濟南至樂安博昌縣入海菶檢水流之道今古或殊杜既考校元由據當時所見載於釋例今一皆依杜雖與水經乖異亦不復根尋也庚戌無月而云十二月者以經盟于石門在十二月知此亦十二月也經書十二月下云癸未葬宋穆公計庚戌在癸未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彼長歷推此年十二月甲子朔十一日有甲戌二十二日在丙戌不得有庚戌而月有癸未則月不容誤知日誤也○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得臣齊大子也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疏】衛莊至莊姜○正義曰齊國侯爵譜云姜姓大公望之後其先四岳佐禹有功或封於呂或封於申故太公曰呂望也太公股肱周室成王封之於營丘今臨淄是也僖公九年魯隱公之元年也簡公四年獲麟之歲也簡公弟平公十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平公二十五年卒後二世七十年而田氏奪齊太公之後滅矣案齊世家莊公生僖公東宮得臣未知何公太子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衛莊公之立在春秋前二十五年齊僖公之立在春秋前八年然則莊姜必非齊僖公之女蓋是莊公之女僖公姊妹也得臣爲太子早死故僖公立也不言僖公姊妹而繫得臣者見其是適女也得臣爲太子云常處東宮者四時東爲春萬物生長在東西爲秋萬物成就在西以此君在西宮太子常處東宮也或可據易象西北爲乾乾爲君父故君在西東方震震爲長男故太子在東也美而無子衛人所爲賦碩人也碩人詩義取莊姜美于色賢于德而不見荅終以無子國人憂之○爲音于僞反○【疏】所爲賦碩人也○正義曰此賦謂自作詩也班固曰不歌而誦亦曰賦鄭玄云賦者或造篇或誦古然則賦有二義此與閔二年鄭人賦清人許穆夫人賦載馳皆初造篇也其餘言賦者則皆誦古詩也又娶于陳曰厲嬀生孝伯早死陳今陳國陳縣○嬀九危反【疏】又娶于陳○正義曰陳國侯爵譜云嬀姓虞舜之後當周之興有虞遏父者爲周陶正武王賴其利器用與其先聖之後以元女大姬妃遏父之子滿封於陳賜姓曰嬀號胡公

桓公二十三年魯隱公之元年也滑公二十一年獲麟之歲也二十四年楚滅陳此當桓公時二嬀蓋桓公姊妹也**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爲**
己子 嬀陳姓也厲戴皆謚雖爲莊姜子然大子之位未定【疏】注嬀陳至未定○正義曰謚法暴慢無親曰厲典禮無愆曰戴是皆謚也石碏言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請定州吁明
大子之位未定衞世家言立完爲大子非也 **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 嬖親幸也○吁況于反嬖必計反賤而得幸曰嬖 **有寵而**
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 石碏衛大夫○好呼報反禁居鴆反
一音金惡烏路反碏七略反 **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將立**
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爲禍 言將立爲太子則宜早定若不早定州吁必緣寵而爲禍○邪似嗟反下同泆音逸【疏】
弗納至過也○正義曰驕謂恃己陵物奢謂夸矜僭上淫謂耆欲過度泆謂放恣無藝此四者之
來從邪而起故服虔云言此四者過從邪起是也劉炫云此四者所以自邪已身言爲之不已將
至於邪邪謂惡逆之事劉又難服云邪是何事能起四過若從邪起何須云四者之來寵祿過
也寵祿豈是邪事四者得從而來乎且言弗納於邪懼其緣驕以至於邪非先邪而後驕也 **夫**
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 如此者少也降其身則必恨恨則思亂不能自安自
重○夫音扶發句之端後放此憾本又作感同胡【疏】夫寵而至鮮矣○正義曰恃君寵愛未有
暗反恨也五年同眕之忍反重也鮮息淺反少也 不驕亦既驕矜必不能自降其
心未有不恨亦既怨恨必不能自重其身釋言云眕重也言恨則思亂必不能自安自重也寵而
必驕降而必憾言其勢必自然故言其能不然者少也驕而不能降憾而不能眕言其心難自抑
故言其能然者少也鮮訓少以
一鮮揔四事言四事皆鮮也 **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 小國
而加兵於大國如息侯伐鄭之比○妨音芳少
詩照反長丁丈反間間廁之間下同比二反 **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
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 臣行君之義【疏】賤妨至破義○正義曰賤妨貴謂位有貴賤
少陵長謂年有長幼楚公子申多受小國之
賂以偪子重子辛是賤人而妨貴人也邾捷菑以弟而欲奪兄位是年少而陵年長也齊東郭偃
棠無咎專崔氏之政而侮崔成崔彊是疏遠而間親戚也晉胥童夷羊五得君寵而去三郤是新

臣而間舊臣也息伐鄭曹奸宋是小國而加大國也陳靈蔡景姦穢無度是邪淫而破正義也妨謂有所害陵謂加尚之間謂居其間使彼疏遠也加亦加陵破謂破散淫義不兩立行惡則破善故言破也

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老致仕也四年經書州吁弒其君故傳先經以始事○去起吕反下同弒音試先悉薦反

疏 去順效逆○正義曰州吁於逆則少陵長於順則弟不敬是去順效逆也六順六逆因事廣言非謂州吁徧犯之也○注老致至始事○正義曰禮七十而致事言還其所掌之事於君也傳之初始有此故言傳先經以始事餘不注從可知也

經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無傳書取言易也例在襄十三年杞國本都陳留雍丘縣推尋事跡桓六年淳于公亡國杞似并之遷都淳于僖十四年又遷緣陵襄二十九年晉人城杞之淳于杞又遷都淳于牟婁杞邑城陽諸縣東北有婁鄉○杞音起牟亡侯反易以豉反雍於用反

疏 莒人至牟婁○正義曰譜云杞姒姓夏禹之苗裔武王克殷求禹之後得東樓公而封之於杞今陳留雍丘縣是也九世及成公遷緣陵文公居淳于成公始見春秋湣公六年獲麟之歲也湣公弟哀公三年春秋之傳終矣哀公十年卒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三年而楚滅杞檢杞於此歲已見於經桓二年有杞侯來朝莊二十七年有杞伯來朝於傳並無號謚又不書其卒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其謚乃見於傳未知此年杞國定是何君當是成公之父祖耳牟婁杞邑莒伐取之自是以後常為莒邑昭五年莒牟夷以牟婁來奔是也文三年秦人伐晉傳稱取王官及郊襄二十三年齊侯伐晉傳稱取朝歌並書伐不書取此伐取兩書者彼告伐不告取此伐取並告故也昭元年伐莒取鄆書取不書伐昭十年伐莒取鄆書伐不書取者元年兵未加莒而鄆逆服故書取不書伐十年晉以取鄆討公故書伐不書取其伐國圍邑書圍以否亦從告也○注書取至婁鄉○正義曰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書取亦言易也地理志云陳留郡雍丘縣故杞國武王封禹之後東樓公是杞本都陳留雍丘縣也志又云北海郡淳于縣應劭曰春秋州公如曹左氏傳曰淳于公如曹臣瓚案州國名淳于國之所都此淳于縣於漢屬北海郡晉時屬東莞郡故釋例土地名云州國都於東莞淳于縣以雍丘淳于雖郡別而竟連也桓五年傳稱淳于公如曹度其國危遂不復六年春實來雖知其國必滅不知何國取之襄二十九年晉帥諸侯城杞昭元年祁午數趙文子之功云城淳于是知淳于即杞國之都也僖十四年諸侯城緣陵而遷杞不知從何而遷故云淳于公亡國疑似并之而遷居其地僖十四年又從淳于而遷於緣陵襄二十九年又從緣陵而遷

於淳于以無明文疑不敢質故言推尋事跡似當然也若然淳于爲杞所并定例不虛而遷都淳
于未有事跡自雍丘而遷緣陵亦可知矣而且必言遷都淳于又從淳于遷緣陵者以桓六年淳
于公亡國襄二十九年又杞都淳于則淳于始末是杞之所有又杞之所都故疑未都緣陵之前
亦都淳于也取國易者則直言取若取郜取鄟之類是也故不須加伐於上若其伐國取邑其邑
既小不得名通若不加伐於上不知得何國之邑是以雖易亦加伐文則伐杞取牟婁伐邾取須
句之類是也成二年取汶陽田乞師盟主興兵伐齊得邑既難而亦書取者因其伐齊晉使還汶
陽之田魯不加兵故書取從易也劉君或疑此
意遂云上言伐下言取者非易以規杜氏非也

○戊申衛州吁弒其君完稱臣弒君臣之罪也例在
宣四年戊申三月十七日有日而無月○弒本又作殺
同音試凡弒君之例皆放此可以意求不重音完音丸

疏 注稱臣至無月○正義曰宣四年傳例曰凡弒君稱君君無道也稱臣臣
之罪也注云稱君謂唯書君名而稱國以弒言衆所共絕也稱臣者謂書弒者之名以示來世終
爲不義然則此稱州吁之名稱臣弒君是臣之罪也言完非無道而州吁爲賊也州吁實公子而
不稱公子者傳文更無襃貶直是告辭不同史有詳略耳公子雖復非族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
以否大有乖異故杜備言之釋例曰尋案春秋諸氏於之稱甚多參差而先儒皆以爲例欲託之
於外赴則慮有人身自來者例不可合因以辟陋未賜族爲說弒君不書族者四事州吁無知不
稱公子公孫賈氏以爲弒君取國故以國言之案公子商人亦弒君取國而獨稱公子宋督賈氏
以爲督有無君之心故去氏案傳自以先書弒君見義不在於氏也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
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執殺大夫不書族者二事楚殺得臣與宜申賈氏
皆以爲陋案楚殺大夫公子側大夫成熊之等六七人皆稱氏族無爲獨於此二人陋也欲以爲
通例則有若此之錯欲以爲無義例則傳曰嘉之故不名書曰仲孫嘉之書曰崔氏非其罪翬溺
帥師皆曰疾之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尊晉罪己之文炳然著明以此推之知亦非仲尼所遺
也斯蓋非史策舊法故無凡例當時諸國以意而赴其或自來聘使者辭有詳略仲尼脩春秋因
采以示義義之所起則刊而定之不者即因而示之不皆刊正也故蔡人嘉赴而經從稱季傳曰
蔡人嘉之書崔氏傳亦曰且告以族明皆從其本也書司馬華孫來盟亦無他比知非大例也然
則總而推之春秋之義諸侯之卿當以名氏備書於經其加貶損則直稱人若有襃異則或稱官
或稱氏若內卿有貶則特稱名文不直言魯人故異於外也若無襃無貶傳所不發者則皆就舊
文或未賜族或時有詳略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亦足
明時史之異同非仲尼所皆刊也是杜解州吁不稱公子之意杜知然者正以經之所書無常比
例襃則或書官或書氏貶則或稱人或去族既無定例明非舊典仲尼有所起發則刊正舊史無
所襃貶則因循故策仲尼改者傳辨其由傳所不言則知無義正是史官自有詳略故耳戊申在

癸未之後二十五日更盈一周則八十五日往年十二月癸未葬宋穆公則此年二月不得有戊申雖承二月之下未必是二月之日故長歷推此年二月癸亥朔十日壬申二十二日甲申不得有戊申也三月壬辰朔則十七日有戊申也此經上有二月下有夏得在三月之內不是字誤故云有日而無月僖二十八年冬下無月而經有壬申公朝于王所有日而無月經有此類故知此亦同之凡如此者有十四事〇夏公及宋公遇于清遇者草次之期二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也清衛邑濟北東阿縣有清亭

疏

注遇者至清亭〇正義曰曲禮下云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郤地曰會然則會者豫謀閒地克期聚集訓上下之則制財用之節示威於衆各重其禮雖特會一國若二國以上皆稱會也遇者或未及會期或暫須相見各簡其禮若道路相逢遇然此時宋魯特會欲尋舊盟未及會期衛來告亂故二國相遇若三國簡禮亦曰遇故莊四年齊侯陳侯鄭伯遇于垂是也曲禮稱未及期而相見指此類也周禮冬見曰遇則與此別劉賈以遇者用冬遇之禮故杜難之釋例曰遇者倉卒簡儀若道路相逢遇者耳周禮諸侯冬見天子曰遇劉氏因此名以說春秋自與傳違案禮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覲冬曰遇此四時之名今者春秋不皆同之於禮冬見天子當是百官備物之時而云遇禮簡易經書季姬及鄫子遇于防此婦呼夫共朝豈當復用見天子之禮於理皆違是言春秋之遇與周禮冬遇異也草次猶造次造次倉卒皆迫促不暇之意〇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〇秋翬帥師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公子翬魯大夫不稱公子疾其固請強君以不義也諸外大夫貶皆稱人至於內大夫貶則皆去族稱名於記事之體他國可言某人而已魯之卿佐不得言魯人此所以爲異也翬溺去族傳曰疾之叔孫豹則曰言違命此其例也〇翬許歸反強其丈反去起呂反下同溺乃歷反

疏

注他國至魯人〇正義曰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及齊侯伐我北鄙及我師敗績然魯事皆得稱我則已之卿佐被貶亦可稱我人所以不然者凡云我者皆上有他國之辭故對他稱我魯人出會他國上未有他國之文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〇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州吁弑君而立未列於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濮陳地水名〇濮音卜

疏

注州吁至水名〇正義曰春秋之世王政不行賞罰之柄不在天子弑君取國爲罪雖大若已列於諸侯會者則不復討也其有臣子殺之即與弑君無異未必禮法當然要其時俗如是宣公殺惡取國納賂於齊以請會傳曰會于平州以定公位杜云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得復討臣子殺之與弑君同故公與齊會而位定是其義也釋例又云諸侯簒立雖以會諸侯爲正此列國之制也至於國內策名委質即君臣之分定故諸殺不成君者亦與成君同義然杜前注云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臣子殺之與弑君同則若未會諸侯臣子殺之不與弑君同似與釋例違者釋

例所云諸弒不成君亦成君同義者即莊九年齊人殺無知及此年衛人殺州吁以其未會諸侯故不書爵猶不從兩下相殺之例故云亦與成君同義若既會諸侯則臣弒稱爵則文十八年齊人弒其君商人是也曹伯負芻殺其大子而自立成十五年諸侯同盟于戚曹伯既列於會然後晉人執之十六年傳稱曹人請于晉曰若有罪則君列諸會矣是列會即成君矣此州吁未列於會故不稱君曹人之辭即是成例故云例在成十六年殺之於濮謂死於水旁也釋例土地名此濮下注云闕哀二十七年傳濮下注云濮自陳留酸棗縣受河東北經濟陰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故杜於此不言闕直云濮陳地水名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衛人逆公子晉而立之善其得衆故不書入於衛變文以示義例在成十八年

疏 注衛人至入年○正義曰成十八年傳例曰凡去其國國逆而立之曰入此公子晉去衛居邢衛人迎而立之於法正當書入宜與齊小白同文傳言書曰衛人立晉衆也是仲尼善其得衆故改常例變文以示義也

傳四年春衛州吁弒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爲會將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宿盟在元年○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於鄭謂二年鄭人伐衛之怨

疏 注謂二至之怨○正義曰二年伐衛見經故以屬之未必往前更無怨也衛世家稱桓公十六年乃爲州吁所弒則隱之二年當桓之世服虔以先君爲莊公非也何則宣公烝夷姜生急子公納急子之妻生壽及朔朔能構兄壽能代死則是年皆長矣宣公以此年即位桓十二年卒終始二十七矣雖壽之死未知何歲急子之娶當在宣初若隱之二年莊公猶在豈於父在之時已得烝父妾生急子也史記雖多謬誤此當信然

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簒立者諸侯既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簒初患反復扶又反下文復伐同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爲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言舉國之賦調○從才用反調徒弔反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蔡今汝南上蔡縣

疏 注蔡今至蔡縣○正義曰蔡國侯爵譜云蔡姬姓文王子叔度之後武王封之於汝南上蔡爲蔡侯作亂見誅其子蔡仲成王復封之於蔡至平侯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宣侯二十八年魯

隱公之元年也昭侯子成侯十年獲麟之歲也成侯子聲侯四年春秋之傳終矣聲侯十四年卒自聲侯以下二世二十八年而楚滅蔡地理志云汝南上蔡縣故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故宋公陳侯蔡人衞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衞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而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絲見棼縕益所以亂○棼扶云反亂也縕於云反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衆叛親離難以濟矣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安忍則刑過刑過則親離疏阻兵而安忍○正義曰阻恃也恃諸國之兵以求勝而征伐不已安忍行虐事刑殺過度也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弒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戢莊立反○秋諸侯復伐鄭宋公使來乞師乞師不書非卿公辭之從衆仲之言羽父請以師會之羽父公子翬公弗許固請而行故書曰翬帥師疾之也疏故書至疾之也○正義曰案元年傳邾人鄭人盟于翼公子豫請往公不許遂行彼則不書又不加貶責此公子翬之行公亦不許而書於經又加貶責者公子豫公不許私竊而行翬師强衆固請公事不獲已令其出會故以君命而書又加貶責諸侯之師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時鄭不車戰○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以州吁不安諮其父石子曰王覲爲可疏王覲爲可○正義曰於王處行覲禮此事是爲可也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衞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于陳曰衞國褊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弒寡君敢即圖之八十曰耄稱國小己老自謙以委陳使因其往就圖之○覲其靳反見也朝直遥反後不出者皆放此褊必淺反一音必殄反耄毛報反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衞請衞人自臨討之○涖音利又音類臨也

九月衞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子從弒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明小義則當兼子愛之○獳奴侯反惡烏路反與音預○衞人逆公子晉于邢冬十二月宣公即位公子晉也○邢音刑國名疏宣公即位○正義曰賊討乃立自繼前君故不待踰年也書曰衞人立晉衆也

經五年春公矢魚于棠書陳魚以示非禮也書棠譏遠地也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疏注書陳至魚臺○正義曰陳魚者獸獵之類謂使捕魚之人陳設取魚之備觀其取魚以爲戲樂非謂既取得魚而陳列之也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國君爵位尊重非蒐狩大事則不當親行公故遣陳魚而觀其捕獲主譏其陳故書陳魚以示非禮也傳曰非禮也且言遠地故知書棠譏遠地也○夏四月葬衞桓公○秋衞師入郕將卑師衆但稱師此史之常也○郕音成國名將子匠反○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惠公以仲子手文娶之欲以爲夫人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也公問羽數故書羽婦人無謚因姓以名宮○嫡丁歷反爲別于僞反疏九月至六羽○正義曰三年之內木主特祀於寢宮廟初成木主遷入其中設祭以安神也祭則有樂故初獻六羽初始也往前用入今乃用六也獻者奏也奏進聲樂以娛神也六羽謂六行之人秉羽舞也○注成仲至名宮○正義曰考成釋詁文也言初獻六羽者謂初始而獻非在後恒用知者案宣十五年初稅畝杜云遂以爲常故云初杜於此不解初義明不與彼同故春秋之經有文同事異如此之類是也注以祭文不見故辨之云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以其與獻羽連文知考謂祭以成之非謂始築宮成也又解立宮之意惠公以仲子手有夫人之文因即娶之雖不以爲夫人有欲以爲夫人之意禮諸侯不再娶於法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廟仲子無享祭之所蓋隱公成父之志爲別立宮仲子以二年十二月薨四年十二月已再期矣喪畢即應入廟至此始成宮者仲子立廟本非正法喪服既終將爲吉祭主無祭處始議立之故晚成也傳云始用六佾不書佾而書羽者以公問羽數故書羽也婦人法不當謚仲子無謚故因姓以名宮也立宮必書於策羽則非當所書善其復正故書之傳載衆仲之對而言公從之是其善之意也爲書六羽故言考宮言其因考以獻羽也若不爲羽當云立仲子之宮如立武宮煬宮然不須言考也禮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以廟則當釁寢則當考此廟言考者考是

成就之義廟者鬼神所居祭祀以成之寢則生人所宅飲食以成之雜記注云路寢者生人所居不釁者不神之也考之者設盛食以落之是也廟成釁之者尊而神之蓋木主未入之前已行釁禮也案雜記釁廟之禮云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雍人拭羊宗人視之宰夫北面于碑南東上雍人舉羊升屋自中中屋南面刲羊血流于前乃降門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夾室其衈皆於屋下割雞門當門夾室中室有司皆鄉室而立門則有司當門北面既事宗人告事畢乃皆退是釁廟之禮此言考宮獻羽自爲主已入廟則祭以成之非釁禮與彼異也故公羊傳曰考宮者何考猶入室也始祭仲子也是謂祭爲考也服虔云宮廟初成祭之名爲考將納仲子之主故考成以致其五祀之神以堅之其意謂考即是釁也案雜記釁廟之禮止有雞羊既不用樂何由獻羽言將納仲子之主則是仍未入宮然則作樂獻羽敬事何神考仲子之宮唯當祭仲子耳又安得致五祀之神乎蘇氏云不稱夫人宮者桓宮僖宮不言公則仲子例不合稱夫人宮也不稱廟而言宮者於經例周公稱大廟羣公稱宮故仲子依例稱宮也若然案文十三年大室屋壞大廟稱室者謂大廟之室屋壞耳若傳文則大廟或稱宮即大宮之椽是也羣公或稱廟即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是也

○**邾人鄭人伐宋** 邾主兵故序鄭上

疏 注邾主至鄭上○正義曰天下有道諸侯不得專行征伐春秋之時專行征伐以其不稟王命故以主兵爲首雖小國主兵即序於大國之上欲見伐由其國善惡所歸故也雖大夫爲主國君從之亦序主兵於上僖二十七年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注云傳言楚子使子玉去宋經書人者恥不得志以微者告猶序諸侯之上楚主兵故是微人主兵亦序國君之上史策之常法也

○**螟** 無傳蟲食苗心者爲災故書○螟亡丁反

疏 注蟲食至故書○正義曰釋蟲云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舍人曰食苗心者名螟言冥冥然難知也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其假貣無厭故曰蟘也食其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食其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郭璞曰分別蟲啖食禾所在之名耳李巡孫炎以政致爲名舍人郭璞以食處爲名陸機疏云舊說螟蟘蟊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然則螟非以蟲名以食苗之處爲名耳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彄卒** 大夫書卒不書葬葬者臣子之事非公家所及○彄苦侯反

疏 注大夫至所及正義曰檀弓下云君於大夫將葬弔於宮君親弔之而不書者弔喪問疾人道之常假有得失不足褒貶如此小事例皆不書葬若國家所營則亦不可不書大夫之葬皆臣子自爲非公家所及事不關國無以得書葬也他國之君書葬者遣使往會須書君命故耳

○**宋人伐鄭圍長葛** 潁川長社縣北有長葛城

傳五年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臧僖伯公子彄也僖謚也大事祀與戎。觀魚者本亦作漁者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材謂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也器用軍國之器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言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則爲不軌不物亂敗之所起。度待洛反一音如字亟欺冀反數也

疏觀魚者。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然則捕魚謂之魚天官𩞄人掌以時𩞄爲梁凡𩞄者掌其政令是謂捕魚爲魚魚者猶言獵者也。臧僖至敗也。正義曰凡物不足以講大事者物謂事物旌旗車服之屬若其爲教戰祭祀等大事故布設陳列則可如其細碎盤遊雖陳其物不堪足以講習大事止謂不爲大事而陳此物故云不足以講大事也其材不足以備器用者材謂皮革齒牙之屬若其爲飾器用故狩獵取材則可如其因遊宴戲樂所得之材不堪足以備飾器用止謂不爲器用而取此材故云不足以備器用也人君一國之主在民之上當直已而行之以法敺民而納之於善故云人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言當爲軌爲物納民於其中也既言民歸軌物更解軌物之名故講習大事以準度軌法度量謂之爲軌準度軌量即謂習戰治兵祭祀之屬是也取鳥獸之材以章明物色采飾謂之爲物章明物采即取材以飾軍國之器是也劉炫云捕魚獵獸其事相類此諫大意言人君可觀獵獸不可觀捕魚凡物者廣言諸物鳥獸魚鼈之類也材謂所有皮革毛羽之類也器謂車馬兵甲軍國所用之物也凡此諸物捕之不足以講習兵事其材不足以充備器用如此者則人君不親舉焉其意言獵之坐作進退可以教戰陳獸之齒牙皮革足以充器用人君可以觀之捕魚不足以教戰陳鱗甲不足以爲器用人君不宜觀之人君以下云云同今若人君所行不得其軌舉動不順器服不當其物上下無章如是則謂之荒亂之政也亂政數行國家之所以禍敗也其意言魚非講事是不軌材不充用是不物今君觀魚是爲亂國之政禍敗之本故不用使公行也事度軌量正謂顯時狩獵以教習戎事也材章物采止謂取其皮革以修造器物也下云四時田獵治兵振旅以習威儀覆此講事也肉不登俎材不登器則公不射覆此章物也別言川澤之實非君所及指言不可觀魚辭有首引自相配成也。注臧僖至與戎。正義曰僖伯名彄字子臧世本云孝公之子即此冬書公子彄卒是也謚法小心畏忌曰僖是僖爲謚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不得祖諸侯乃以王父之字爲氏計僖伯之孫始得以臧爲氏今於僖伯之上已加臧者蓋以僖伯是臧氏之祖傳家追言之也成十三年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知大事祀與戎也必知兼祀者以下云鳥獸之肉不

登於俎故也劉炫云田獵止教戎而言祀者獵狩主以祭祀故并祀言之下注云俎祭宗廟器見此意也○注言器至所起○正義曰車馬旌旗衣服刀劍無不皆有法度器用衆物不入法度廣言之也器不當法用非其物則爲不軌不物政不在君則亂敗之所起也

故春蒐夏苗秋獮。冬狩

蒐索擇取不孕者苗爲苗除害也獮殺也以殺爲名順秋氣也狩圍守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也○蒐所求反索也獮息淺反說文作𤢂穀梁傳云春曰田秋曰蒐狩手又反索所百反孕以證反爲苗于僞反

【疏】注蒐索至擇也○正義曰爾雅釋天四時之獵名與此同說者皆如此注故杜依用之周禮大司馬職中春教振旅遂以蒐田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中秋教治兵遂以獮田中冬教大閱遂以狩田其名亦與此同鄭玄解苗田與此小異言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孫炎亦然桓四年公羊傳曰春曰苗秋曰蒐冬曰狩三名既與禮異又復夏時不田穀梁傳曰四時之田皆爲宗廟之事也春曰田夏曰苗秋曰蒐冬曰狩皆與禮異者良由微言既絕曲辨妄生丘明親受聖師故獨與禮合漢代古學不行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曰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苗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春謂之田何春歲之本舉本名而言之也夏謂之苗何擇其懷任者也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四時之田摠名爲田何爲田除害也案苗非懷任之名何云擇去懷任秋獸盡皆不瘦何云蒐索取肥雖名通義義不通也故先儒皆依周禮左傳爾雅之文而爲之說其名亦有意焉雖復春獵獲則取之不能擇取不孕夏獮所取無多不能爲苗除害爲因時異而變文耳謂之獵者蔡邕月令章句云獵者捷取之名也

皆於農隙以講事也

各隨時事之間○隙去逆也

【疏】注各隨時事之間○正義曰隙訓間也四仲之月自是常期就其月中簡選間日雖則農月必有間時故曰隨時事之間也仲冬農之最隙故大備禮也

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

雖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整也旅衆也○振之愼反整也復扶又反下同

【疏】注雖四至衆也○正義曰雖每年常四時講武猶復三年而一大習猶如四時常祀三年而復爲禘祭意相類也出曰治兵者以其初出始治其事也入曰振旅者以治兵禮畢整衆而還振訓是整理之義故振爲整也旅衆也釋詁文治兵振旅坐作進退其禮皆同所異者唯長幼先後耳釋天云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莊八年穀梁傳曰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公羊傳曰出曰治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是其禮同也何休公羊爲出曰祠兵休云殺牲饗士卒鄭玄詩箋引公羊亦作治兵是其所見本異也此治兵振旅亦四時教之但於三年大習詳其文耳周禮春教振旅秋教治兵者四時教民各以其宜春即止兵收衆事心於農秋即繕甲厲兵將威不軌故異其文耳

歸而飲至

以數軍實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數所主反注同械戶戒反疏注飲於至獲也○正義曰桓二年傳例曰凡公行告于宗廟反行飲至在廟知此言飲至亦飲於廟也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獵則有所獲詩序車攻美宣王脩車馬備器械因田獵而選車徒故知數軍實者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說文云械器之揔名虞喜云器械謂鎧甲兜鍪也宣十二年傳言楚國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襄二十四年傳曰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二注並云軍器不言車徒及所獲者彼無獵事故不言也

昭文章車服旌旗疏注車服旌旗○正義曰周禮巾車職曰革路建大白以即戎木路建大麾以田司服職曰凡兵事韋弁服凡甸冠弁服鄭玄云甸田獵也計田獵當乘木路服冠弁但三年治兵乃習兵大禮不宜乘田車服田服天子蓋乘革路服韋弁也在軍君臣同服公卿以下蓋亦乘兵車服兵服也其旌旗則尊卑異建治兵之禮爲辨旗物必不建大白大麾大司馬職曰中秋教治兵辨旗物之用王載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師都載旜鄉遂載物郊野載旐百官載旟遂以獮田鄭玄云軍吏諸軍帥也師都遂大夫也鄉遂鄉大夫也或載旜或載物衆屬軍吏無所將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下也野謂公邑大夫載旐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旟者以其屬衛王也凡旌旗有軍衆者畫異物無者帛而已然則治兵旌旗當如司馬職文也按司常職云及國之大閱贊司馬頒旗物王建大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旜大夫士建物師都建旗州里建旟縣鄙建旐道車載旞斿車載旌計大閱治兵俱是教戰而旌旗之物所建不同者鄭玄云凡頒旗物以出軍之旗則如秋以尊卑之常則如冬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時空辟實然則大閱所建尊卑之常治兵所建出軍之禮此三年治兵與秋教治兵其名旣同建當不異故服虔解此亦引司馬職文明是旌旗所建用秋辨旗物之法案大司馬職教治兵王載大常所以巾車云大麾以田又云大白以即戎者先儒以爲王田春夏則大麾秋冬則大常旌旗所用雖如治兵之時然王若親軍則建大白

明貴賤辨等列等列行伍○辨如字又方免反別也行戶郞反順少長出則少者在前還則在後所謂順也○少詩照反注皆同長丁丈反下注同習威儀也

鳥獸之肉不登於俎俎祭宗廟器○鳥獸之肉一本作其肉俎莊呂反皮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謂以飾法度之器疏鳥獸至於器○正義曰說文云革獸皮治去其毛革更之然則有毛爲皮去毛爲革周禮掌皮秋斂皮冬斂革以其小異故別時斂之散文則皮革通也領上大齒謂之爲牙鳥翼長毛謂之爲羽齒牙毛羽各自小異故歷言之也登於俎謂升俎以共祭登於器謂在器以爲飾諸器之飾有用此材者○注俎祭宗廟器○正義曰饗燕之饌莫不用俎獨言宗廟器者明田獵取禽主爲祭祀若止共燕食則公亦不爲下注云法度之器其義亦然非法之器公亦不舉登謂爲升服虔以上登爲升下登

爲成二登不容異訓且云不成於器爲不辭矣又器以此物爲飾寧復待之乃成也周禮䱷人凡
祭祀共其魚之鱻薨特牲少牢祭祀之禮皆有魚爲俎實肉登於俎公則射之而以觀魚爲非禮
者此言不登於俎者謂妄出遊獵雖取鳥獸元不爲祭祀不登於器亦謂盤遊元不爲取材以飾
器物今公觀魚乃是遊戲故以非之然登爼登器之物雖君所親至於庶羞雜物細小之倫雖爲
祭祀亦君不射禮水土之品籩豆之物苟可薦者莫不咸在豈皆公親之也劉炫云此言田獵之
時小鳥小獸則公不射雖講事而田尚不射小物況魚非講事不宜輒舉不謂登爼之物皆公所
親射祭祀水土云云同

則公不射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皁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隸言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是小臣有司之職非諸侯之所親也○射食亦反皁才早反輿音餘猥烏罪反

【疏】若大至及也○正義曰山林之實謂材木樵薪之類川澤之實謂蔆芡魚鼈之屬此皆
器用之所資須賤人之所守掌非人君所宜親及之也此雖意諫觀魚而廣言小事故
注云取此雜猥之物以資器備非諸侯所親也雜猥謂諸雜猥碎也資謂器之資財待此而備器
之所用及所盛皆是也穀梁傳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大功魚卑者之事也公觀之非正與此
同也若然月令季冬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嘗魚先薦寢廟彼禮天子親往此譏公者彼以時魚
絜美取之以薦宗廟特重其事天子親行意在敬事鬼神非欲以爲戲樂隱公觀魚志在遊戲故
譏之也

公曰吾將略地焉孫辭以略地略揔攝巡行之名傳曰東略之不知西則否矣○行下孟反

【疏】注孫辭至否矣○正義曰僖九年傳曰東略之
不知西則否矣又十六年傳曰謀鄫且東略也略者巡行之名也公曰吾將略地焉言欲案行邊
竟是孫辭也若國竟之內不應譏公遠遊且言遠地明是他竟也釋例曰書說棠魯地據傳公辭
欲略地則非魯竟也釋例土地名棠在魯部內云本宋地蓋宋魯之界上也

遂往陳魚而觀之陳設張也公大設捕魚之備而觀之○捕音步一音搏

僖伯稱疾不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矢亦陳也棠魯地竟故曰遠地○從才用反竟音境

【疏】注矢亦陳也○正義曰釋詁云矢陳也

○曲沃莊伯以鄭人邢人伐翼曲沃晉別封成師之邑在河東聞喜縣莊伯成師子也翼晉舊都在平陽絳邑縣東邢國在廣平襄國縣○沃烏毒反

【疏】注曲沃至國縣○正義曰晉國侯爵譜云姬姓武王子唐叔虞之後也成王滅唐而封之今大原晉陽縣是也
燮父改之曰晉燮父孫成侯徙都曲沃今河東聞喜縣是也穆侯徙都絳鄂侯二年魯隱公之元
年也定公三十一年獲麟之歲也出公八年而春秋之傳終矣出公十七年卒自出公以下五世

八十二年而韓趙魏滅晉也地理志云河東聞喜縣故曲沃也武帝元鼎六年行過改名應劭曰武帝於此聞南越破改曰聞喜志又曰趙國襄國縣故邢國然則於漢屬趙國於晉屬廣平

王使尹氏武氏助之翼侯奔隨尹氏武氏皆周世族大夫也晉內相攻伐不告亂故不書傳具其事為後晉事張本曲沃及翼本末見桓二年隨晉地。傳具。一本作傳見賢遍反。夏葬衛桓公衛亂是以緩有州吁之亂十四月乃葬傳明其非慢也。四月鄭人侵衛牧牧衛邑經書夏四月葬衛桓公今傳直言夏而更以四月附鄭人侵衛牧者於下事宜得月以明事之先後故不復備舉經文三年君氏卒其義亦同他皆倣此。牧州牧之牧徐音目以報東門之役東門役在四年衛人以燕師伐鄭南燕國今東郡燕縣。燕於賢反國名

疏注南燕至燕縣。正義曰燕有二國一稱北燕故此注言南燕以別之世本燕國姞姓地理志東郡燕縣南燕國姞姓黃帝之後也小國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鄭祭足原繁洩駕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與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北制鄭邑今河南城皋縣也一名虎牢。洩息列反曼音萬六月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二公子曼伯子元也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曲沃叛王秋王命虢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春翼侯奔隨故立其子光。衛之亂也郕人侵衛故衛師入郕郕國也東平剛父縣西南有郕鄉。父音甫

疏注郕國至郕鄉。正義曰史記管蔡世家稱郕叔武文王子武王之母弟後世無所見既無世家不知其君號謚唯文十二年郕大子朱儒奔魯書曰郕伯來奔見於經傳則郕國伯爵也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萬舞也

疏注萬舞也。正義曰案公羊傳曰萬者何干舞也籥者何羽舞也則萬與羽不同今傳云將萬焉問羽數於衆仲是萬與羽為一者萬羽之異自是公羊之說今杜直云萬舞也則萬是舞之大名也何休云所以仲子之廟唯有羽舞無干舞者婦人無武事獨奏文樂也劉炫云公羊傳曰萬者云云籥者云云羽者為文萬者為武武則左執朱干右秉玉戚文則左執籥右秉翟此傳將萬問羽即似萬羽同者以當此時萬羽俱作但將萬而問羽數非謂羽即萬也經直書羽者與傳互見之

公問羽數於衆仲問執羽人數對曰天子用八八八

六十四人**諸侯用六**六六三十六人 【疏】注六六三十六人○正義曰何休說如此服虔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杜以舞勢宜方行列既減即每行人數亦宜減故同何說也或以襄十一年鄭人賂晉侯以女樂二八爲二佾之樂知自上及下行皆八人斯不然矣彼傳見晉侯減樂之半以賜魏絳因歌鍾二肆遂言女樂二八爲下半樂張本耳非以二八爲二佾若二八即是二佾鄭人豈以二佾之樂賂晉侯晉侯豈以一佾之樂賜魏絳**大夫四**四四十六人**士二**二二四人士有功賜用樂**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八風八方之風也以八音之器播八方之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節其制而序其情○八音金鍾石磬絲琴瑟竹簫管土塤木柷敔匏笙革鼓也八方之風謂東方谷風東南清明風南方凱風西南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匏白交反蹈徒報反

【疏】夫舞至八風○正義曰舞爲樂主音逐舞節八音皆奏而舞曲齊之故舞所以節八音也八方風氣寒暑不同樂能調陰陽和節氣八方風氣由舞而行故舞所以行八風也○注八音至其情○正義曰八音爲金石土革絲木匏竹周禮大師職文也鄭玄云金鍾鎛也石磬也土塤也革鼓鼗也絲琴瑟也木柷敔也匏笙也竹管簫也八風八方之風者服虔以爲八卦之風乾音石其風不周坎音革其風廣莫艮音匏其風融震音竹其風明庶巽音木其風清明離音絲其風景坤音土其風涼兌音金其風閶闔易緯通卦驗云立春調風至春分明庶風至立夏清明風至夏至景風至立秋涼風至秋分閶闔風至立冬不周風至冬至廣莫風至風體一也逐天氣隨八節而爲之立名耳調與融一風一名昭十八年傳曰是謂融風是其調融同也沈氏云案樂緯云坎主冬至樂用管艮主立春樂用塤震主春分樂用鼓巽主立夏樂用笙離主夏至樂用絃坤主立秋樂用磬兌主秋分樂用鍾乾主立冬樂用柷敔此八方之音既有二說未知孰是故兩存焉更說制樂之本節音行風之意以八音之器宣播八方之風使人用手以舞之用足以蹈之節其禮制使不荒淫次序人情使不蘊結也蟋蟀詩曰無已大康職思其居是節其制也舜歌南風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人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人之慍兮是序其情也**故自八以下**唯天子得盡物數故以八爲列諸侯則不敢用八**公從之**

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而他公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特立此婦人之廟詳問衆仲因明大典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佾音逸僭子念反

【疏】注魯唯至用六○正義曰襄十二年傳曰魯爲諸姬臨於周廟是魯立文王之廟也文王天子自然用八禮記祭統曰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成王康王賜之以重祭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明堂位曰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周公之

廟用八也傳曰始用六佾則知以前用八何休云僭齊也下傚上之辭魯之僭傚必有所因故本其僭之所由言由文王周公廟用八佾他公之廟遂因仍僭而用之今隱公詳問衆仲衆仲因明大典公從其言於仲子之廟初獻六羽故傳亦因言始用六佾謂仲子之廟用六佾他公則仍用八也至襄昭之時魯猶皆亦用八故昭二十五年公羊傳稱昭公謂子家駒曰吾何僭哉荅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佾以舞大武此皆天子之禮也是昭公之時僭用八也此減從正禮尚書於經若更僭非禮無容不書自此之後不書僭用八佾知他廟僭而不改故杜自明其證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也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釋四年再見伐之恨○道音導本亦作導鄭人以王師會之王師不書不以告也伐宋入其郛以報東門之役郛郭也東門役在四年○郛芳夫反下同宋人使來告命告命策書公聞其入郛也將救之問於使者曰師何及對曰未及國忿公知而故問責窮辭○使所吏反下同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爲七年公伐邾傳

○冬十二月辛巳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有恨恨諫觀魚不聽

疏注諸侯至不聽○正義曰詩伐木篇毛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覲禮載天子呼諸侯之稱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然則諸侯之國有大小之異大夫無地之大小明以年之長少爲異莊十四年傳稱鄭厲公謂原繁爲伯父禮記祭統稱衛莊公呼孔悝爲叔舅諸侯呼異姓大夫爲伯舅同姓大夫爲叔父者雖則無文明亦然矣僖伯者孝公之子惠公之弟惠公立四十六年而薨則子臧此時年非幼少呼曰叔父者是隱公之親叔父也此注自言臣之大法耳

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加命服之等○宋人伐鄭圍長葛以報入郛之役也

春秋左傳注疏卷三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三隱三年盡五年

經三年

己巳日有食之 釋文食如字本或作蝕音同案詩日有食之漢書劉向傳引作日有蝕之是蝕與食通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三今訂正

令月來及日 宋本令作今不誤 是過半校二十九分也 閩本校誤叜 知其不可知也 宋本下知字重是也 或有頻交而食者 各本作頻此本誤雖今訂正 襄二十二年 宋本下二作一不誤 食無常月 各本作食此本誤木今訂正 當陽量之月 閩本監本毛本量作長宋本作盛是也 故有伐鼓用幣之事 各本作用此本誤周今訂正 其日食例 各本作日此本誤衣今訂正 厤紀全差 宋本作全廢 會稽都尉劉洪 此本實闕劉字閩本同據宋本監本毛本補 漸益詳密 宋本詳作微 故漢朝以來 閩本監本毛本朝作輿宋本作初 皆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始一交會 浦鏜正誤皆下增以爲二字 不可謂之錯誤世者之厤術 監本毛本世作也 則自有頻食之理 宋本自作日不誤 言日不言朔 各本作朔此本誤明今訂正 食晦夜也 浦鏜云食晦夜三字本作夜食

即傳其僞以懲臣子之過也 岳本懲下有劇字與正義合 典禮下曰 宋本典作曲是也 無葬者皆顯言其諡 閩本監本毛本無作凡字按此說杜注之例無字是也 明日月闕否 各本作闕此本誤開今訂正 且虛實相生 段玉裁按作實虛相生 隨而長之 監本毛本長作表非

言其與己異氏也 閩本監本毛本異氏誤倒

會不共奉王喪 各本作共此本誤其今訂正釋文云共本又作供 注武氏至釋名 各本名作也下有○此本誤脫

故來赴以名 岳本脫來字

或曰濟北盧縣故城西南濟水之門 淳熙本濟誤齊

癸未葬宋穆公 史記鄭世家漢書古今人表作繆公禮記喪服小記序以昭繆鄭氏注繆讀爲穆聲之誤也陳樹華云凡謚法曰穆者史漢多作繆蓋古字段借也

曰寡君不祿 閩本監本毛本君作人非也 則不曰薨 閩本則作故

傳三年

不赴於諸侯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於作于下哭于祔于毛本並改於纂圖本作祔于 既葬日中自墓反虞於正寢 宋本墓誤基淳熙本作暮亦非

今聲子三禮皆闕 宋本子作君案正義作子監本此處模糊重脩監本誤于 既封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 宋本墓誤基

反日中而虞 閩本監本毛本反作及 唯卒葬兩事而已 監本毛本兩作故 必有闕一事則變一文 宋本一事作二事 故不稱

夫人 閩本監本毛本故作則 初死乃赴 宋本監本毛本乃作即 順記之先後爲文也 宋本監本毛本記作經不誤○今依訂正 課行一事則

其此三文 宋本亦作課閩本監本毛本作果下同其各本作具是也○補其今改具 定姒之傳 浦鏜云姒氏誤定姒

不須辟孟子也 毛本孟作仲不誤○今依訂正 則尊得加於臣子 宋本得作德誤

亦仕王朝 宋本仕作任非 王欲分政於虢 毛本於作于非

鄭公子忽爲質於周 說文注引春秋傳曰鄭大子曶案曶與忽古今字論語仲忽漢書古今人表作仲曶

麥禾皆未熟 宋本熟作孰疏同陳樹華引博雅音云𤍠案說文解字从丮𦎫即孰字也與孰誰之孰無異唯玉篇孰字加火未知所出

苟有明信 詩采蘩正義引作明德 澗谿沼沚之毛 釋文沚作時云本又作沚疏云沚與時音義同

蘋蘩薀藻之菜 詩采蘋正義引作蘊藻文選蜀都賦注引同宋張有復古篇以蘊爲薀之俗體 蘋藻言菜之薄 山井鼎云蘋作蘊 然則谿亦

山間有水之名 宋本無則字是也 小渚曰沚 陳樹華云南宋本渚作陼按今本爾雅作陼釋文云陼字又作渚 周禮宅不毛謂宅內無草

木也閩本草木作荓水非　陸機毛詩義疏宋本毛本機作璣按嘉定錢大昕云古書機與璣通馬鄭尚書璿璣字皆作機隋書經籍志烏程令吳郡陸機本從木旁元恪與士
衡同時又同姓名古人不以為名輒改從玉旁予謂考古者但當知艸木疏為元恪撰非士衡撰若其名則皆從木而士衡名字與尚書相應果欲依今本嫌作解事謂元恪名當從玉旁晁公武
讀書志承其說以或題陸機者為也自李濟翁資暇集強非自後經史刊本遇元恪尚書何不改士衡名耶　可糝蒸為茹宋本蒸作烝是也下同　說文曰藻水草
從月從水巢聲宋本同諸本藻作薻案說文藻云或从澡月字宋本作廿是也　或作藻從藻宋本閩本從藻作從澡是　莖大如著宋本著作箸是也　煮
熟挼去腥氣宋本熟作孰
負曰筥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負作圓釋文同案詩召南采蘋傳作圓曰筥說文籅字注云圜曰籅圜與圓通籅即筥字義與毛傳同也　注方曰至曰錡
宋本以下正義四節揔入昭忠信也注下　此皆毛詩傳鄭箋之文也宋本作詩毛傳不誤浦鏜正誤云鄭箋之三字衍文
潢汙停水岳本作渟水案渟通作停　注潢汙至流潦閩本汙誤音
故言二國宋本言作云
采蘩采蘋淳熙本蘩誤蘋
泂酌上傳所言皆有彼篇之事補此本上傳誤主簿彼誤反今依各本訂正
雖薄物皆可為用纂圖本毛本可為誤倒
武氏子來賻毛本賻誤則
與夷宣公子即所屬殤公毛本誤倒作即宣公子
若弃德不讓閩本監本毛本弃作棄石經避唐太宗諱作弃

使公子馮出居於鄭石經宋本淳熙本纂圖本毛本於作于是也　辟殤公也淳熙本公也誤作八月

公子馮不帥父義毛本帥誤出

百祿是荷宋本荷作何注同釋文亦作何云本又作荷案詩作何字則與說文字義合凡作荷者皆字之假借也　言成湯武丁宋本成作今殷是也

穆公示殤公亦得其宜宋本示作立是也　為宣公之禍也宋本禍作過是也○今依訂正

是風吹之隊濟水宋本閩本監本毛本隊作墜　溢為榮宋本閩本監本毛本榮作滎亦非案當作熒周禮職方氏注引作泆為熒也今熒作滎衞包所改

癸未之前三十三日毛本三十作二十非也

此太子不敢居上位故常處東宮案此字衍文諸本所無　案史記十二年諸侯年表宋本無上年字是也毛本記誤

計或可據知象宋本監本毛本知作易不誤考文作見　故太子在東也宋本東下有宮字

又娶于陳宋本以下正義二節在莊姜以為已子注後　魯隱公之立年也宋本立作元是也○今依訂正

其娣戴嬀生桓公莊姜以為已子監本毛本娣字誤作姊已子石經岳本作己子是也

石碏諫曰漢石經公羊殘碑碏從足作踖

淫謂者欲過度宋本者作嗜正　邪是何事能起四過毛本作四禍非也

降而不憾憾而能眕者鮮矣釋文憾本又作感說文云感動人心也俗加立心說文所無陳樹華云釋文以憾為正反以感為一作之字

武王克殷求禹之後按釋例作武王克紂求禹後　自哀公以下二世十二年而楚滅杞按釋例杞作之　應劭曰宋本

劭作邵下並同按邵高也應字仲遠高遠義相近改作劭非也淳于國之所都浦鏜正誤于下有公字六年春寔來雖知其國必滅宋本
寔作實疑似并之宋本監本毛本疑作杞是也若然淳于爲杞所并宋本若作雖若取郝取鄟之類是也宋本郝作郜是
也。今依訂正上言伐下言取者宋本監本毛本下誤不
戊申衞州吁弑其君完毛本戊申誤庚戌釋文弑本又作殺同音試陳樹華云弑殺二字經傳互出凡釋文作殺分注中無本又作弑之文而石經及諸刻本並作弑各本
注同獨與釋文異者要是傳本不同陸氏未載及一作某字耳舉此可以例推今皆仍其舊但爲標出不更改從釋文凡適嫡禦御等字放此段玉裁曰凡敘其事曰殺正其罪名曰弑弑者聖人
正名定罪之書法而三傳紀事多用殺字後人轉寫經傳多致淆亂宜以此義求之戊申三月十七日宋本三月上有在字注云稱君毛本注作杜非
言衆所共絕也毛本言作君非而文當族處春秋書族以否閩本處作據以作與釋例曰閩本例誤案楚殺得臣與宜申
賈氏皆以爲陋毛本宜作夷非未必是二月之日閩本監本毛本二作一誤二月壬辰朔宋本二作三不誤。今依訂正經有比類故
知此亦同之閩本監本毛本比作此非
諸侯未及期毛本及誤必克期聚集浦鏜正誤克作剋此婦呼夫共朝重脩監本呼作乎非也
魯之卿佐岳本魯作國連上文而已爲句案岳本是也他本已誤已案鄭伯使宛來歸祊重脩監本案誤宸宛毛本作完亦非則己之事佐被
貶宋本閩本監本毛本事作卿魯人出會他國此本人出會他國五字模糊據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人出作之盟非也不可發首言我人故也
閩本監本毛本首作例
不在天子弑君取國閩本監本毛本弑作殺即君臣之分定宋本監本毛本分下有已字亦成君同義者宋本監本毛本亦下
有與字至高平鉅野縣入濟彼濮與此名同實異毛本脫彼濮二字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宋公作宋人非

終始二十矣 宋本十下有年字是也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 陳樹華云文選西征賦注引杜注阻恃也又辨亡論引傳文并注同 恃兵則民殘民殘則衆叛 淳熙本脫民殘二字

阻兵而安忍 宋本此節正義在必不免矣之下 阻恃諸國之兵以求勝 宋本作阻謂恃也恃兵以求勝考文同

弗戢將自焚也 石經宋本岳本閩本戢作戢案說文五經文字戢在戈部

故書至疾之也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時鄭不車戰之下 公子不許 宋本監本毛本子作亦是也○今依訂正

以州吁不安諮其父 淳熙本諮作謚

王覲爲可 宋本此節正義在其是之謂乎注下

老夫耄矣 釋文耄作耄石經初刻作耄改亦作耄字按耄者耋省也

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衞 石經宋本淳熙本于作於

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君子曰石碏純臣也 石經初刻脫其宰至曰石字一行計十五字皆重刊 明小

義則常兼子愛之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常作當是也

宣公即位 宋本此節正義在衆也之下

公矢魚于棠 史記作觀漁于棠漢書五行志亦作漁此古字叚借也說文有魚有漁 今高平方與縣北有武唐亭魯侯觀魚臺 史記

正義引杜注唐作棠魚作漁釋例亦云唐即棠本宋地

其實觀魚而書陳魚者 此本作貴閩本監本毛本作責亦非宋本作實是也今從宋本

故書羽 淳熙本羽作與非 杜於此不解初義 閩本監本毛本杜作度誤 婦人法不當諡 毛本婦作非誤 羽則非當所書

閩本監本毛本當所誤倒 宗人視之 案禮雜記宗人視之今監本禮記譌作視非也宋本注疏不誤此疏作視是也 血流于前 監本毛本血流誤倒

食其節者言其貪狼故曰賊也 毛本狼作狠非案詩正義引李巡云作食禾節者下其根亦作禾根

大夫書卒不書葬 閩本監本毛本脫下書字 弔喪問疾人道之常 宋本道作君

臧僖伯諫曰 漢書五行志僖作釐古今人表亦作釐案僖與釐通 僖諡也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僖誤伯

亂敗之所起 纂圖本毛本敗作政非也 觀魚者 宋本以下正義十四節摠入且言遠地也注下 正義曰說文云漁捕魚也 宋本閩本

監本毛本漁作魚 即取財以飾軍國之器是也 毛本取誤此

秋獮冬狩 釋文云獮說文作𤢤 曲辨妄生 宋本辨作辯 明帝集諸學士作白虎通義 案困學紀聞云章帝會諸儒於白虎觀正義謂

明帝誤 因穀梁之文爲之生說 毛本生誤主 擇其懷任者也 浦鏜正誤其疑去盧文弨挍本作擇去其懷任者也

整衆而還 纂圖本毛本整作振非 三年而復爲禘祭 監本禘誤諦 軍之資實唯有車徒器械 閩本監本毛本唯作雖非

也 說文云械器之摠名 毛本械器誤倒 二注並云軍器 宋本監本毛本器作實 不言車徒 宋本不上有軍器二字

軍吏諸軍帥也 監本毛本帥作師案唐人帥多作師既又譌師 衆屬軍史 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史作吏 王建大常 閩本監本毛本王誤如

道車載旞 閩本監本毛本車作居旞作旞並誤 凡頒旗物 閩本監本毛本物作所非也 大閱備軍禮而旌旗不如出軍之

時 閩本監本毛本次軍字誤作師

等列行伍 淳熙本伍作任非也

以其小異 閩本監本毛本小作少非 凡祭祀共其魚之鱻薨 監本毛本其誤共 小鳥小獸 浦鏜正誤鳥作禽

則公不射 何焯校本公改君非 川澤之實謂蔆芡魚蟹之屬 毛本蔆作菱案蔆通作菱 彼以時魚絜美 閩本監本毛本絜作

潔○按今人用潔漢注唐石宋槧皆用絜近人則盡加水旁非也

傳九年傳曰 毛本九誤元 謀鄶且東略也 閩本監本毛本鄶誤魯 若國竟之內 閩本監本毛本竟作境俗字

僖伯稱疾不從 顧炎武云石經疾誤作侯案石經此處闕顧炎武所據乃謬刻也 釋詁云 閩本監本毛本云作文非也

注曲沃至國縣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隨晉地之下 變父改之曰晉變父孫成侯 閩本監本毛本變改燮

注南燕至燕縣 宋本此節正義在不可以師句下 唯莊二十年燕仲父見傳耳 閩本監本毛本亦脫年字據宋本毛本補

北制鄭邑 毛本北誤此考文云此作北足利本同案北字亦誤

敗燕師于北制 毛本北制誤倒

而立哀侯于翼 宋本脫于翼二字

注萬舞也 宋本以下正義五節揔入公從之節注下

節其制而序其情 宋本淳熙本足利本序作敘　離音絲 宋本離作㒳下同　使不蘊結也 閩本監本毛本蘊作藴

魯唯文王周公廟得用八 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唯作惟下唯在同　詳問衆仲因明大典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重衆仲二字是也

其後季氏舞八佾於庭知唯在仲子廟用六 淳熙本庭作是唯誤雖　昔者周公旦有勳勞於天下

閩本監本毛本下誤子　他公之廟 毛本他誤也　公則仍用八也 閩本監本毛本仍作因

注諸侯至不聽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加命服之等之下　是隱公之親叔父也 閩本監本毛本親作稱非　此注自言臣之大

法耳 宋本監本毛本言下有呼字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隱六年盡十一年

杜氏注　　孔穎達疏

經六年春鄭人來渝平和而不盟曰平。渝羊朱反變也疏注和而不盟曰平。正義曰宣十五年宋人及楚人平傳載其盟辭昭七年燕暨齊平傳稱盟于濡上似平皆有盟而云不盟者平實解怨和好之辭非要盟也彼自既平之後別為盟耳此與定十年及齊平皆傳無盟事定十一年及鄭平下乃云叔還如鄭涖盟平後乃盟知平非盟也。○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泰山牟縣東南有艾山○艾五蓋反○秋七月雖無事而書首月具四時以成歲。也皆放此疏注雖無至放此○正義曰公羊傳曰此無事何以書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首時過則何以書春秋編年四時具然後為年此注用公羊為說釋例曰年之四時雖或無事必空書首月以紀時變以明厤數也○冬宋人取長葛秋取冬乃告也上有伐鄭圍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前年冬圍不克而還今冬乘長葛無備而取之言易也○易以豉反傳同疏注秋取至易也○正義曰經書冬傳言秋上明為傳例不虛舉經文獨以秋言此事明是以秋取冬乃告也冬告者告言冬始取耳故書之於冬若其使以冬至告言秋取亦當追書於秋八年傳曰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秋成冬告書之於秋明此以冬取告故書於冬也賈服以為長葛不繫鄭者刺不能撫有其邑凡邑為他國所取皆是不能無有之何故於此獨為惡鄭故杜以為上有伐鄭圍長葛則長葛鄭邑可知故不言鄭也既言秋取取實在秋因其經文在冬遂言冬乘無備襄十三年傳例曰凡書取言易也知此乘其無備而取之也杜知長葛不繫鄭非大都以名通者以前年云伐鄭圍長葛長葛之文繫於鄭故也劉炫以大都通名而規杜氏非也

傳六年春鄭人來渝平更成也渝變也公之為公子戰於狐壤為鄭所執遂歸怨鄭鄭伐宋公欲救宋宋使者失辭公怒而止忿宋則欲厚鄭鄭因此而來故經書渝平傳曰更成○壤如掌反使所吏反疏傳注渝變至更成○正義曰渝變也釋言文變平者變更前惡而復為和好變即更之義成則平之訓故傳解渝平謂之更成自狐壤以來與鄭不和今日復和故曰更成言更復狐壤以前之好也服虔云公為鄭所獲釋而不結平於是更為約束以結之故曰渝平案傳公賂尹氏而與之逃歸非鄭所釋安得釋而結平也○翼九宗五正頃父之子嘉父逆晉侯于隨翼晉舊都也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遂世為晉

強家五正五官之長九宗一姓爲九族也頃父之子嘉父晉大夫○頃音傾長丁丈反下丈及注同 疏 注翼晉至大夫○正義曰唐叔始封受懷姓九宗職官五正者謂周成王滅唐始封
唐叔以懷氏一姓九族及是先代五官之長子孫賜之言五官之長者謂於殷時爲五行官長今褒寵唐叔故以其家族賜之耳今云頃父之子嘉父者以頃父舊居職位名號章顯嘉父新爲大
夫未甚著見故繫之於父諸繫父爲文者義皆同此也 納諸鄂晉人謂之鄂侯 鄂晉別邑諸地名疑者皆言有以示不審闕者不復記其闕他皆放此前年
桓王立此侯之子於翼故不得復入翼別居鄂○鄂五各反不復扶又反下同 疏 注諸地至放此○正義曰杜言不復記其闕者謂但言某邑而已下不云闕若鄂直云晉別邑及翼侯奔
隨注云隨晉地鄭人侵衛牧注云牧衛邑如此之類皆不言闕是也若不知何國之地者則言闕若虞公出奔共池公孫嬰齊卒于貍脤並注云闕是也亦有雖知某國之地注亦云闕則隱十一
年蘇忿生十二邑注歷云闕者以餘邑皆知所在唯此獨闕故也 ○夏盟于艾始平于齊也 春秋前魯與齊不平今乃弃惡結好故言始平于齊
○好呼報反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于陳 成猶平也 疏 五月庚申○正
義曰案經盟于艾亦在五月傳略不言月庚申之日須月以統之故別言五月他皆放此 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
寶也君其許鄭 五父陳公子佗○佗徒何反人名皆同○ 陳侯曰宋衛實難 可畏難也○難乃旦反注同 鄭何能爲
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
及也 悛止也從隨也○悛七全反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
原不可鄉邇 商書盤庚言惡易長如火焚原野不可鄉近○燎力召反又力弔反鄉本又作嚮同許亮反近附近之近 其猶可撲滅 言不可撲滅○
撲普卜反 周任有言 周任周大夫○任音壬 曰爲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
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芟刈也夷殺也蘊積也崇聚也○去起呂反芟所銜反說文作癹匹末反云以足蹋
夷草蘊紆粉反信如字一音申 ○秋宋人取長葛○冬京師來告饑公爲之請糴於宋衛齊

鄭禮也告饑不以王命故傳言京師而不書於經也雖非王命而公共以稱命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傳見隱之賢○爲于僞反糴直歷反見賢遍反○【疏】注告饑至
之賢○正義曰王使至魯皆應書經此獨不書故解之以人情恕之不得自不輸粟空告他人故知已國不足旁請鄰國故曰禮也定五年歸粟于蔡尚書於經此不書者魯以往歲螟災故已國
饑困所輸不多宋鄭輸粟不復告魯故皆不書此事無經而發故解傳意見隱之賢諸無經之傳皆意有所見悉皆放此○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桓王
即位周鄭交惡至是乃朝故曰始王不禮焉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周桓公周
公黒肩也周采地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幽王爲犬戎所殺平王東徙晉文侯鄭武公左右王室故曰晉鄭焉依○焉依如字或於虔反非雍於用反左音佐右音祐又並如字【疏】注周
桓至焉依○正義曰桓公是周公黒肩事見桓十八年傳也幽王娶申女爲后生大子宜臼後得褒姒嬖之生子伯服廢申后逐大子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大子宜臼奔申申侯乃與犬戎共攻幽
王殺幽王於驪山之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宜臼是爲平王以西都偪戎晉文侯鄭武公夾輔平王東遷洛邑毛詩尚書國語史記皆略有其事善鄭以勸來者
猶懼不蔇蔇至也○蔇其器反況不禮焉鄭不來矣爲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經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無傳叔姬伯姬之娣也至是歸者待年於父母國不與嫡俱行故書○嫡本又作適同丁歷反【疏】注叔
姬至故書○正義曰女嫁於他國皆有姪娣與適俱行則所尊在適書適不書姪娣叔姬待年之女年滿特行故書其歸魯女嫁於他國之卿皆書之夫人之娣尊與卿同其書固是常例賈云書
之者刺紀貴叔姬傳無其事是妄說也○滕侯卒傳例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滕國在沛國公丘縣東南○沛音貝【疏】滕侯卒○正義曰譜云滕姬姓文王子錯叔繡之後
武王封之居滕今沛郡公丘縣是也自叔繡至宣公十七世乃見春秋隱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齊滅之世本云齊景公亡滕案齊景之卒在滕隱之前世本言隱公之後仍有六世爲君而云齊
景亡滕爲謬何甚服虔昭四年注亦云齊景亡滕是不考校而謬言之地理志云沛郡公丘縣故滕國也周文王子錯叔繡所封三十一世爲齊所滅○夏城中丘城例
在莊二十九年中丘在琅邪臨沂縣東北○琅音郎沂魚依反○齊侯使其弟年來聘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例在襄九年【疏】注諸聘至
九年○正義曰聘禮使者執圭以致命束帛加璧以致享鄭玄云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是執玉帛以相存問也玉人職云瑑圭璋璧琮八寸以覜聘注云八寸者據上公之臣案聘禮

圭以聘君璋以聘夫人既行聘之後璧以享君琮以享夫人又鄭玄注小行人云使卿大夫覜聘降其君瑞一等則侯伯之臣圭璋璧琮皆六寸子男之臣皆四寸又小行人云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玄注云二王之後享天子圭以馬享后璋以皮其餘諸侯享天子璧以帛享后琮以錦子男享大國之君琥以繡享大國夫人璜以黼是玉帛之文也

○秋公伐邾○冬天王使凡伯來聘 凡伯周卿士凡國伯爵也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共音恭凡字本作汎音凡

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戎鳴鍾鼓以伐天子之使見夷狄彊虣不書凡伯敗者單使無衆非戰陳也但言以歸非執也楚丘衛地在濟陰城武縣西南○使所吏反下同見賢遍反虣蒲報反陳直覲反

疏 注戎鳴至西南○正義曰傳例有鍾鼓曰伐此既言伐知其鳴鍾鼓也杜意言以歸者以彼隨已而已非囚執之辭故云但言以歸非執也杜必知以歸非執者穀梁傳云以歸猶愈乎執也又昭十三年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歸若以歸是執何須別起執文明直言以歸者非執也至如定四年以沈子嘉歸經云殺之哀七年以邾子益來傳云囚諸負瑕既有囚殺之文容或是執若直言以歸無囚殺之事者則非執者也春秋有文同事異此即其類也劉君引沈子邾子云以歸者皆執以規杜氏非其義也

傳七年春滕侯卒不書名未同盟也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故薨則赴以名 盟以名告神故薨亦以名告同盟 告終嗣也以繼好息民 告亡者之終稱嗣位之主嗣位之主當奉而不亡故曰繼好好同則和親故曰息民○好呼報反注同 謂之禮經 此言凡例乃周公所制禮經也十一年不告之例又曰不書於策明禮經皆當書於策仲尼脩春秋皆承策為經丘明之傳博采衆記故始開凡例特顯此二句他皆放此

疏 凡諸至禮經○正義曰諸侯者公侯伯子男五等之揔號侯訓君也五等之主雖爵命小異而俱是國君故揔稱諸侯也諸發凡者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丘明采合舊語以發明史例雖意是舊典而辭出丘明非全寫舊語同盟稱名薨則赴以名是周公之舊典其告終稱嗣以下乃是解釋赴意非舊語也僖二十三年又發例曰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名禮也直言赴名是禮不言繼好是禮繼好息民是禮之大意非禮之實明是丘明言此以解赴名之意彼云禮也此云謂之禮經其事一也言謂此赴名為禮之常法丘明之意言周公謂之然也謂之禮經雖指此一事諸發凡者莫不盡然以此為例之初故特言之○注此言至放此○正義曰凡例是周公所制其來亦無所出以傳言謂之禮經則是先聖謂之非丘明自謂之也史之書策必有舊法一代大典周公所制故知凡例亦是周公所制此言凡例則云謂之禮經不言凡例則云不書於策以此明所謂禮經皆當書策從傳之首至此始開凡例故特

顯此二句二句者謂之禮經是一句與不書于策爲二句也然則九年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不以爲始而遠取十一年云始開凡例者以九年唯記當國雨雪之事史策舊文並是赴告國家大事之列

○夏城中丘書不時也○齊侯使夷仲年來聘結艾之盟也艾盟在六年

○秋宋及鄭平七月庚申盟于宿公伐邾爲宋討也公拒宋而更與鄭平欲以鄭爲援今鄭復與宋盟故懼而伐邾欲以求宋故曰爲宋討○爲宋于僞反注爲宋同援于眷反復扶又反

○初戎朝于周發幣于公卿凡伯弗賓朝而發幣於公卿如今計獻詣公府卿寺

【疏】注朝而至卿寺○正義曰朝於天子獻國之所有亦發陳財幣於公卿之府寺如今者如晉時諸州年終遣會計之吏獻物於天子因令以物詣公府卿寺然自漢以來三公所居謂之府九卿所居謂之寺風俗通曰府聚也公卿牧守府道德之所聚也藏府私府財貨之所聚也寺司也庭有法度令官所止皆曰寺釋名曰寺嗣也治事者相嗣續於其內

冬王使凡伯來聘還戎伐之于楚丘以歸傳言凡伯所以見伐○陳及鄭平六年鄭侵陳大獲今乃平

十二月陳五父如鄭涖盟涖臨也○壬申及鄭伯盟歃如忘忘不在於歃血○歃色洽反歃血也如忘七亮反服虔云如而也

【疏】歃如忘○正義曰歃謂口含血也當歃血之時如似遺忘物然故注云忘不在於歃血也服虔云如而也雖歃而忘其盟載之辭言不精也盟載之辭在於簡策祝史讀以告神非歃者自誦之何言忘載辭也且忘否在心五父終不自言已忘洩伯安知其忘而譏之

洩伯曰五父必不免不賴盟矣洩伯鄭洩駕○洩息列反鄭良佐如陳涖盟良佐鄭大夫辛巳及陳侯盟亦知陳之將亂也入其國觀其政治故揔言之也皆爲桓五年六年陳亂蔡人殺陳佗傳○治直吏反

○鄭公子忽在王所故陳侯請妻之以忽爲王寵故○妻七計反鄭伯許之乃成昏爲鄭忽失齊昏援以至出奔傳○爲鄭于僞反

經八年春宋公衞侯遇于垂垂衞地濟陰句陽縣東北有垂亭○句古侯反○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宛鄭大夫不書氏未賜族祊鄭祀泰山之邑在瑯邪費縣東南○宛於阮反祊必彭反費音祕

【疏】注宛鄭至東南○正義曰內卿貶則去族外卿貶則稱人外無去族之理今宛無族

傳無譏文故知未賜族也傳言鄭釋泰山之祀使來歸祊知祊是鄭祀泰山之邑鄭以桓公之故
受邑泰山之下天子祭泰山必從往助祭使共湯沐焉故公羊謂之湯沐之邑既有此邑因立別
廟劉炫云言祀泰山之邑者謂泰山之旁有此邑邑內有鄭宗廟之祀蓋祀桓武之神
庚寅我入祊桓元年乃卒易祊田知此入祊未肯受而有之○夏六
月己亥蔡叔考父卒無傳襄六年傳曰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諸侯同盟稱名者非唯見在位二君也嘗與其父同盟則亦以名赴其子亦所以繼好
也蔡未與隱盟蓋春秋前與惠公盟故赴以名○見賢遍反好呼報反

【疏】注襄六至以名○正義曰同盟赴名自有成例而引杞桓公者蔡自春秋以來未與魯盟疑與惠公同盟故引
杞桓爲例杞桓與成公同盟而以名赴襄公傳曰同盟故也則與其父盟得以名赴其子故疑蔡
與惠盟故以名赴隱也同盟稱名則兩君相知君既知之則國內皆知故彼父雖薨得以名赴彼
子以此名嘗與彼父對稱故也若父與彼盟彼君雖在此子不得以其名赴以此名未與彼君對稱故也

辛亥宿男卒無傳元年宋魯大夫盟于宿宿與盟也晉荀偃禱河
稱齊晉君名然後自稱名知雖大夫出盟亦當先稱己君之名以啓神明故薨皆從身盟之例當
告以名也傳例曰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今宿赴不以名故亦不書名諸例或發
於始事或發於後者因宜有所異同亦或互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故○宿與音預下不與同禱丁老反或丁報反

【疏】注元年至備故○正義曰於例盟以國地則地主與之元年盟
于宿知宿與盟也魯宋俱是微人宿君必不親與之宿亦大夫盟也盟禱雖異俱是告神荀偃之
禱先稱君名知大夫聚盟亦各稱君名臣盟既稱君名則君薨得以名赴宿君之卒宜以名赴魯
今宿男不名自不以名赴非法不得也故引僖二十三年傳例以明之言其赴不以名雖知亦不
得書也諸君不親盟而以名赴魯注云大夫盟於某者義皆出此衛冀隆難杜云周人以諱事神
臣子何得以君之名告神又荀偃禱河一時之事耳非正禮也何得知大夫盟先稱君名乎杜必
爲此解者以諱事神謂諱神之名以事其神若祭祖而諱祖之類山川之神尊於諸侯故尚書武
成告名山川云有道周王發則荀偃禱河自稱君名於理何怪杜云諸例或發於始事或發於後
者若七年滕侯卒傳曰凡諸侯同盟於是稱名及桓二年公至自唐凡公行告于宗廟是或發於
始事也宣四年凡弒君稱君及僖二十六年凡師能左右之曰以是或發於後也云因宜有所異
同者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弒君嫌歸生無罪及宣五年高固來逆叔姬嫌見偪成昏故傳因以明
之是也云亦或互明所得記注本末不能皆備者但杜又自疑以爲諸例皆應從始事而發在後
發者以記注周公舊凡不繫於始事繫於後事互明作傳因記注所繫遂以發之如杜此言則周
公舊凡於記注之文散在諸事互明作傳因記注之文發例故或先或後也

○秋七月庚午宋公齊侯衛侯盟于瓦屋

齊侯尊宋使主會故宋公序齊上瓦屋周地【疏】注齊侯至周地○正義曰春秋之例國以大小爲序外傳鄭語云齊莊僖於是乎小伯此齊侯即僖公也此盟平宋衛也齊爲會主則齊宜在上今宋在齊上故特解之由宋敬齊侯與衛先遇故齊侯尊宋使爲會主瓦屋既闕知是周地者以其會于溫盟于瓦屋會盟不得相遠溫是周地知瓦屋亦周地也○八月葬

蔡宣公無傳三月而葬速○九月辛卯公及莒人盟于浮來莒人微者不嫌敵公侯故直稱公例在僖二十九年浮來紀邑東莞縣北有邳鄉邳鄉西有公來山號曰邳來閒○邳蒲悲反閒如字【疏】注莒人至來閒○正義曰僖二十九年公會王子虎及諸侯之卿盟于翟泉沒公不言貶卿稱人直言會某人某人傳曰卿不書罪之也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此莒人乃對會公侯故解之莒是小[illegible]卿當稱人非貶辭也微者不嫌能敵公侯故直稱公也○螟無傳爲災○

冬十有二月無駭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斂力驗反

傳八年春齊侯將平宋衛平宋衛於鄭有會期宋公以幣請於衛請先相見宋敬齊命衛侯許之故遇于犬丘犬丘垂也地有兩名【疏】注犬丘至兩名○正義曰地有兩名新舊改易者傳則言實以明之若二名俱存者傳則錯經以見之此犬丘與垂兩名俱存故傳不言實釋例曰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則直兩文互見黑壤犬丘時來之屬是也猶卿大夫名氏互見非例也○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成王營王城有遷都之志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後世因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封鄭有助祭泰山湯沐之邑在祊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故欲以祊易許田各從本國所近之宜恐魯以周公別廟爲疑故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爲魯祀周公孫辭以有求也許田近許之田○泰山如字東岳能復扶又反守手又反近附近之近下同又如字欲爲于僞反下爲魯同【疏】注成王至之田○正義曰成王營邑於洛以爲居土之中貢賦路均將於洛邑受朝許田近於王城故賜周公許田以爲魯國朝宿之邑詩魯頌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是周公得許田也公羊傳曰許田者何魯朝宿之邑也是許田爲魯朝宿之邑鄭請易許田而求祀周公故知後世因在許田之中而立周公別廟焉鄭桓公以周宣王之母弟故於泰山之下亦受祊田以爲湯沐之邑祊邑內亦有鄭先君別廟此時周室既衰王不巡守鄭以天子不復巡守則泰山之祀既廢祊無所用故欲以祊易許許田近鄭祊田近魯各從本國所近之

宜也魯以許田奉周公之祀易其田則廢其祀恐魯以周公別廟為疑慮將不許云已廢泰山之祀而欲為魯祀周公言鄭得許田周公之祀不絕也云已廢泰山之祀者謂天子不復巡守鄭家

已廢此助祭泰山祭祀之事無所祭祀故欲為魯祀周公其實廢來已久今始云已廢者欲為魯祀周公故云已廢耳方便遜辭以求於魯也定四年祝佗言康叔之受分物云取於有閻之土以

共王職取於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一衞以道路並遠故兩皆有之禮記王制曰方

伯為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為朝王從王巡守主為助祭祭必沐浴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亦互言之耳異義左氏說諸侯有大功德乃有朝

宿湯沐之邑公羊說以為諸侯皆有朝宿湯沐之邑許慎以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為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傳曰此魯朝宿之邑也則曷為謂之許田諱取周田也諱取周田

則曷為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為繫之許近許也杜言近許之田是用公羊為說杜依公羊之傳邑實近許故以許為名劉君更無所馮直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由近許國始名為許以規杜

氏非其義也 ○夏虢公忌父始作卿士于周周人於此遂畀之政。畀必二反 ○四月甲辰鄭公子

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

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鍼子陳大夫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故楚公子圍稱告莊

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鍼其廉反誣亡符反共音恭本亦作恭 疏 注鍼子至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為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

後配案昏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是士禮不待三月也禹娶塗山四日即去而有啓生焉亦不三月乃配是賈之謬也鄭衆以配為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也案昏禮婦既

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乃食禮無此文是鄭之妄也鄭玄以祖為軷道之祭也先為配匹而後祖道言未去而行配案傳既言入于鄭乃云先配而後祖寧是未去之事也若未去

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也此三說皆滯故杜引楚公子圍告廟之事言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此時忽父見在計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楚公子圍亦人臣

矣而自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之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為配匹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為忽娶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見而譏之公子圍

告廟者專權自由耳非正也 ○齊人卒平宋衛于鄭秋會于溫盟于瓦屋以釋東門之役

禮也會溫不書不以告也定國息民故曰禮也平宋衛二國忿鄭之謀鄭不與盟故不書。與音預○八月丙戌鄭伯以齊人朝王禮也言鄭伯不以虢公得政而背王故禮之齊稱人略從國辭上有七月庚午下有九月辛卯則八月不得有丙戌。背音佩疏注言鄭至丙戌。正義曰庚午之後十六日而有丙戌二十一日而有辛卯七月有庚午九月有辛卯其間不容一月是八月不得有丙戌更遙一周則丙戌去庚午七十七日八月亦不得有丙戌是明丙戌爲日誤長厤推七月丁卯朔四日庚午至二十日是丙戌九月丙寅朔二十六日辛卯其月二十一日是丙戌八月小丁酉朔十日丙午二十日丙辰二日戊戌十四日庚戌二十六日壬戌未知丙戌二字孰爲誤也不直云日誤而檢上下者因傳明文故顯言之他皆放此○公及莒人盟于浮來以成紀好也二年紀莒盟于密爲魯故今公尋之故曰以成紀好。好呼報反下同○冬齊侯使來告成三國齊侯冬來告稱秋和三國公使衆仲對曰君釋三國之圖以鳩其民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敢不承受君之明德鳩集也○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衆仲對曰天子建德立有德以爲諸侯因生以賜姓因其所由生以賜姓謂若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汭如鋭反疏注因其至嬀姓。正義曰陳世家云陳胡公滿者虞帝舜之後也昔舜爲庶人時居于嬀汭其後因爲氏姓姓嬀氏武王克殷得嬀滿封之於陳是舜由嬀汭故陳爲嬀姓也案世本帝舜姚姓哀元年傳稱虞思妻少康以二姚是自舜以下猶姓姚也昭八年傳曰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是胡公始姓嬀耳史記以爲胡公之前已姓嬀非也胙之土而命之氏報之以土而命氏曰陳。胙才故反報也疏注報之至曰陳。正義曰胙訓報也有德之人必有美報報之以土謂封之以國名以爲之氏諸侯之氏則國名是也周語曰帝嘉禹德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胙四岳國賜姓曰姜氏曰有呂亦與賜姓曰嬀命氏曰陳其事同也姓者生也以此爲祖令之相生雖下及百世而此姓不改族者屬也與其子孫共相連屬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禮記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百世而昏姻不通者周道然也是言子孫當共姓也其上文云庶姓別於上而戚單於下是言子孫當別氏也氏猶家也傳稱盟于子皙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如此之類皆謂家爲氏氏族一也所從言之異耳釋例曰別而稱之謂之氏合而言之則曰族例言別合者若宋之華元華喜皆出戴公向魚鱗蕩共出桓公獨舉其人則云華氏向氏并指其宗則云戴族桓族是其別合之異也記謂之庶姓者以始祖爲正姓高祖爲庶姓亦氏族之別

名也姓則受之於天子族則稟之於時君天下之廣兆民之衆非君所賜皆有族者人君之賜姓賜族爲此姓此族之始祖耳其不賜者各從父之姓族非復人人賜也晉語稱黃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得姓者十二人天子之子尚不得姓況餘人哉固當從其父耳黃帝之子兄弟異姓周之子孫皆姓姬者古今不同質文代草周代尚文欲令子孫相親故不使別姓其賜姓者亦少唯外姓媯滿之徒耳賜族者有大功德宜世享祀者方始賜之無大功德任其興衰者則不賜之不賜之者公之同姓蓋亦自氏祖字其異姓則有舊族可稱不世其祿不須賜也衆仲以天子得封建諸侯故云胙土命氏據諸侯言耳其王朝大夫不封爲國君者亦當王賜之族何則春秋之世有尹氏武氏之徒明亦天子賜之與諸侯之臣義無異也此無駭是卿羽父爲之請族蓋爲卿乃賜族大夫以下或不賜也諸侯之臣卿爲其極既登極位理合建家若其父祖微賤此人新升爲卿以其位絕等倫其族不復因故身未被賜無族可稱魯挾鄭宛皆未賜族故單稱名也或身以才舉脅升卿位功德猶薄未足立家則雖爲卿竟不賜族羽父爲無駭請族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華督生立華氏知其恐慮不得故早求之也由此而言明有竟無族者魯之翬挾柔溺名見於經而其後無聞是或不得族也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伍員之子在齊爲王孫氏外傳稱知果知知伯之將滅自別其族爲輔氏如此之類皆是身自爲之非復君賜釋例曰子孫繁衍枝布葉分始承其本末取其別故其流至於百姓萬姓其言自有百姓萬姓未必皆一君賜也晉語稱炎帝姓姜則伯夷炎帝之後姜自是其本姓而云賜姓曰姜者黃帝之後別姓非一自以姜姓賜伯夷更使爲一姓之祖耳非復因舊姓也猶后稷別姓姬不是因黃帝姓也

諸侯以字 諸侯位卑不得賜姓故其臣因氏其王父字 **爲諡。因以爲族** 或使即先人之諡稱以爲族

【疏】諸侯至爲族。正義曰杜意諸侯以字言賜先人字爲族也爲諡因以爲族謂賜族雖以先人之字或用先人所爲之諡因將爲族以諡爲族者衞齊惡宋戴惡之類是也而劉君乃稱以諡爲族全無一人妄規杜氏非其義也死後賜族乃是正法春秋之世亦有非禮生賜族者華督是也釋例曰舊說以爲大夫有功德者則生賜族非也至於鄭祭仲爲祭封人後升爲卿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檢傳既無同華氏之文則祭者是仲之舊氏也諸侯以字字有二等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然也則二十有加冠之字又有伯仲叔季爲長幼之字二者皆可以爲氏矣服虔云公之母弟則以長幼爲氏貴適統伯仲叔季是也庶公子則以配字爲氏尊公族展氏臧氏是也案鄭子人者鄭厲公之弟桓十四年鄭伯使其弟語來盟即其人也而其後爲子人氏不以仲叔爲氏則服言公之母弟以長幼爲氏其事未必然也杜以慶父叔牙與莊公異母自然仲叔非母弟族矣其或以二十之字或以長幼之字蓋出自時君之命也叔肸稱叔不稱孫而三桓皆稱孫俱氏長幼之字自不同也臧氏稱孫展氏不稱孫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然則稱孫與不稱孫蓋出其家之意未必由君賜也以字爲族者謂公之

曾孫以王父之字爲族也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子公孫繫公之常言非族也其或貶責則亦與族同成十四年叔孫僑如如齊逆女傳曰稱族尊君命也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傳曰舍族尊夫人也宣元年公子遂如齊逆女遂以夫人至事與僑如正同其傳直云尊君命尊夫人不言稱族舍族既非氏族則不待君賜自稱之矣至於公孫之子不復得稱公曾孫如無駭之輩直以名行及其死也則賜之族以其王父之字爲族也此無駭是公之曾孫公之曾孫必須有族故據曾孫爲文言以王父字耳公之曾孫正法死後賜族亦有未死則有族者則叔孫得臣是也公子公孫於身必無賜族之理經書季友仲遂叔肸者皆是以字配名連言之故杜注並云字也其蕩伯姬者公子蕩之妻不可言公子伯姬故繫於夫字言蕩伯姬蕩非當時之氏其傳云立叔孫氏臧僖伯臧哀伯叔孫戴伯之徒皆傳家據後追言之耳其公孟彄出本以爲靈公之子字公孟名彄與季友仲遂相似俱以字配名劉炫不達此旨妄規杜過非也必如劉解生賜族之文證在何處其公之曾孫玄孫以外爰及異姓有新升爲卿君賜之族蓋以此卿之字即爲此族案世本宋督是戴公之孫好父說之子華父是督之字計督是公孫耳未合賜族應死後其子乃賜族故杜云督未死而賜族督之妄也沈亦云督之子方可有族耳

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謂取其舊官舊邑之稱以爲族皆禀之時君。稱只證反

疏注謂取至時君正義曰舊官謂若晉之士氏舊邑若韓魏趙氏非是君賜則不得爲族嫌其居官邑不待公命故云皆禀之時君此謂同姓異姓皆然也服虔止謂異姓又引宋司城韓魏爲證韓與司城非異姓司城又自爲樂氏不以司城爲族也

公命以字爲展氏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之子以王父字爲氏無駭公子展之孫故爲展氏

經九年春天子。使南季來聘無傳南季天子大夫也南氏季字也○**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三月今正月。電徒練反雨雪于付反傳同

疏大雨震電。正義曰說文云震劈歷震物者電陰陽激曜也河圖云陰陽相薄爲雷陰激陽爲電然則震是雷之劈歷電是雷光僖十五年震夷伯之廟是劈歷破之雷之甚者爲震故何休云震雷也。大雨雪。正義曰說文云雨水從雲下也然則雨者天上下水之名既見雨從天下自上下者皆以雨言之雨螽亦稱爲雨故下雪稱雨雪也平原出水爲大水直書大水平地尺爲大雪不直書大雪而云大雨雪者水則從天入地出地乃爲多見其在地之多言其出水之大故不言大雨水雪則自天而下下即委之於地見其自上而下言其下雪之多故言大雨雪水則俯視雪則仰觀故立文有異其大雨雹亦與雪同

挾卒無傳挾魯大夫未賜謚○**夏城郎**○

秋七月○冬公會齊侯于防防魯地在琅邪華縣東南○華戶化反

傳九年春王三月癸酉大雨霖以震書始也書癸酉始始雨日○霖音林爾雅云久雨謂之淫淫雨謂之霖庚辰大雨雪亦如之書時失也夏之正月微陽始出未可震電既震電又不當大雨雪故皆爲時失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此解經書霖也而經無霖字經誤疏注此解至經誤○正義曰傳發凡以解經若經無霖字則傳無由發故知經誤然則經當如傳言大雨霖以震不當云大雨震電是經脫霖以二字而妄加電也○平地尺爲大雪○夏城郎書不時也○宋公不王不共王職○共音恭本亦作供鄭伯爲王左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宋以入郛之役怨公不告命入郛在五年公以七年伐邾欲以說宋而宋猶不和也公怒絕宋使○秋鄭人以王命來告伐宋遣使致王命也伐宋未得志故復往告之○冬公會齊侯于防謀伐宋也○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患戎師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軼突也○軼直結反又音逸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公子突鄭厲公也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君爲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逞解也○輕遣政反逞勑領反解音蟹或佳買反疏先者至以逞○正義曰嘗寇速去知戎必逐之逐其去者必有所獲獲謂獲鄭人也在先者見逐有所獲不復顧後必務在速進謂棄其後者獨自先進進而遇覆必速迴奔走後者不救則是無繼續矣無繼則易敗如是乃可以解患服虔云先者見獲言必不往相救各自務進言其貪利也其言見獲者當謂戎被鄭獲也鄭人速去以誘之安得獲戎也在先者已被鄭獲重進者將復爲虜各自務進欲何所貪而云貪利也此則不言可解無故以解亂之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聃逐之祝聃鄭大夫○聃乃甘反一音士甘反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爲三部伏兵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

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殪死也。衷丁仲反又音忠殪於計反處昌慮反【疏】注為三至死也。正義曰前後及中三處受敵者前謂第一伏逆其前也後謂祝聃與後伏逐其後也中謂第二伏擊其中也衷戎師者謂戎師在三伏之中殪死也釋詁文

戎師大奔後駐軍不復繼也。駐丁住反

十一月甲寅鄭人大敗戎師此皆春秋時事雖經無正文所謂必廣記而備言之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所窮他皆放此。令力呈反要於遥反【疏】十一月至戎師。正義曰此即上傳所說擊戎之事史官得其戰狀乃裁約為之辭經之所陳皆是此類既不書經故準經為文以總之

經十年春王二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傳言正月會癸丑盟釋例推經傳日月癸丑是正月二十六日知經二月誤

〇夏翬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公子翬不待公命而貪會二國之君疾其專進故去氏齊鄭以公不至故亦更使微者從之伐宋不言及明翬專行非鄧之謀也及例在宣七年。去起呂反傳同【疏】注公子至七年。正義曰傳稱羽父先會齊侯鄭伯是不待公命也貪會二國之君自求其名時史疾其專進故貶去公子公子義與氏同故以氏言之中丘之會計君自親行今齊鄭稱人是使微者從之也於例師出與謀曰及傳稱盟于鄧為師期公既與謀計當書及今乃言會明其以翬專行非鄧之謀釋例曰王命伐宋羽父不匡君以速進而先會二國自以為名故貶去其族齊為侯伯鄭伯又為王卿士二君奉王命以討宋惡羽父之專進故使與微者同伐動而無功故無成敗也案四年翬固請而行故貶去其氏此直言羽父先會齊侯鄭伯無固請之文亦貶之者又公子豫會邾人鄭人以不待公命而經不書此翬亦不待公命而經書者翬於四年傳稱固請明此先會亦固請也傳於四年其文已詳故於此而略耳豫會邾人鄭人本非公卿故不書此則公會齊鄭于中丘已為師期翬又請公先會先會則是君命故以書之

〇六月壬戌公敗宋師于營齊鄭後期故公獨敗宋師書敗宋未陳也敗例在莊十一年營宋地。營古頑反陳直覲反【疏】注齊鄭至宋地。正義曰案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然後公敗宋師則知老桃之會謀與宋戰彼與公謀戰而公獨敗宋師知齊鄭後期也

辛未取郜辛巳取防鄭後至得郜防二邑歸功于魯故書取明不用師徒也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高平昌邑縣西南有西防城。郜古報反字林又工竺反

〇秋宋人衛人入鄭宋人蔡人衛人伐戴鄭伯伐取之三國伐戴鄭伯因其不和伐而取之書伐用師徒也書取克之易也戴國今陳留外黃縣東南有戴城。戴音再字林作戴云故國在陳留易以豉反傳同【疏】注三

國至戴城。正義曰案傳例克邑不用師徒曰取然則取者據克邑之易今此克得軍師亦稱取者但取者雖據克邑之文其克得師衆而易者亦曰取是以莊十一年注云威力兼備若羅綱所掩覆一軍皆見禽制若井前敵之易何能覆而取之故釋例曰如取如攜然則凡言取者皆易辭劉君以取之非易而規杜氏非也沈氏亦云今日圍明日取故知易也公羊傳曰其言伐取之何易也是杜所用之義地理志云梁國甾縣故載國應劭曰章帝改曰考城古者甾載聲相近故鄭玄詩箋讀傚載爲熾菑是其音大同故漢於載國立甾縣於晉屬陳留

○冬十月壬午齊人鄭人入郕

傳十年春王正月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癸丑盟于鄧爲師期尋九年會于防謀伐宋也公既會而盟盟不書非後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鄧魯地

疏 注尋九至魯地。正義曰九年傳稱會于防謀伐宋未及伐宋而更爲此會爲師伐宋之期知是尋防會也釋例曰盟于鄧盟于犖盟于戚公既在會而不書盟者以理推之會在盟前知非後盟也蓋公還告會而不告盟

○夏五月羽父先會齊侯鄭伯伐宋言先會明非公本期釋翬之去族

○六月戊申公會齊侯鄭伯于老桃會不書不告於廟也老桃宋地六月無戊申戊申五月二十三日日誤

疏 注會不至日誤。正義曰六月無戊申者下有辛巳取防亦在六月之内戊申在辛巳之前三十三日不得共在一月上有五月今別言六月知日誤月不誤長歷推六月丙辰朔三日戊午五日庚申未知二者孰是

壬戌公敗宋師于菅庚午鄭師入郜辛未歸于我庚辰鄭師入防辛巳歸于我壬戌六月七日庚午十五日庚辰二十五日鄭伯後期而公獨敗宋師故鄭頻獨進兵以入郜防入而不有命魯取之推功上爵讓以自替不有其實故經但書魯取以成鄭志善之也

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可謂正矣以王命討不庭下之事上皆成禮於庭中不貪其土以勞王爵正之體也勞者敘其勤以荅之諸侯相朝逆之以饔餼謂之郊勞會侯爵尊鄭伯爵卑故言以勞王爵。勞力報反注同餼音許氣反

疏 注勞者至王爵。正義曰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周禮司儀曰諸公相爲賓主君郊勞皆不言以饔餼勞案禮饔餼乃是既相見致大禮不應於郊以設之杜意蓋以孰食曰饔生牲曰餼以勞客於郊必有牲餼故亦饔餼言之非謂大禮之饔餼也

勞禮大行人云上公三勞近郊勞一也遠郊勞二也竟首勞三也侯伯再勞去竟首子男一勞去遠郊凡近郊勞皆君自行遠郊使卿竟首使大夫掌客又云上公五積皆眂飧牽侯伯四積子男三積是賓入竟之後有致積之禮積雖是牽亦或有芻或在郊致積故謂之郊勞沈依聘禮注其郊之遠近上公遠郊五十里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 ○蔡人衛人郕人不會王命不伐宋也 ○秋七月庚寅鄭師入郊猶在郊鄭師還駐兵於遠郊 宋人衛人入鄭宋衛奇兵承虛入鄭 蔡人從之伐戴從宋衛伐戴也 八月壬戌鄭伯圍戴癸亥克之取三師焉三國之軍在戴故鄭伯合圍之師者軍旅之通稱○稱尺證反 【疏】注三國至通稱○正義曰三國之軍在戴城下故鄭伯合圍之不言圍戴者本意圍三師不圍戴也不言圍三師者今日圍明日取圍之不久總以取告不以圍告三國經皆稱人於例為將卑師少而傳言三師故辯之師者軍旅之通稱 宋衛既入鄭而以伐戴召蔡人伐戴乃召之 蔡人怒故不和而敗言鄭取之易也 ○九月戊寅鄭伯入宋報入鄭也九月無戊寅戊寅八月二十四日 【疏】注報入至四日○正義曰九月無戊寅者經有十月壬午長厤推壬午十月二十九日戊寅在壬午之前四日耳故九月不得有戊寅上有八月下有冬則誤在日也 ○冬齊人鄭人入郕討違王命也

經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諸侯相朝例在文十五年○薛息列反 【疏】十有一年至來朝○正義曰十下言有者于寶云十盈則更始以奇從盈數故言有也經備文傳從略故傳不言有桓七年穀伯鄧侯別言來朝此兼言來朝者彼別行禮此同行禮由同時行禮當長者在先故爭之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時來郲也滎陽縣東有釐城鄭地也○郲音來釐音來王元規力之反 ○秋七月壬午公及齊侯鄭伯入許與謀曰及還使許叔居之故不言滅也許潁川許昌縣○與音預還音環 【疏】注與謀至昌縣○正義曰與謀曰及宣七年傳例也傳稱會于郲謀伐許是公與謀也譜云許姜姓與齊同祖堯四嶽伯夷之後也周武王封其苗裔文叔于許今潁川許昌是也靈公徙葉悼公遷夷一名城父又居析一名白羽許男斯處容城自文叔至莊公十一世始見春秋元公子結元年獲麟之歲也當戰國初楚滅之地理志云潁川郡許縣故許國文叔所封二十四世為楚所滅也漢世名許縣耳魏武作相改曰許昌 ○冬十有一月壬

辰公薨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疏 注實弑至諱也○正義曰他君見弑則書弑魯君見弑則書薨公薨例皆地此公又不地故解之言魯史策書所諱也不忍言君之見弑又不忍言其僵尸之處諱而不書故夫子因之傳不言書曰知是舊史諱之也董狐書趙盾弑君仲尼謂之良史不書君弑則是史之不良夫子不改其文而因之者爲人臣者或心實愛君爲諱從過或志在疾惡故章賊名雖事跡不同而俱是爲國聖賢兩通其事欲見仁非一涂僖元年傳曰諱國惡禮也以仲尼之善董狐知爲史必須直也以臣明之禮諱惡知爲史又當諱也釋例曰臣之事君猶子事父微諫見志造膝詭辭執其事而諫其非不必其得盡匡救將然而將順其已然故有隱諱之義焉至於邀節之士則不然南史執簡而累進董狐書法而不隱鬻拳劫君而自刖晏嬰端委而引直聖賢亦錄而善之所以廣義訓博大道殷有三仁此之謂也是言聖賢兩通之意也鄭伯髡頑楚子麇齊侯陽生之徒俱實見弑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非獨魯史也

傳十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薛魯國薛縣○長丁丈反下注及文同 疏 注薛魯國薛縣○正義曰譜云薛任姓黃帝之苗裔奚仲封爲薛侯今魯國薛縣是也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爲湯左相武王復以其胄爲薛侯齊桓霸諸侯黜爲伯獻公始與魯同盟小國無記世不可知亦不知爲誰所滅地理志云魯國薛縣夏車正奚仲所國後遷于邳湯相仲虺居之 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之前○夏戶雅反 疏 注薛祖至之前○正義曰定元年傳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爲夏車正是夏所封也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卜正卜官之長 疏 注卜正卜官之長○正義曰周禮春官太卜下大夫二人其下有卜師卜人龜人筮人大卜爲之長正訓長也故謂之卜正 薛庶姓也我不可以後之庶姓非周之同姓 疏 注庶姓至同姓○正義曰周禮司儀職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玄云庶姓無親者也異姓婚姻者也是庶姓非同姓也 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賓有禮主則擇之擇所宜而行之○諺音彥俗言也度大洛反 周之宗盟異姓爲後盟載書皆先同姓例在定四年 疏 周之至爲後○正義曰賈逵以宗爲尊服虔以宗盟爲同宗之盟孫毓以爲宗伯屬官掌作盟詛之載辭故曰宗盟杜無明解盟之尊卑自有定法不得言尊盟也周禮司盟之官乃是司寇之屬非宗伯也雖服之言得其旨也而孫毓難服云同宗之盟

則無與異姓何論先後若通共同盟則何稱於宗斯不然矣天子之盟諸侯令其獎王室未聞疏逖異姓獨與同宗者也但周人貴親先叙同姓以其篤於宗族是故謂之宗盟魯人之爲此言見其重宗之義執其宗盟之文即云無與異姓然則公與侯燕則異姓爲賓復言族燕不得有異姓也孟軻所云說詩者不以辭害意此之謂也異姓爲後者謂王官之伯降臨諸侯以王命而盟者耳其春秋之世狎主齊盟者則不復先姬姓也踐土之盟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魯申是用王命而盟也召陵之會劉子在焉故祝佗引踐土爲比爲有王官故也宋之盟楚屈建先於趙武明是大國在前不先姬姓若姬姓常先則楚不得競也且言周之宗盟是唯周乃然故釋例曰斥周而言指謂王官之宰臨盟者也其餘雜盟未必皆然是言餘盟不先姬姓盟則同姓在先朝則各從其爵故鄭康成注禮記云朝覲爵同同位若然案覲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玄云言諸侯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若如此言則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實以爵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同姓也禮記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西上覲禮於方明之壇鄭言諸侯見王之位亦引明堂位爲說是則諸侯揔見皆以爵爲班雖不分別同姓異姓其受禮之時爵同者猶先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喻已也取譬之事聊舉一邊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朝於彼國自可下主國之宗諸侯聚盟不肯先盟主之宗也

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薛任姓齒列也○任音壬注同　注薛任姓齒列也○正義曰世本姓氏姓篇云任姓謝章薛舒呂祝終泉畢過言此十國皆任姓也禮記文王世子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然則齒是年之別名人以年齒相次列以爵位相次列亦名爲齒故云齒也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薛侯許之乃長滕侯○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

鄭伯將伐許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大宮鄭祖廟○大音泰

公孫閼與潁考叔爭車。公孫閼鄭大夫○閼於葛反

潁考叔挾輈以走。輈車轅也○挾音協輈張留反　挾輈以走○正義曰廟內授車未有馬駕故手挾以走輈轅也方言云楚衞謂轅爲輈服虔云考叔挾車轅箠馬而走古者兵車一轅服馬夾之若馬已在轅不可復挾且箠馬而走非徒步所及子都豈復乘車逐之

子都拔棘以逐之。子都公孫閼棘戟也

及大逵弗及子都怒。逵道方九軌也○逵求龜反爾雅云九達謂之逵杜

云道方九軌此依考工記【疏】注逵道方九軌也。正義曰冬官考工記匠人營國經涂九軌軌車轍謂王城之內道廣並九車也爾雅釋宮云一達謂之道路二達謂之歧旁三達謂之劇
旁四達謂之衢五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七達謂之劇驂八達謂之崇期九達謂之逵說爾雅者皆以為四道交出復有旁通故劉炫規過以逵為九道交出也今以為道方九軌者蓋以九出之
道世俗所希不應城內得有此道以記有九軌故以逵當之言並容九軌皆得前逵亦是九逵之義故李巡注爾雅亦取並軌之義又涂方九軌天子之制諸侯之國不得皆有唯鄭城之內獨有
其涂故傳於鄭國每言逵也故桓十四年焚渠門入及大逵莊二十八年衆車入自純門及逵市宣十二年入自皇門至于逵路劉君以為國國皆有逵道以規杜氏其義非也○秋
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庚辰傅于許傅于許城下。傅音附注同潁考叔取鄭伯之
旗蝥弧以先登蝥弧旗名。蝥亡侯反弧音胡【疏】注蝥弧旗名。正義曰周禮諸侯建旂孤卿建旜而左傳鄭有蝥弧齊有靈姑銔皆諸侯之旗也趙簡子
有蜂旗卿之旗也其名當時為之其義不可知也子都自下射之顛顛隊而死。射食亦反下及注同隊直類反瑕叔盈又以
蝥弧登瑕叔盈鄭大夫周麾而呼曰君登矣周徧也麾招也。麾許危反又許為反呼火故反徧音遍鄭師畢登壬
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奔不書兵亂遁逃未知所在。遁徒頓反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
共不共職貢。共音恭本亦作供音同注及下同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
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許叔許莊公之弟東偏東鄙也。與聞音
預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借手于我寡德之人以討許寡人
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羣臣供給億安也。億於力反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
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弟共叔段也餬鬻也段出奔在元年。餬音胡說文云寄食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疏】
注弟共至元年。正義曰莊公之弟逃於四方故知唯是共叔段也說文云餬寄食也以此傳言餬口四方故以寄食言之昭七年傳云饘於是鬻於是以餬余口釋言云餬饘也則餬是饘鬻別

名今人以薄礬塗物謂之餬紙餬帛則餬者以礬食口之名故云餬其口也 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若寡人得沒于地以壽終。○壽如字又音授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於許而悔禍之無寧茲許公復奉其社稷無寧寧也茲此也。○復扶又反又音服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媾古豆反重直龍反【疏】注謁告至曰媾。○正義曰謁告也釋詁文婦之父曰昏釋親文也媾與昏同文故先儒皆以為重昏曰媾其能降以相從也降降心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能禋祀許乎絜齊以享謂之禋祀謂許山川之祀。○覆芳服反暇行嫁反禋音因齊側皆反本亦作齋【疏】注絜齊至之祀。○正義曰釋詁云禋祭也孫炎曰禋絜敬之祭周語曰精意以享禋也是絜齊以享謂之禋享訓獻也言絜清齊敬以酒食獻神也禮諸侯祭山川之在其地者若其受許之土則當祭許山川故知祀謂許山川之祀寡人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圉邊垂也。○為于偽反圉魚呂反【疏】注圉邊垂也。○正義曰釋詁云圉垂也舍人曰圉邊垂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君新邑於此此今河南新鄭舊鄭在京兆。○賄呼罪反字林音悔寘之豉反置也亟紀力反急也下注同【疏】注此今至京兆正義曰地理志云河南郡新鄭縣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是知新邑於此謂河南新鄭也且志又云京兆鄭縣周宣王弟鄭桓公邑是知舊鄭在京兆也志又云本周宣王弟友為周司徒食采於宗周畿內是為鄭桓公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何所可以逃死史伯為桓公謀取虢鄶之地令寄帑與賄而虢鄶受之後三年幽王敗桓公死其子武公與平王東遷卒定虢鄶之地然則傳云先君新邑於此謂武公始居此也史記鄭世家稱虢鄶自分十邑獻於桓公桓公竟國之案鄭語桓公始謀未取之也武公始國非桓公也全滅虢鄶非獻邑也馬遷之言皆謬耳昭十六年傳子產謂韓宣子曰我先君桓公與商人皆出自周以艾殺此地而共處之者謂寄帑與賄之時商人即與俱行耳非桓公身至新鄭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

周之子孫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大岳音泰【疏】注大岳至繼也○正義曰周語稱共工伯鯀二者皆黃炎之後言鯀為黃帝之後共工為炎帝之後炎帝則神農之別號周語又稱堯命禹治水共之從孫四岳佐之胙四岳國命為侯伯賜姓曰姜氏曰有呂賈逵云共共工也從孫同姓末嗣之孫四岳官名大岳也主四岳之祭焉姜炎帝之姓其後變易至於四岳帝復賜之祖姓以紹炎帝之後以此知大岳是神農之後堯四岳也以其主岳之祀尊之故稱大岳許國是其後也胤繼也釋詁文舍人云胤繼世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刑法也○厭於豔反【疏】禮經至嗣者也○正義曰經謂紀理之若詩之經營經始也國家非禮不治社稷得禮乃安故禮所以經理國家安定社稷以禮教民則親戚和睦以禮守位則澤及子孫故禮所以次序民人利益後嗣經國家猶詩序之言經夫婦也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乃亟去之無累後人○度待洛反量音良下同相息亮反累劣偽反注同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以詛射潁考叔者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行亦卒之行列疾射潁考叔者故令卒及行間皆詛之○卒尊忽反注同豭音加豬別名行戶剛反注同詛則慮反令力呈反【疏】注百人至詛之○正義曰周禮夏官序制軍之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此言二十五人為行者以傳先卒後行豭大於犬知行之人數少於卒也軍法百人之下唯有二十五人為兩耳又大司馬之屬官行司馬是中士軍之屬官兩司馬亦中士知周禮之兩即此行是也周禮之行謂軍之行列知此行亦卒之行列也詛者盟之細殺牲告神令加之殃咎疾射潁考叔者令卒及行間祝詛之欲使神殺之也一卒之內已用一豭又更令一行之間或用雞或用犬重祝詛之大豕者或雞或犬非雞犬並用何則盟詛例用一牲不用二也豭謂豕之牡者爾雅釋獸豕牡曰豭豭者是牝知豭者是牡祭祀例不用牝且宋人謂宋朝為艾豭明以雉猪喻也君子謂鄭莊公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又無威刑是以及邪大臣不睦又不能用刑於邪人○邪似嗟反下及注同邪而詛之將何益矣○王取鄔劉二邑在河南緱氏縣西南有鄔聚西北有劉亭○鄔烏戸反緱古侯反一音苦侯反聚才遇反蔿邘之田于鄭蔿邘

鄭二邑。蔿尤委反邗音于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蘇忿生周武王司寇蘇公也。忿芳粉反疏注蘇忿至公也。正義曰成十一年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蘇忿生以溫爲司寇尚書立政稱周公告大史曰司寇蘇公是其事也溫今溫縣原在沁水縣西。沁七浸反字林先任反郭璞三蒼解詁音狗沁之沁沈文何疏鴆反韋昭思金反永名絺在野王縣西南。絺勑之反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樊扶袁反隰郕在懷縣西南。隰詳立反郕尚征反欑茅在脩武縣北。欑木官反向軹縣西有地名向上。向舒亮反注同軹音紙盟今盟津。盟音孟州今州縣陘闕。陘音刑隤在脩武縣北。隤徒回反懷今懷縣凡十二邑皆蘇忿生之田欑茅隤屬汲郡餘皆屬河內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恕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蘇氏叛王十二邑王所不能有爲桓五年從王伐鄭張本

○鄭息有違言以言語相違恨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竟息師大敗而還息國汝南新息縣。竟音境息一本作鄎音息疏注息國至息縣正義曰世本息國姬姓此息侯伐鄭責其不親親知與鄭國同姬姓也莊十四年傳楚文王滅息其初則不知誰之子何時封也地理志汝南郡有新息縣故息國也應劭云其後東徙故加新云若其後東徙當云故息何以反加新字乎蓋本自他處而徙此也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度待洛反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恨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不宜輕鬪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是也。韙韋鬼反蒼頡篇同喪息浪反

○冬十月鄭伯以虢師伐宋壬戌大敗宋師以報其入鄭也入鄭在十年宋不告命故不書凡諸侯有命告則書不然則否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承其告辭史乃書之於策若所傳聞行言非將君命則記在簡牘而已不得記於典策此蓋周禮之舊制。傳直專反師出臧否亦如之臧否謂善惡得失也滅而告敗勝而告克此皆互告不須兩告乃書。否音鄙又方九反注同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克不書于策疏凡諸至于策。正義曰此傳雖因宋不告

敗而發此例其言諸侯有命非獨爲被伐之命故注云命者國之大事政令也謂諸國大事崩卒會盟戰伐克取君臣乖離水火災害經書他國之事皆是來告則書不告則否來告則書者或彼以實告改其告辭而書之或彼以虛告因其虛言而記之立文褒貶章示善惡雖復依告者多不必盡皆依告衞獻公之出奔也傳稱孫林父甯殖出其君名在諸侯之策及其書經則云衞侯出奔齊如此之類是改告辭也晉人之敗秦也傳稱潛師夜起以敗秦于令狐秦實未陳不與晉戰晉人諱背前言妄以戰告及其書經乃言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如此之類是因虛言也雖復或因其虛或改其實終是歸於勸戒得告乃書也不然則否者雖復傳聞行言實知其事但非故遣來告知亦不書所以慎謬誤辟不審若楚滅六蓼臧文仲歎而爲言魯非不知但無命來告故不書也師出臧否亦如之者傳因被兵發例嫌出師伐人不必須告故重明之雖及滅國者既據侵伐發例又嫌滅國事重不待告命故更明之言不書于策者明告命大事皆書於國史正策以見仲尼脩定悉因正策之文。注臧否至乃書。正義曰不言勝敗而言臧否者明其臧否之言非徒勝敗之謂故知是善惡得失捴謂理有曲直兵有彊弱也狄伐邢之類非狄能告也楚滅庸之徒非庸能告也故知敗克互言不須兩告乃書也且哀元年傳曰吳入越不書吳不告慶越不告敗也吳越並言知其不待兩告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大宰官名。大音泰注同

疏 注大宰官名。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爲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昭四年傳稱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則魯之三卿無大宰也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已耳以後更無大宰知魯竟不立之

公曰爲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授桓位。爲于僞反少詩照反使營菟裘吾將老焉菟裘魯邑在泰山梁父縣南不欲復居魯朝故別營外邑。菟兔都反裘音求父音甫復扶又反下同

羽父懼反譖公于桓公而請弒之公之爲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内諱獲故言止狐壤鄭地。譖側鴆反弒音試下同一本作殺鄭人囚諸尹氏尹氏鄭大夫賂尹氏而禱於其主鍾巫主尹氏所主祭。賂音路禱丁老反或多報反巫亡夫反遂與尹氏歸而立其主立鍾巫於魯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社圃社圃園名。圃布古反館于寪氏館舍也寪氏魯大夫。寪于委反壬辰羽父使賊弒公于寪氏立桓公而討寪氏有死者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

疏 注討寪氏有

死者○正義曰劉炫云羽父遣賊弒公公非寪氏所弒公在寪氏而死遂誣寪氏弒君欲以正法誅之君非寪氏所弒故討寪氏之家僅有死者而已言不摠誅之○注欲以至無據○正義曰劉炫云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則君非寪氏所弒而復不能以正法誅之正法謂滅其族汙其宮也傳言此者進退無據進誅寪氏則實非寪氏弒君退舍寪氏則無弒君之人是其進退無據也

不書葬不成喪也 桓弒隱篡位故喪禮不成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挍勘記

附釋音春秋左傳注疏卷第四 隱六年盡十一年宋本春秋正義卷第四

經六年

鄭人來渝平 惠棟云渝讀爲輸二傳作輸廣雅云輸更也釋詛楚文變輸盟刺謂變更盟刺耳渝更也平成也故經書渝平傳云更成杜氏訓渝爲變必俗儒傳寫之訛案渝輸古通用爾雅云渝變也杜氏用雅訓變亦更之意也

具四時以成歲 岳本歲下有也字

也皆放此 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也作他淳熙本纂圖本放作倣

傳六年

傳曰更成 淳熙本成作平是也

注冀晉至大夫 宋本以下正義二節摠入納諸鄂節注下

公孫嬰齊卒于貍服 宋本服作脤是也

蘇忿生十二邑注陘云闕者 此本二字脫依宋本毛本補閩本監本考文作一非也

五月庚申 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崇聚也之下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 此與莊十四年所引同如尚書作若鄉作嚮釋文云鄉本又作嚮同也按鄉正字嚮向皆俗字今尚書作嚮乃

衞包所改

見惡如農夫之務去草焉周禮秋官序官薙氏注引傳文無焉字賈疏同文選東京賦注引亦無焉字　芟夷蘊崇之芟釋文云說文作癹匹末反文選荅賓戲注晉灼曰發開也案發乃癹字之誤今諸本皆作芟字蘊石經宋本作薀釋文亦作薀周禮稻人薙人鄭司農注引傳文竝作薀此本作蘊俗字注及正義同

晉鄭焉依水經渭水注引傳文焉作是與外傳合　注周桓至焉依宋本此節正義在篇末

猶懼不蔇衆經音義十二引作不曁案曁蔇古今字莊九年傳公及齊大夫盟于蔇公羊穀梁竝作曁

經七年

諸聘皆使卿執玉帛以相存問淳熙本聘誤使　例在襄九年宋本足利本九作元正義同

汲郡共縣東南有凡城釋文凡作汎續漢郡國志共縣有汎亭周凡伯國案汎與凡通

在濟陰城武縣西南宋本岳本城作成與水經注所引合漢書地理志續漢郡國志亦竝作成武此本作城非也

傳七年

告終嗣也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終下有稱字是也　下言凡例毛本下作不字按作不是也言凡例不言凡例猶云合凡例不合凡例○今訂正

注朝而至卿寺宋本此節正義在注傳言凡伯所以見伐之下　公卿牧守府按當作公卿牧守曰府各本少曰字　令官所止皆曰寺毛本令作今今字是也謂漢時稱謂如此

歃如忘說文引作歃而忘惠棟云服虔曰如而也臨歃而忘其盟載之辭古如而字多通用　忘不在於歃血諸本忘作志是也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血下衍也字

歃如忘宋本此節正義在乃成昏注下　歃謂口含血也毛本脫口字　泄伯安知其忘而識之監本毛本而下衍且字

以怨爲王寵故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爲作有毛本故作妻

鄭伯使宛來歸祊祊漢書五行志引作邴案公羊穀梁作邴　注宛鄭至東南宋本此節正義在庚寅節注下

諸侯同盟稱名者足利本無侯字　非唯見在位二君也纂圖本重脩監本毛本二作之非也監本二字模糊　若父與彼盟盧文弨校本父下增不字

晉荀偃禱河稱齊晉君名淳熙本偃誤傳　故尚書武成告名山川云宋本監本毛本山下有大字是也

東莞縣北有邳鄉毛本莞作菀　在禮卿不會公侯閩本監本毛本公作諸非也

若一地二名當時並存案釋例作若二名當時並存宋本閩本監本毛本存作有

鄭桓公周宣王之母弟史記周本紀正義引注桓公下有友字　鄭以天子不能復巡狩纂圖本閩本監本毛本狩作守釋文亦作守案狩與守古通用

許慎以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公羊爲非則杜意亦從許慎也案此本公羊爲非十二字重衍

鄭元以祖爲軷道之祭也此本軷字模糊依宋本補閩本監本毛本作祓說文云出將有事于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軷詩大雅生民篇取羝以軷毛傳云軷道祭也字或作祓

羽父請謚與族岳本毛本謚竝改作諡字段玉裁云五經文字諡謚二字音常利反上說文下字林以謚爲笑聲音呼益反今用上字據此說文作謚竝不从兮从皿即字林以謚

代謚亦未嘗增一从兮从皿之字衆經音義引說文亦作謚

注因其至嬀姓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公命以字爲展氏注下

胙之土而命之氏　文選陸士衡詩注引胙作祚土上有以字案胙者祚之俗　其旁支別屬則各自立氏　監本毛本旁字改作傍案旁與傍同

傳稱盟于子晳氏逐瘈狗入於華臣氏　閩本監本毛本晳誤晢子字瘈字監本毛本作與瘈非也　或身以才舉者升卿位　宋本者作暫

知其皆由時命非例得之也　浦鏜正誤時疑作特　其士會之帑處秦者爲劉氏　監本毛本帑作孥

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　案鄭康成讀諸侯以字爲謚句見哀十六年正義杜讀諸侯以字爲句非仁和孫志祖云禮記檀弓魯哀公誄孔子鄭注云誄其行以爲謚也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謚明用左傳此語又儀禮少牢饋食禮注云大夫或因字爲謚傳云魯無駭卒請謚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史記五帝本紀集解引駁五經異義作諸侯以字爲氏氏乃謚字傳寫之訛　或使即先人之謚稱以爲族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使作便是也　經書祭仲以生賜族者　宋本以作似

俱氏二十之字自不同也　閩本氏作是非

注謂取至時君　宋本此節正義在諸侯至爲

天子使南季來聘　石經宋本岳本足利本子作王是也

電是雷光　毛本電作雷非也

挾卒　無傳挾魯大夫未賜族右經文二字注文九字此本脫閩本同據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監本毛本補

防魯地在琅邪縣東南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邪下有華字與釋文合

傳九年

書癸酉始始雨日　諸本作始雨日此本下始字衍文

故皆爲時失　淳熙本失下有也字

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　禮記月令鄭注云雨三日以上爲霖正義云隱公九年左傳文　注此解至經誤　宋本此節正義在平地尺爲大雪之下

故復往告之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往作更是也

先者見獲必務進　石經初刻作後必務進改刊去後字後又加於必字之上旁按石經旁加字多不可從　先者至以逞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總入十一月節注下

祝聃帥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　淳熙本帥誤師山井鼎云足利本遇後人改作過非

經十年

非鄭之謀也　宋本監本毛本鄭作鄧案正義當作鄧閩本正義亦誤鄭○今訂作鄧

濟陰城武縣東南有郜城　岳本作成武是也

伐戴　諸本作戴陳樹華云昭廿三年正義引亦作戴石經初刻作戴後改載傳文同案作載與釋文合公羊穀梁同此本正義並作載是也說詳釋文校勘記　故鄭元詩箋讀假載爲熾菑　宋本監本毛本載作戴菑監本作甾非

傳十年

戊申五月二十三日　足利本五作三非

蓋以孰食曰饔閩本監本毛本孰作熟下同

承虛入鄭岳本足利本承作乘

注三國至通稱宋本此節正義在蔡人怒節注下　經以取告不以圍告閩本監本毛本經作徑

經十一年

滎陽縣東有釐城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滎作熒。補案熒陽作熒是也此本多誤从水今並訂正按不悉出

許潁川許昌縣纂圖本毛本潁作穎非　堯四嶽伯夷之後也閩本監本毛本嶽作岳

欲見仁非一涂諸本作涂此本誤餘今訂正按涂者古塗字　造滕跪辭宋本跪作詭是也　鬻拳刼君而自則宋本刼作執閩本監本毛本作刼則作刖不誤宋本同也按依說文刼从力去聲。今並訂正　俱實見弒而以卒赴魯是他國之臣亦有諱國惡者閩本監本毛本見誤在他國毛本作伯國非也

傳十一年

注薛魯國薛縣宋本以下正義六節揔入乃長滕侯句下　奚仲遷于邳監本毛本邳作邳非下同

注庶姓至同姓宋本無同字作至姓也案各本注文皆無也字　庶姓無姓者下姓字宋本作親是。今訂正　異婚姻者也宋本婚作昏各本異下有姓字此本脫

山有木工則度之陳樹華云爾雅釋器注引傳度作劇案張參五經文字云劇音度見周禮注及爾雅不云見春秋傳知唐時已作度不作劇也

則願以滕君爲請毛本滕誤勝

夏公會鄭伯于郲謀伐許也石經初刻作于時郲後刊去時字陳樹華云郲水經注引左傳作釐

公孫閼鄭大夫淳熙本夫下衍閼字

挾輈以走宋本以下正義十一節揔入將何益矣句下

子都拔棘以逐之石經凡棘字俱作棘

餬鬻也釋文鬻本又作粥之育反又與六反案鬻作粥俗省

詩鄭桓公之子武公所國宋本詩下有鄭國二字與漢書合後三年幽王敗監本毛本作二年與漢志合

周語稱共工伯鮌閩本監本毛本作伯鯀下同

蔿邘之田于鄭陳樹華云說文邘字注周武王子所封在河內野王是也石經邘作邘非

在沁水縣西陳樹華云郡國志作沁水西北有原城水經注作沁水縣西北有原城史記晉世家正義作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並與今左傳注不合案春秋釋地亦作河內沁水縣西北有原城然據閻若璩胡朏明並云說地理之書多有舉西以該北舉東以該南者

隰郕惠棟云司馬彪曰懷有隰城劉昭引傳亦作郕陳樹華云僖二十五年傳作隰城按郕省爲成成誤爲城古書內往往如此

在脩武縣北案釋例作脩武縣西北有欑城據此北上當有西字諸本作縣此本誤孫今訂正

息侯伐鄭釋文息作郋云一本作息案說文云郋姬姓之國在淮北今汝南新郋

此皆互告不須兩告乃書宋本淳熙本岳本上告作言是也

魯非不知監本魯誤會下盍欲令魯同

注大宰官名 宋本以下正義三節揔入不書葬節注下

而請弑之 諸本作弒釋文作殺

遂與鄭氏歸而立其主 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足利本鄭作尹是也。今依訂正

館于寪氏 史記魯世家作蔿氏錢大昕云蔿薳古通用孟僖子有薳氏之簉其即寪氏之族乎

壬辰羽父使賊殺公于寪氏 釋文殺音弒石經宋本淳熙本岳本纂圖本作弒 欲以弒君之罪加寪氏 閩本監本毛本弒作殺非

正義曰劉炫云羽父遣賊弒公 宋本無正義曰三字弒公監本毛本公作殺公

桓弒隱簒位故喪禮不成 宋本淳熙本岳本足利本位作立

春秋左傳注疏卷四校勘記

[General Information]
□□=□□□□□□□□□ □□□
□□=□□□□
□□=146
SS□=12374821
DX□=
□□□□=
□□□=